

明清十大名人尺牘

姚惜抱	錢牧齋	歸震川	顧亭林	侯朝宗
王陽明	吳穀人	王弼園	尤西堂	方望溪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88758

MG
I 264.8

13
11
銘信抱尺履序

姬傳先生嘗語學者爲文不可有注疏語錄及尺牘氣蓋尺牘之體固有別於文矣惜抱軒尺牘地
 故者亦兼及家人瑣瑣事至朋友學徒則論學及爲文之宗旨爲多夫學之通蔽文之雅俗深淺先
 屢見之文集矣今尺牘所論雖體制不同而其義則微顯互證可相輔而益明蓋其信於心者深而教
 或莊言之或率意言之其理未嘗不更相表裏無稍有齟齬於其間此亦以見爲學之不欺雖無所爲
 者其修辭必誠未可以其別於文而忽之也同年楊至堂侍郎深企慕乎先生之爲人以爲其趨俗者非
 詩也即其尺牘亦德人之雅音因以新城陳氏刊本延高君伯平重爲校刊伯平遂悉手寫之以上版
 使此書益可欽玩蓋先生所論學術非獨與流俗殊也即稱爲學人者亦未嘗俯同之故信而好者或
 郎固有過之識而能心知其意者哉咸豐五年九月上元梅曾亮譔



統 濟 指 尺 廣 序

姚惜抱尺牘目錄

與劉海峯先生

上禮親王

與朱石君三首

與汪稼門十七首

與旣堂

與康茂園

與楊春圃

與翁覃溪

與魯山木

復葉芸潭

與汪薌林

復周次立

與齊梅鷺

與王惕甫

答徐季雅

與魯習之

與人書四首

復法梧門二首

與謝蘊山六首

復趙篆樓

復孟蘭舟

與楊柏谿二首

與王懷祖

與秦小峴

與吳山尊

復賈良山

與董筱槎

與唐陶山

與汪世兄

與張惺齋

與張梧岡

與魯賓之

與譚蘭楣

與吳惠連

與吳子方孫挺

與張相軒

與孔攜約

與孔某

與周希甫八首

與鮑雙五十八首

與管巽之六首

與陳果堂

與陳碩士一百零三首

七首屬上卷
九十六首屬下卷

與伯昂從姪孫十一首

與馬魯成甥四首

惜翁遺囑

與胡維君十三首

與吳敦如七首

與江懷書

與張阮林五首

與何季甄三首

與周東屏

與何硯農蘭士

與劉明東二首

與陳約堂九首

復陳鍾溪

與霞紆姪

與石甫姪孫九首

寄晚容閣四姑太太四首

寄衡兒

姚姬傳尺牘

桐城姚鼐姬傳

與劉海峯先生

久未啓候，昨得舍弟信來，云三老伯自歸家後，起居甚好，但不喜入城耳。城中誠無佳處，然樅陽亦頗塵囂；三老伯居之，果能適意邪？朝夕何以自給。聞在徽州時有足疾，今已愈未？鄉間亦復有可與共語者不？鼐於老伯，忽忽不見，遂二十年。偶一念及，令人心驚。自少至今，懷沒世無稱之懼，朝暮自力，未甘廢棄。然不見老伯，孰與證其是非者？鼐於文藝，天資學問，本皆不能逾人。所賴者，聞見親切，師法差真。然其較一心自得，不假門逕，邈然獨造者，淺深固相去遠矣。猶欲謹守家法，拒庠謬妄，冀世有英異之才，可因之承一綫未絕之緒，倜然以興，而流俗多持異論，自以爲是，不可與辨。此間聞言相信者，間有一二，又恨其天分不爲卓絕，未足上繼古人。振興衰敝，不知四海之內，終將有遇不邪？鼐丙戌年春，曾有兩字奉寄，并詩一册，呈乞閱定者。前歲在武昌，作奉懷詩并書，均未知達否。近作詩文頗多，聊錄數詩紙後，老伯可觀。鼐才力進退也。老伯詩文集，中愚見亦有數處欲相商者，此非面見不可詳悉。其本子款式調刻俱不佳。他日有意謀爲老伯另刻也。自家伯見背之後，鼐無復意興，此間尤無可戀。今年略清身上負累，明年必歸。杖履無恙，從此身相從矣。因便略陳不盡。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峯三老伯大人通家姪姚鼐頓首。

與人書四首

久別甚思，瞻近，又欲作一書，少道懷慕。知先生方殫精力於延閣積卷之中，故未敢輕擾視聽也。邇惟與居萬福，

鼎里居以來，別無他狀。但有衰罷，加以中年哀樂之感最深，了無復舊時興趣矣。

曩以書局得與承教益。迄今追思，邈焉莫逮。其間存亡聚散之感多矣。先生以華國之才，任千秋之絕業。六七年內，績以有成，異世且欣慕之。况嘗共几研者乎。書成必刻總目，不知今歲內便可刻成否。尙能以一本惠寄邪。鼎自歸來，罷病日侵，高談無所與陳。閉門卻掃，作說經文字，可數千首，分爲六七卷，不知異時校閱者，當以附之鈔錄內乎。抑第與存目也。一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一今姑以爲自娛可耳。想與曉嵐魚門諸先生談讌極歡時，必念及愚鄙。然瞻近之期，始終無日。昨竹君先生過淮，鼎已歸里，竟爾不遇。唯嘗與石君先生小語須臾耳。久別甚相念。聞再侍承明，鋒彼七略，仍見朝廷委任之重，豈以俗情論其崇普哉。惟與居何似。鼎病伏里中，恐便無緣瞻對左右矣。賸結何已。

在揚州暫得瞻對，倏又歷三年矣。侍郎方以名德爲喉舌之司，負端揆之望。踰伏閭里者，與被鈞陶之益，則誠有之。幸侍左右，則固無緣也。企首星辰，惟增懷切，漸寒，惟台候萬福。

上禮親王

十二月朔日，姚鼎謹奉啓禮親王殿下。前承賜令，俾撰先恭王家傳。聞命震報，不知所對。伏念恭王盛德茂行，勤篤學問，逮於耄耄，蓋兼有東平河間之懿美。如雍者，豈嘗具班范史才，足以發揚其蘊者哉。顧念菲薄，承先王眷顧，以古誼相期許。銘勒心腑，沒世不忘。茲值殿下繼體述業，苟不稍竭區區愚鄙之衷，亦無以追報知遇。近副孝思，是以就所管窺，勉自濡翰，經閱旬時，再三竄定，頓成一篇。紀述無虛愧之辭，則誠然矣。至于文章劣弱，掇揚疏漏，固知其不免也。謹繕稿錄呈觀覽，其當不祈殿下更賜教焉。漸屆改歲，惟起居增履萬福。瞻想邸階，無任馳結。

姚鼎謹啓

復法梧門二首

龜自乙未出都門，屏迹江津，廿餘年矣。此廿餘年中，海內賢士大夫，升名于朝，翱翔儒館者，莫非私心所欣慕；而道里睽隔，闕于通候，亦其勢使然也。去冬乃蒙老先生不遺幽遐，遠辱賜問，兼示大作。今歲小兒持衡自瀕，寄來展誦之餘，仰見詞意謙摯，其所眷顧于野人者厚矣。顧媿見期者，非所任耳。老先生才望之宏，既卓然爲當時之冠，至尊作所論李長沙進退之義，用意忠厚，文亦斐然，加以改辨古今，託情深遠，使人讀之，如相從杖履于畏吾大慧之間，有風流佳勝之慕。謹當藏弁篋笥，時取雒誦，以當晤對。詩龕圖極欲撰數語題識，以附名諸公之末。但衰年才盡，急迫便無一字，俟稍遲撰更寄。龜今歲尙赴鍾山書院，而持衡則游瀾未還也。此奉復，并候近祉，不具承賜書，具審近祉。久未奉啓，去歲在江甯求得存素堂集一部，讀之累日，如接談笑矣。高識雅韻，因此略瞻，欣佩欣佩。纂集唐文，必已就其概。龜素不能究心金石之學，無以仰助。想翁覃溪錢辛楣謝蘊山數先生金石記，當在鄴架矣。似此外可搜求者，如嚴子靜江甯金石記之類，必尙有人。龜聞見不廣，不能多數耳。拙集似已上呈，茲寄法帖題跋試帖二種，餘不具。

與朱石君三首

去歲秋間，先生以奉使渡江，敝郡羣士，以謂此數十年未見之使者。既而榜發，果獲數十年未有之人才。此誠天下之慶，非獨閣下之慶也。其間龜有外甥馬宗璉，素隨龜讀書，乃以經義得旨，倖從諸俊之列，而出大賢之門。則又非獨爲此甥幸，而龜亦竊以自喜矣。浙江學使東皋先生之後，閣下繼之，越民久况瘁矣，而越士得師，意者贏緇之數，天道固應爾耶。春寒伏惟萬福。

邗江舟中，奉侍以來，奄已十載。與先生年皆幾六十，尚有瞻對之日，與否誠未可知。雖以衰罷之餘，篤信釋氏，佞佛媚道，當與先生各任其一邪。聊奉聞以發一笑。朝夕幸為時保重，不宣。

正月廿二日，姚鼐謹再拜奉書盤陀先生尚書閣下。新年伏惟台候萬福。去歲車騎過桐城，雖適往鄉郵，有闕瞻送。遂令此生更無待教之日，良以為歎。先生德望日隆，精神日茂，當卒成弼亮之功，以慰四海之願。則銓伏草澤者，自無不與被幘幘。此私心所仰企者也。至鼐一蒲柳之姿，衰羸益甚，僅未臥茵榻耳。有志學道，終無了解。遠對先生，但有媿赧。敝門人新城陳用光，本閣下通家子也。其人學為古文，已得塗轍。極其所至，足以追配前賢。而行誼學識，端正有規矩，此尤今日才士之所難者。閣下留意人材，必不能掩水鏡之鑒。鼐聊為先言之，公當察其不欺耳。春寒猶厲，肅請近安。統惟鑒照，不。

與謝蘊山六首

違侍日長，相去道遠。舊冬車蓋來臨，敝郡瞻望所隔，百二十里耳。各以事係，接對無緣，豈勝悵也。承手書注存，謝。新年伏惟興居萬福。西魏書雖未獲捧讀，然其言真天下萬世之公論。三長之中，已見其識矣。序例極為允協，命龜序首，殊非所任。附名其間，則又所甚願。但龜甫度禪織，神志猶耗。欲俟精神少佳時執筆，且俟尊刻已成，一展誦卒業可也。雖君來貴省，覓館，龜甚憂其後時。惟鼎力多方助之。士信于知己，固不可以冀於今日之常流耳。龜二月底當赴金陵，賤狀備細，雖君可為悉陳左右也。春寒未解，惟慎護不具。

去歲暫得瞻對，未罄積忱。旋聞顯授，無任欣付。宏才膺負，物望久矣。小屈大伸，此天道之宜，而秉節河壖，俾侍等仰望旌麾，相去伊邇，又私心之所尤快者也。頃承手教，敬審起居萬福為慰。又荷珍賜茗墨，祇領嘉誼，感荷曷任。大著西魏書，祈留侍處，捧讀句時。序文容盡，肅陋撰成呈誦。久陰霏溼，伏惟慎護，謹復不具。

夏初一書附使者上呈，必已達矣。秋初餘暑未退，惟起居萬福。大著西魏書，敬讀一過，意有所見，妄以記之簡端，伏聽裁定。承命作序已就，便冠良史之首，惶悚惶悚。至於書中誤字，不可勝校，罪隨以朱筆改定者，恐不過十之二三耳。尚須更命人一番細校也。胡生雜君在楚中，甚爲章實齋所苦，餘人多去之，雜君勉留以終其事。秋冬之間，或來鈴閣，未可知也。計此時其書亦嚮成矣。若今冬不來，必於明春爾。公事勤勩之餘，伏惟慎謹，率候不具。去冬接讀手諭，兼荷多儀甚厚，祇領感愧，欲作一書奉謝，苦山城無便，遂至於今。彌以爲媿也。即日惟與居萬福。大集留雜處甚久，得以反復捧誦，大抵不專尊一家之美，總以真至清矯爲貴。此自昔賢最高之格也。便執筆以閱蘇黃杜韓之法，閱之圈出，以譏所尤愛誦者，不敢以多而成泛也。謹繳呈，不知當不擬一序并繳呈，未知堪用。不才弱恐不能盡發揮鴻章勝處，然似亦略狀其髣髴矣。明德鉅才以當，卓薦之典，真爲無忝。天下得賢者而登用之，亦草茅纓鋤之間，所爲額手自慶者也。想入覲期近，若遽擢任異省，則接待或遂至難期矣。遙瞻祝頌之中，又增別離之感。謹此啓賀，併達愚悃，統惟覽照不宣。

傳聞旌旆於端午後當發，不知今便已行邪。抑尙得有逗遛邪。所寄與張舍親分金收到，俟遇使人，卽寄桐城去也。張文和係丁已總裁，老輩若有丁已老師，則於晴嵐閣學夫人，應自稱世姪矣。若重累以下之世誼，亦必有之，然亦難以認矣。雜君在署得展良晤，亦當大承教益。茲其家有一信，望付與之。漸熱，伏惟珍重不具。睽離甚久，馳慕甚切，相距不過三百里耳，而無由一奉教言，良爲悵也。卽日伏惟與居萬福。侍居此賤狀如昔，犬子賦質薄而復無學問，秋闈真是偶幸耳。手簡見賀，彌增媿悚。此兒場後，令其歸里，今見令復來省，而亦尙未到也。胡生又黜，良爲可惜。前伊書云「十五日回桐城，今當已決去邪。」此間與方坳堂觀察往來甚頻，十日內伊嘗還濟南，亦可重侍函丈矣。其近况乃艱窘太甚，舟中被火，尤爲「无妄之屋」已。政事之暇，必有著述，不知尙容一捧讀否。西魏書已付劄成，邪京洛舊游，不勝聚散存亡之感。春間爲坳堂題其硃卷冊，大有不勝情者。伊

舟過淮陰時，必呈師席也。

與汪稼門十七首

曩在京師，幸得接晤。迨後睽隔，奄忽已十餘年。側聞六兄以儒者臨民，有一應世之才，一而無循俗之累。清操卓行，名昭海內，真吾黨之光華也。弟懶不作書，闕於通候。迄旌節臨江，接鄰鄉里，亦不及申賀，但有欽仰而已。弟本居皖中，去秋因遭遭閔恤，乃辭去省城。今歲爲新安守，延主紫陽，秋初歸里。昨章淮樹觀察語，以閱撫臺有邀主鍾山之意。弟頗畏歎中山險，若明歲來江甯於情較便，設閱公論及可以鄙意允就告耳。舍親汪愛廷之子字峴南，少年美才，其家自舜廷逝後，家勢漸頹，今須求作館，以供贍粥矣。以六兄篤念舊交，必加存恤，故特遠投鈴閣。其才辦理書稟及州縣雜事，皆堪勝任，乞賜齒芬，令有棲託，以濟困而已。至弟里居近狀，峴南可以詳陳，茲附候近狀不具。

別來倏忽經年，遙想起居日增勝也。聞竊將以公事來江甯，旋因督府往淮，遂不得至。致疏接對，甚悵。此間傳誦賢政數端，令人聞之欣快，非所謂「似君須向古人求」者邪。茲因敝通家郭生麟歸便，附候左右。郭生吳江人，少年英才而貧甚，謀館以養親，文藝詩篇書法皆佳，授徒書稟代筆皆勝任。思吾兄同鄉人難於吹噓，而此等亦不可不置藥囊，以備索取，故輒敢奉聞。天久不雨，閩里中亦未插早秧也。天氣涼懷驟更，惟慎護不具。奉別條經兩月，遙想入覲天光嘉謨敷奏，必獲霽顏稱善。自此受益深，委任益重矣。欣賀欣賀。旌旆計當南返，暑熱方甚，惟動靜增福。弟此間一切如恆，有一舍弟字嶺香，原在江皖香方伯處寫摺，最能於「鞍馬勞劇」之時，展紙作楷書，頗爲工整。今嫌其去家太遠，欲覓南幕。吾兄藩臬之來甚速，此亦藥籠應備之材，故以奉聞。假令日下有人向尊處求人，以之應索，亦可不辱吹噓也。茲因其行便附候餘不具。

中秋前得賜書，知旌旆旋吳已兩月矣。起居佳勝，良爲欣忭。若弟自別後，則衰病時作矣。嶺香弟承吹噓，謝謝。真一不知入都未。又聞有署篆之事，然邪。命作老伯文序，草成殊不能佳。亦如教以薄紙作拙書，備鐫刻，但不識堪用不耳。月初已遣兒輩還里，弟須待制軍，大約十月當去矣。甯世之事定未，近可以歸去邪。抑尚有稽閣邪。率候餘不具。

月內得手諭，具審與居萬福。又捧讀登岱大作，良爲閎密。聊竭陋思，奉題一首呈教，可發一噓也。張方伯延師課子，不能久待，理固宜然。今將其與胡君關盟繳還，尊意仍欲爲胡君留心吹薦，此真扶翼盛心。雖籍亦爲之感佩矣。邑中近無他事，但嫌米價增長耳。賤狀一切如故，衡兒已隨周東屏學使入都，差愈於孤行作客矣。獻歲行至，仰惟增祜，餘不多及。

初八日一書，附東浦方伯處上寄，必已達左右。弟決於明日登舟歸矣。兒子殊卷，謹寄呈閱，更希有以誨之。程二哥太夫人與其昆仲合議爲之贖告，誠爲佳事。伊現赴吳中遞呈詞，至於力爲轉移其間，俾之得遂承親之志，此在乎仁人錫類之盛心，非第謂鄉情而已。附候不具。

春初在里，得聞六兄大人晉擢藩司，慶快無已。聖主用賢，惟恐不速，鴻才清節，獲此亦誠爲分中。而光及鄉閭，歡殷交友，則真一時之盛事矣。弟舟行迂緩，三月半始抵金陵，而旌麾已赴都下。計今而聖已畢，當遣赴關中。一切興居，倍增萬福。登岱鉅什，乃以鄙作附刻其後，接閱惟增媿耳。所諭胡冠海館事，極承厚意。今冠海已至蘇州，必當與張方伯相見矣。南中久雨傷麥，桐城亦不免此患。聞治室龍山，粗有頭緒，但不連宇之約，弟能果此緣不邪。此後瞻企日遠，馳溯維深。千萬慎護，以副海內之仰。率賀併候，餘不備及。

沈陽陳令回江南，攜至賜函，兼拜帽簷雨，纓嘉惠，敬謝敬謝。陳令言及甘肅吏民頌戴之深，惟恐使君之或去。而此時已有移兩浙之信。在吾兄承九重委任之意，愈隆然使兩浙騰歡，而甘肅懷悵矣。不知此時先陸見而後南

來邪。抑速赴新任邪。弟託居江甯，諸如故狀。惟左目昏眊，作字較難。此老態之增，亦無可奈何事也。里中雨足時，豐米價已賤，良足欣慶矣。茲特肅候，并賀新喜，馳企不具。

震澤使人至，得惠書，敬審近祉，欣慰所齎四百金，收到。弟擬十一日歸家，辦理此事，稍有頭緒，便覺馳復。想以仁賢之意，見許於神明，默佑所加，雖愚蒙必有啓發耳。弟前此數日游寶華山，書至正游履還時，故錄山中一詩呈教，亦當須晤對也。來年若旌旆尚在杭州，當以奉謁之餘，便游西湖矣。漸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前在里中，曾作一書，附吳庶常播往南昌，未知曾達覽不來。江甯後，聞旬宣閩中，欣慶榮進者，猶鄉曲之私情。而爲海疆吏治，刑敵之後，始快得人者，則天下之公論也。上月接讀在南昌所賜書，具審福履。又得惠寄先賢遺像，雕鏤精妙，增起瞻敬。而以陋筆與一時賢哲題識，併入貞珉，則至所媿赧耳。駕至閩時，鐵松已發，未尙得與一晤。邪弟近狀如昔，但右臂微痛，作書小不便耳。樊川先生安措事，尙未得辦妥，須今冬歸時定之。方觀察諸公果能相助，所謂「多多益善」者已不能，亦固當就所有了辦之耳。暑熱肅候，並賀餘不具。

前得春間惠書，及諸珍刻，比得擢閩藩之信，以謂旌旆已移入閩矣。故作復書徑寄福州，其函必留於田撫署內也。頃又獲賜諭，并寄到都昌助味書堂之百金，收訖。想陛觀之後，開府之命必近在日月間矣。不審駕且以何日至閩耶。弟秋來病瘳，下數日適愈耳。而此初三日遭賊偷，篋中二百餘金俱去。都昌此項，幸遲五日至，早則與之同失矣。今歲小旱，而秋初雨甚佳，邑中尙爲有年，此極可喜。珍重千萬，不具。

去歲在江甯，聞被實授中丞之命，真爲閩里之光華，慶忭無已。新正以來，伏惟起居萬福。弟去冬歸里，正當江津人有戒心之時。幸布帆無恙，戚友差爲之慶。臘月朔得一孫，今賤狀一切如故。二月杪，又將渡江東矣。惟爲樊川先生營葬事，尙未成。吾所欲者，業主不售，或業主肯售，而吾意以爲不堪用，遂轉致滯閩，覺此事轉辦難矣。其費爲之營放，頗有增益，然不敢以此爲卸責之道也。邑中雨雪應時，米價自去年來已賤，今當更獲豐稔矣。特此

申候餘容續聞，不具。

久未奉書，去冬在縱陽舟次，適嗣君舟自北來，與之暨晤，併屬候興居，亦未及作札也。自開府海疆，明作之氣不衰，而寬裕之風加廣，誠得「爲大臣之體」，固不欲以能吏爲優矣。欽仰欽仰。樊川宅兆之事，營求三年，勞而無效。今年弟尤覺衰憊，執不可堪跋涉之事，而受任必不可空謝。乃以弟昔所買老牛集一處，本留爲自藏者，移與之弟前，獲此地甚巧，於是餘銀甚多，爲之置田及備葬費外，尙寬然有餘。已決於本年十一月初九日子時安葬。葬後，惟田畝永留供祭，張氏子孫不得轉售。擬以此語批於契內至其多餘之銀，聽其家三房分用可也。頃張八哥在桐，已將田山兩處與之交代看訖，至葬費現存者，寄與樊川之壻江懷書，六哥屬其於十月杪回家，爲婦翁料理大事，并收借出之項。懷書又有爲樊川先生刻詩之意，其餘多之銀，或分或刻詩，吾輩似可以不問。但了畢窰，則於師友之誼，已爲無負矣。謹此報命，併一帳簿呈閱。弟明日自家動身赴江甯，今作此書附寄兼候新祉，統惟覽照不具。

聚居晨夕，快披情素，實慰平生。加以贈遺之優渥，重以佳城之欣賞，自念此數日間，亦何多幸乎。九經說及辟穀方已附與人呈上。茲值令孫合禿嘉禮，謹具薄物，稍達稱賀之意，伏惟哂存。旌旆遄發，必在二三旬內，恨不能更來瞻送，下鄰結好，各存心諾，不知異日天能爲成此願乎。嚴寒途次，惟珍重千萬。餘容續陳不具。

新年惟起居萬福。計旌旆當於元宵間抵治所，途間必皆晴霽。至後則雨雪潤麥，以慰恤民之思，爲兩快矣。弟擬此初十後赴皖，賤狀尙如故態。故鄉雪後，米價乃減，今春差可以無患。舍弟隱瑜，本以副貢就職於直隸，遭艱歸里，無以自存，度嶺欲覓一館地。其人學問極佳，舍筆硯而就吏事，可謂去長而用短。今瞻趨閣下，乞賜囑薦，得一書院，使之自資，以訓諸生，亦良爲勝任也。弟一冬止讀宋儒書，近士大夫侈言漢學，只是考證一事耳。考證固不可廢，然安得與宋大儒所得者並論。世之君子，欲以該博取名，遂敢於輕蔑閩洛，此當今大患，是亦衣冠中之邪。

教也。閣下任世道人心之責，故亦不敢不以奉聞。溟海波平，吏民從化，遙望額慶。春寒惟珍重，肅候並達，愚悃，統惟鑒照不宣。

數月來啓候疏闊，但聞屬吏往來，頌述仁政，而慶台候之增福而已。承賜手書，並頒珍果，無任欣荷。鼯足迹一至吳，而在秋深時，無楊梅矣。今乃生平第一次嘗食也。示荒政，輯要用意精詳，非特一時戴恩，且令異世被其利。而今歲麥收大稔，早禾之豐，亦大有兆。願年年大有，此書乃備而不用，則尤快矣。節下仁慈之志，或竟可以感神明而致此乎。鼯居此粗平安，而家內子婦輩不樂遷居卜宅之計，不能決也。冬間須自反里，更議之耳。一書乃鼯與常熟蘇世兄者，內有爲敝同年蘇公去疾墓志，乞寄與令親家張諱敦均家轉致，必不失矣。暑濕日甚，伏惟珍攝。謹復並謝不具。

累月有疏啓候，聞閣下頃蒙聖恩，以大司空內召。以天下共推之名賢，當熙朝正卿之重任，於理誠爲應得矣。而以鄉曲私情言之，則又倍爲欣慶。又仰度閣下受知旣盛，許國彌殷，無復萌暇逸之志。而吾鄉自何文端以來，居極品者，率得懸車數年，垂休田里。假令閣下復得繼前輩之盛事，於毗佐成烈之餘，計其年歲，恐當在十年之外。而鼯朽敝之軀，恐不能待而見之矣。以此歡忭之下，更復悵悵耳。想旌旆遄發，在卽而鼯亦擬於十月內還家。肅此馳賀，併候不具。

復趙簏樓

閣下在士林有文章之華，立朝有端人正士之望，昔者聞名而欣慕久矣。頃閣下持節嶺南，相去益遠，未由瞻接。顧於前月，惠承賜書，遠問又以鏡南園銀臺之舊誼，執禮謙甚，愚鄙當之，彌以爲媿也。世之以科名仕宦者，每視隆替生死，爲情之厚薄，獨閣下篤念師友終始之誼如此。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取友必端。鼯以追思南園能

無慨嘆乎。爾頻年久處金陵，衰毫極甚；才本非工爲文，加以精氣耗竭，四方君子以文字見命者，率辭謝弗能顧。感閣下之高誼遠懷，勉期奮能爲尊贈大夫撰墓表一篇，譚陋自慚，錄本奉寄，閱之不審，遂堪以鐫石不書來云。一拙著九經說詩文集已登鄴架，今更寄三傳補注法帖題跋二種，又南園詩序一篇，未入刻者，並鈔呈覽，統惟照察。此復。

與既堂似是沈名業富記查

別後伏惟萬福，計塵蓋今必已至河東仁澤所流，與春雨同潤矣。安徽持節諸使，盡移山西，使人恐晉絳之民，何獨一奪我賢使君一邪。而吾輩文字談讖，遂至邈絕，此又不足論矣。待近狀如故，頃已至書院，居此三年，略無人才之望，豈所謂「魯雞不能伏鵝卵」者乎。侍去歲歸里後，營卜葬地，竟得一可用之處，此最爲可喜。今年歲陰，可以了此大事矣。二家兄京陞之後，家中遂大艱窘，無以爲策。今八舍弟對元舍諸生之業，而出門覓館，他事亦非所堪任，惟當覓一鹽務外事，是以遠趨旌節，祈賜齒芬，此於公事自無相干涉也。朝夕惟慎護，臨啓瞻企不宣。

復孟蘭舟

爾自出都門，與吾兄天涯相望，遂數十年。忽得賜書，知歸里後起居安適，欣忭之情，殆無以爲喻。同年海內，僅有數人，去歲張慕青來江甯，送子入場，始得一見。與吾兄睽隔之路尤遠，此生能復對晤乎，得常通書，亦一快矣。爾行步尙如故，口中落一齒，目已昏然，尙能作此手書，惟時有脾疾，飲食少耳，似明年八十，尙可度過，此則難知矣。三子四孫，今年爾大約在江甯過冬也，知相念，故以詳告。所命爲年會祖墓表，已撰一篇，今封寄，似可用。以上石更酌之，承惠銀幣過厚，祇領愧謝。有便希更賜書，特此奉復，并候不具。

與康茂園

涼秋惺起居萬福。前承賜書，令撰晉乘蒐略序鄙陋安能以文冠大著，慚悚未敢遽下筆。又以鄉試親友來者紛如幾無須臾之暇，今因諸人入閣，乃屬筆草一序文，殊不足以發揮閣下之盛美。聊以盡區區之意而已。今錄稿上呈，不識便堪用不，幸誨示之。賤狀尙簡如昔者，被恩加品，入與鹿鳴宴，衰耄無狀，荷榮增報，今坐俟此盛典矣。率候并復餘不具。

與楊柏谿二首

前在江甯，幸承明訓，別來企仰無已。初雪嚴寒，伏惟起居萬福。至於愍念民瘼，勤勞綏撫，誠仁人君子之用心，所願盡瘁之餘，稍存攝養，以慰仰戴者之望。霜歸來兩月，日增衰敝，目視彌昏，畏寒自閉一室，如繭裹矣。承賜書，揄揚過重，但有愧報，豈虛薄所能任邪。冶亭先生聞尙留淮陰，不知河防竟得上策否。今日任事者所處之難，殆天意欲以勵大賢乎。令弟春圃先生，想在官舍同履麻社，想念不另書，率此申候不具。

前月聞榮晉越臬，此海內士林所同心仰望者也。其可欣快，亦何待言。愚鄙之心，稍嫌旌旆之遠，此復瞻企之願，恐遂不能復得。又以江南時事，煩棘有過於越，移節杭秀之間，總領湖山之美，此又私衷所竊爲閣下慶忭者也。昨得賜書，過承推許，愧報愧報。賤狀如故，今冬尙留此度歲，遙想入覲事畢，車蓋南還，亦將莅越矣。令弟三哥，固當敍姜被之溫，而亦有別友之悵，固天下勢不兩全者也。附上候，目昏草草作書，勿罪勿罪。

與楊春圃

自送別後，甚切馳想，良以同心之難遇也。得書略悉近祉，想佳日時造湖上，俱恐不能夜遊耳。龜近體弊目昏，大不及去年相見時，正如就夕之日，其行乃彌速也。下年便棄去，庶歸骨於故山耳。與三兄恐無見日，一太虛爲窳明月爲燭，一與四海賢豪相遇於空寂光中，亦不必以長別離爲憾矣。吾兄以謂然乎？昏眊作書，草草勿罪。別來途經許時，極深企想，得惠書，具審清勝，欣慰欣慰。厚意相念，乃遠荷捐金見寄，殊爲愧也。賤體雖行步飲食如故，而神明之體甚矣。又聞見所及，時忽忽不樂，又絕少可共語者。目今江南頗憂久旱，聞江西乃憂水潦，安得少均之兩濟乎？令兄柏谿先生必佳好，龜目昏非素紙不能書，故更不奉啓。想今秋巖中丞至，其明果於公事，相商必更易了也。暑熱惟珍重千萬。草復併寄墨兩小匣，硃四定，皆零殘不成匣，借一墨匣盛之，以供磨丹注經，卻殊便於用耳。

與王懷祖

累年未通啓候，但遙相念時，有都門人來，詢知佳勝而已。龜頻歲居滬甯，此地巨都，而所對人物，乃與下縣荒邨不異，良可慨息。聞世兄乃能繼武家學，使人欣快無已。不知先生近日，常相接談論者，復是誰邪？敝門人陳用光，江西新城人，其人篤學好古，作文已入門選，是後來佳士，茲入都鄉試，因慕仰瞻謁階墀，必蒙鑒知，非庸士也。龜九經說三傳補注刻本新就，即附呈教。龜欲破門戶偏黨之見，遂不免以臆爲斷，恐當獲罪於海內學者，先生試評論其謬妄，龜必不敢專執自是也。寒初惟珍重，不具。

與翁覃溪

自於敝縣東門外瞻接後，幾相隔十年。啓後疏闊，殊袍窳媿。惟於北來相識者，詢悉體中佳勝如昔，以爲深慰而

已。龜昔在館中，見宋元人所注經，卷帙甚大，而其間足存之解，或僅一二條而已，意以爲何須爲是繁邪。故愚見有所論，但專記之，如是歷年所記，每經多者數十條，少則數條而已，謂之私說，不敢謂之注。至於三傳校諸經稍輕，乃名曰補注，分成兩書，今年諸門徒遂取以刊版，龜固知其不免謬妄，今各以一部上呈，几下不知亦堪以一、二條之當見取者乎。敝門人陳用光，新城人，先生曩爲作詩之二魯，其中表也。其學略相近，而用光古文，方入門，逕固當勝於二魯矣。近日後輩才俊之士，講考證者，猶有人而學古文者最少。今陳生入都，瞻謁階墀，當必蒙異視而教益之也。曩者都中文酒之會，教人死亡略盡，在京獨闕下爲「靈光碩果」，士流趨仰，而好賢愛士之盛心，又出於天性，故龜輒敢以此告之左右耳。附候起居不具。

與秦小峴

辱手示，甚慰闊懷，欣忭欣忭。閣下辭外藩而得京尹，既可奮雋張之閱績，不若外吏之憂牽制，又且都中故舊，時得過從，亦可喜也。龜學卑文陋，加復衰罷，偶有撰述，亦何足云。見許過重，彌以媿赧。海內英俊，彫落殆盡，後生繼起，更苦稀少。龜居此地，不能有益於諸生，良可歉愧。惟君無子，所諭誠然，其所欲撰述，卒有志未成，將自是蕪沒，豈非大恨哉。秋涼惟增福，率候，幸珍重不具。

與魯山木

去歲聞奉諱，廬居道遠未及申唁，未知卽日成阡畢未，伏惟朝夕自愛。令甥碩士至，承賜書，具荷相望之意。賢郎姪過金陵時，弟尙未至，故不得見，見碩士則愛之如吾骨肉矣。往時敝縣前輩文學，頗盛於天下，近乃衰歇，無復有志之士，獨新城英俊，鵠起彌衆，且賢良由先生導之於前，「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理固不虛，然亦天意欲留。

此道一綫之傳於新城矣。顧士言先生頻年精意於心性之學，此不可敬服；士必如此，乃是爲己。不然，文如曷察，學如鄭康成，不免猶是爲人也。終制後以能不出爲佳。近觀世路風波尤惡，雖巧宦者或不免顛躓，而况吾輩邪。飛今歲尤衰，左臂筋酸痛，至逾半年不得愈，相見無期，遠望悵悵而已。暑熱幸慎護，不具。

與吳山尊

闊別如許年，未奉一書，但聞登朝侍從，欣忭而已。頃荷手書見問，併如近佳，欣慰欣慰。見寄兩文，當今才子，可云無忝；宇宙高才，爾來陵替盡矣。得閣下輩振興其間，主持風雅，一當使朝廷爲之增色，况同學輩乎。飛筆力最弱，素不工書，但以與故人見千里面目則可矣。所命書岐亭詩，僅書一首，以稱尊意，不敢與當世名書家並，千祈勿以入石也。鍾山書院諸生作時文，差可觀者，固尙有人。若作詩，則梅總憲一會孫名曾蔭者爲佳。作文，則有管同者爲佳。此二人年僅二十許，若年進學登，爲後來之雋矣。承采問盛心，故以奉告。所要鄙著詩文集，今俱以一陪奉寄，此事要當聽之後世公論。今之故人相愛者，雖以見許，安敢信乎。飛自去夏來此都，未回里，欲買宅，竟未得成。衛兒今當江浦一小書院，每歲百金，取其爲不爭之地而已。率復兼候，就餘紙作書，不恭勿罪。

復葉芸潭

前承寄示尊大人方伯公集，及閣下自著詩集，奉讀欣躍，已不啻「百朋之錫」矣。旋得惠書，過蒙見推之重，執禮之謙，見之彌增悚赧也。閣下清才敏學，詩有天然之秀色，有攬古之備美，宜爲詩人之傑。曾蓋如鼎，正當遠避，豈得讓出一頭地之謂哉。以欽愛賢哲之忱，加以平生羣紀之誼，固願一瞻清光，而毫蓋之齡，三千里之隔，何可得親幸。聞建立功名，聲稱遠邇，以增快慰而已。目昏作書甚艱，草草奉復，惟慎護，不具。

復賈良山聲槐

庸庸材淺識，病居江介，與中朝士大夫聲氣不相屬久矣。閣下英資篤學，奮起羣士之中，卓然趨嚮，尚友於古，何所取於僕，而遠承賜書，執所爲文，殷勤下問，爲之愧汗不甯。讀其文之溫粹，知其爲君子，陋焉願識，而不可得也。近時文體，壞敝日甚，士習詭陂，因之如閣下讀宋賢之書，融洽貫穿，以施於文，殆孔子所云辭達者，以當衡士之任，必能蓋正僞體，有裨於教化，惜尙未見任也。閣下亦自信所執待之，終有光於斯世而已，僕何能爲益於閣下哉。聊識所見於所箸前，未知當否，謹以奉復，外九經說一部，雜文一部，併以奉寄，茲不具。

與汪薌林桂

違別十餘年，時復相念。道遠消息不易通，齊梅麓至，得書審近祉佳也。寂寞郎署，仕宦之味，大抵如斯。隨行逐隊，以聽遷擢之自至而已。龜固衰敝，但未困臥，今秋鹿鳴與宴，卽歸櫬戶矣。過承遠惠，謝謝，珍重不宣。

與董筱槎桂敷

前歲駕過江甯，幸得一語，倏三年矣。衰病之夫，不足以論學問之事。老先生方以英姿壯氣，又篤志於學，必足以導率後進，方駕古人，竊所屬望。豈有涯量，聞時取龜所爲古文辭類，纂觀之，管子取老馬之識塗，僕庶幾可比於此乎。新正惟勤，定多福。齊庶常至，得示書，所論讀書「多義理明，充養其氣，慎擇其辭」，此數言本未兼該，足盡文章之理，雖古之爲學善論文者，蔑以加此矣。鄙見亦何以更益之哉。願勉副其言，功之深而志不懈者，必能矯然獨立于千載矣。無由再覲臨書，企想惟珍，重不具。

復周次立

久不見，甚相念，使至得書，知近佳也。爾一病幾死，今愈而尚軟弱，承寄陳米火骸，正宜病人，謝謝。石谷石亭畫卷殊妙，其顏字與仇畫皆偽作不足存。語藏有仇十洲紈扇宮姬，卽畫班姬也。少遲吾兄至此閱之，卽知仇畫之妙。豈如此俗筆，其眉眼乃蘇州娘，娘邪漸寒，珍重千萬。

與唐陶山仲冕

鶴回，爾以病不得晤爲歎。所示麻姑壇，不過明人刻本禊帖。縮本始于趙子固，此正是子固書而作僞者，謬以薛稷跋裝其後耳。此復并候日安。

與齊梅麓

自世兄赴金匱後，傳聞官聲甚好，不媿讀書人從政也。張廣文至，得書，具審近祉。又承寄五十金，銘謝銘謝。爾七八月病瘡三十餘日，自分必死，而幸得生，本身體尙軟弱，所須寫屏幅尙未能書，須後月書寄。其米書不佳，俗弱略無米家超俊之氣，文中於藝祖及徽宗皆不提行款，內稱臣尤可怪。朝臣惟奉詔選文，乃用臣字，對詔書言也。焉有於宗室稱臣之理。米老雖寡學，安得如此不通邪。聞世兄已就京官，尙於金匱過年不率復，并候不具。

與汪世兄補銳齋之子

去冬得寄書，卽奉復，當已達矣。今撰尊大人誌銘成，鈔寄觀之，似便可用邪。其間有應填之字，望填清，更鈔一本。

見寄；抑或便於京師刻一編以送人乎。筆記亦讀竟，所鈔重複太多；去其複者，及鄙意所欲刪者，所存才半耳。且存彙處，須有的便再帶歸期定不，水邪陸邪。孝履珍重不且。

與王惕甫芭孫

去歲承賜書，付石琢堂攜來。琢堂以寄賢子於靖江，今歲賢子見寄，乃得讀之，具審近履，欣快欣快。而謙抑之懷，益使人欽佩。夫學問之事，天下後世之事，非自亢者所能高，亦非自抑者所能下，然則先生之用意，不亦善乎。其於彙則推許誠過，彙于文事粗識門徑，而才力不足盡赴其識，譬諸李翱皇甫湜，豈不欲爲退之之文邪，而才不能赴其所識，彙是以更望諸年少者。假令更有韓歐之才出，而世第置吾於獨孤及穆脩之倫，則吾心所大快矣。先生亦以爲然乎。久雨春寒不可耐，惟珍重千萬。企望來年杖履入江甯得一面談耳。

與張惺齋炯

奉別，不謂遂及如許年。彙重詣金陵，迴憶昔者相對，彌增懷想。得去臆手書，具審嘉勝。以「銀鈎鐵畫」之妙蹟，上繼中郎太學之遺軌，真人間一大佳事，聞之可勝快邪。大作揄揚盛美，不媿卿雲之儔，讀之怵躍而已。便留此與後輩作楷式耳。修志之說，頗頗難就，今年固不能開局，恐來年亦未必也。雖君之歿，良爲可傷，其著作率有志未就。而後賢未繼，尤可悲歎，其若之何。彙衰疲，然尙能步履，但精神不能讀書，率候不具。

答徐季雅

林仲喬至，得書，并大箸一册，承推舉過重，所不敢任。足下年甚少，而所能如此，其志氣又如此，異日成就，當可查。

量但願爲之勿倦自有深入之境。此本非他人所能力助者。况如龜鳳昔所得者既淺加復衰毫豈足爲英少先導。但以垂暮之年得見吳中近日賢俊奮起足以追繼貴鄉諸前輩茲足爲快耳。夫文章之事有可言喻者有不可言喻者。不可言喻者要必自可言喻者而入之。韓昌黎、柳子厚、歐蘇所言論文之旨彼固無欺人語。後之論文者豈能更有以踰之哉。若夫其不可言喻者則在乎久爲之自得而已。震川閱本史記於學文者最爲有益。圈點啓發人意有愈於解說者矣。可惜一部臨之熟讀必覺有大勝處。龜衰病未必尙能適吳足下或有西來時不知當有相逢日否。草復珍重不具。

與張梧岡德鳳

去歲得書知在都佳安。有志爲古文甚善。龜有古文辭類纂石士編修處有鈔本借閱之便可知門徑。若夫超然自得不從門入此非言說可喻存乎妙悟矣。珍重不宣。

與魯習之嗣光

夏間得書甚荷存注。所示諸文命意可謂卓然自能樹立者矣。輒以鄙見陳所取舍冀於高明效涓埃之益。直率大甚勿罪勿罪。爲尊大人撰墓銘已具稿於愚心粗盡矣。未知於孝子之意頗稱不。龜數年來自有黑花作行草尙覺吃力真書絕不能爲矣。故不能承命自爲書丹所愧薄劣恐文集不能到後世耳。昌黎、歐王所爲誌銘具在。其石本傳者有幾邪。往時王禹卿在揚州爲龜書一文入石舛誤之字不復鑄改。余謂此那得通。禹卿笑云君自有集與後人證明耳。又蘇公自書赤壁賦與子之所共適適誤作食亦不注改。良以自有文集足取正之故。此皆石本不逮集之說也。第恐龜集無傳世之望今姑引此以自解耳。霜寒惟保重千萬。

與魯賓之績

奉別遂十餘年，得惠書，欣喜之至。閉門奉侍，高尙不應，公車想見超駿之氣，然亦可悵也。今年行止復何如。承示古文佳甚，其氣陵厲無前，雖極能文之士，當避其鋒也。矧衰慵如爾者乎。近年爾以目昏，畏對小字，都不讀書。所示文略讀，閒識數字於側，不能詳悉，所言亦未必當也。夫學文者，利病短長，下筆時必自知之，更取以與所讀古人文較量，得失便無不明了。充其得而救其失，可入古人之室矣。豈必同時人言其優劣哉。言之者未必當，不若精心自知之明也。爾今歲必歸桐城，足下決不出山，而爾毫昏若此，豈得有相逢之日。念之愴恨，無人至新城，今更從碩士處轉寄，此書當達，惟珍重，馳想不具。

與譚蘭楫

爾以讀陋，行能無稱，自屏江介，與中朝士大夫隔久矣。閣下遠賜手書，過蒙推譽，執後進之禮甚恭，此豈僕所敢任哉。先侍郎名德治行，海內皆知，宜垂史冊，豈爾陋文所能闡其盛美。第以昔者曾與賓階，今承命不敢辭，擬撰一文，未知便堪上石否。又近讀宋以後史書，大抵多采取傳誌之文，稍竄易便爲正史，然此必名人之集之甚著者，乃得用之，而爾非其倫也。鄙文錄呈，惶悚惶悚，謹復不具。

與胡維君十二首

自去里中，何日至鄂，甚念甚念。入夏來想佳勝，書局之事畢未。爾於二月晦出門，三月望始至江甯，近平安耳。謝公有書來，翁覃谿令其更有事考稽於石刻，然魏人石刻既少，有又不足資考異，恐無益也。見秋帆制軍，實齋先

生，均爲道候，餘不一。

久未得消息，想佳好，尚在秦觀察署中邪。貴宅一切安善，令婿新入泮，殊可喜也。龜去冬喪弟婦，而次子生一孫，今春欲以舍弟夫婦合葬竹園，築乃遭大雨，穴中汎水，蓋其地作一穴，自可三棺，則不能避水，祇得仍厝，俟今冬葬之鐵門，然以此大爲勞費矣。三月初八日，始自家動身來南京，精神殆更不如舊年，又相好者率皆遠別，目前鮮可與言之人，極使人不樂耳。臘月半，陳碩士過舍間，留談竟日，伊取龜爲兒輩竄改之文刻之，此不如惜抱、軒稿之枯淡，大爲人情所欲得。帶來數十部，取之須臾便盡，俟其再寄來，當奉寄也。正月末，魯習之來晤，果亦佳士。碩士之表弟也。邑中二左二葉及秦牧，皆苦心勞力以覓地，而迄今不得，良可太息。茲事乃爾難邪。鍾山監院鄒學博，是秦觀察之舅，可因寄信，居越中近有所聞，見不曾遇佳士，足與言者不。叔固屬爲刻海，彙集成邪，未邪年底擬還家，不詳示之，略報不具。

累月未得消息，想佳適邪。夏初一札，從孫藩台處奉寄，不審達不。龜秋瘧下初數日，又遭賊偷，今病雖愈，猶未復元，而貧乃甚矣。九經說及三傳，補注則先後成，此差爲可喜，今各以一部奉寄。江甯故鄉，皆秋旱米貴，而四方未甯，吾曹安得無憂邪。衡兒尙居里中，舍閒三月于鐵門，葬舍弟，而五月遂得一姪孫，妄意又欲自誇矣。奉聞發一大笑也。邑中諸友率平安，惟楷之葬泉水壩事，大可怪駭。郡中今正考試，而尙未聞雋者之名。龜擬十月末去此歸里，諒亦當於此時乎。惟保重不具。

昨得五月見寄書，具審佳好。主紹興書院，一千巖萬壑，一固宜多勝覽矣。此閒日與豫生相對，殊慰岑寂。故鄉昨有人來，雨水甚足，早稻登場，米價大減，茲可慶也。春閒舍姪毅赴潮，龜有一書奉候，而書來時似未達，當由杭越相隔故邪。汪稼門如到任，想可一晤之。甯世想已至臨安去邪。龜近狀如常，相見日近，一切面悉，茲不宣。去歲得手書，具審客中佳勝爲慰。龜今歲又二月來江甯，頃時有人來，知尊府一切平安也。前所議小學事，龜殊

不以班志所定爲是，朱子所定小學，其識自高於古。朱彝尊輩欲返而從漢，其所評不爲是也。夫六藝自是古人以教小子之事，然計所教者亦淺，令竊知其概耳。其一藝之精，自有專門，豈必人人能之？又學者豈必事事解了邪？若宋儒所云小學，則是切於日用，學者必不可缺者。大抵近世論學，喜抑宋而揚漢，吾大不以爲然。正由自奈何不下腹中數卷書邪？吾亦非謂宋賢言之盡是，但「擇善而從」，當自有道耳。雖君以爲然乎？邑中晴牧家起墳事，最可痛，今尙無地葬也。豫生有來江甯之說，而至今未至，不知何故。蘊山先生處，望爲道候。西湖之遊，吾未知能果此緣不耳。茲因舍姪驟來浙覓館，伊所依者甯世兄，然恐未必有濟。如有相當之處，希爲助口芬耳。龜與觀兒居此平安，餘不備及。

去臘開雜君就紹興書院，不得歸里，甚以不晤爲悵。想館况稍覺適意，亦自佳也。龜在里略如故態，惟全戒肉食，真成一老頭陀矣。臘月朔日未時，令甥又舉一子，以正擬齋僧而生，名曰齋郎。今大小俱健，想聞之爲增喜。衡兒乃於臘月病傷寒幾死，服大劑葷附乃愈，今差欲復元矣。吳五哥病疽久不收口，而精神瘁憊，吾極爲憂之。冠海冬初往江陰，今尙未返。龜爲樊川謀葬地，亦尙未得，殊爲耿耿。張惺齋書附達，餘不宣。

春間得寄書，知到瀟後安好爲慰。龜今年來，苦右臂痛，故作答難也。今未全愈，但不甚耳。此間攜觀雉兩兒來，方厚躬爲課讀，俱平安。家中亦平安。教西入武關，而江漢淮甸皆甯矣。章淮樹仍欲於邑中捐穀設義倉，以備城守。深長之慮，亦非過也。龜經說已爲朱生刻成，現在收拾舛誤，略遲即可奉寄。江甯諸生，爲刻三傳國語補注，行亦可得所摘者已去之矣。將動身來時，將兩兒分撥，意欲自是更不問家事，亦不讀書作文，但以微明自照了當此心而已。學如康成文如退之詩如子美，只是爲人之事，於吾何有哉？嘗至杭州，見蘊山小峴兩公，小峴有北行過江甯之說，不知得果否。左聖俞乃爲國殤，可痛，然則竹城嘴亦未妙耶。龜家楓香嶺事，已與彼和息，以「終凶」爲戒故也。頃聞給頂戴，部議已至，附賀不具。

前作書付錫社，錫社輟行，故洗閣至今。雒君乃有悼亡之恨，實助悽惻；此况亦爾所身嘗也，命也奈何。正當歸趨大覺耳。爾去歲月得之孫，已限於正月廿日，時吳五哥病甚，不令之知。爾本擬攜衡兒來江甯，因其岳病留之。約於三月十二日抵江甯，今不知吳五哥之存不矣。陳石士頃過此，甚可喜。設其行過杭，而雒君在彼一晤之，亦快事也。爾詩集刻將成，不過一月，可以奉寄矣。此間一切如故狀，珍重不具。

夏初得春末惠書，知清勝爲慰。爾與次兒居此平安。今年雨水極多，越中不知若何；如故鄉則豐年矣。衡兒已定留京。此番禮闈，尙可謂之得人，但經義之體，則日下矣。前所寄近體詩鈔，爾復有重訂，大增評注，惜前本付雕之略早矣。其誤字亦殊多也。魯成歸班，當選教職，此數日內甚望其來。石士因其尊人召之去，今當在署，尙未見回信來。值之昨有書云：「近大用功心性之學。」若果爾，則爲今日第一等豪傑耳。爾與樊川老牛集地，淮樹爲擇九月葬矣，此大是里中百餘年來一僅見之事也。趙甥得第分部，近頗有譽，吾爲其父定十五里坊之墓者矣，亦可發一笑也。略報不具。

去冬汪稼門中丞，邀往觀其新葬其夫人于白嶺地，殊爲佳妙。係其長子所自定，亦人家墳山，以九百金得之；作回龍局，朱雀千峯極奇秀，天殆將大興是族邪。相好諸君，在邑中經營此事，皆寡所得，而倦怠之情乘之矣。植之爲吾薦於稼門家，館歲百廿金，亦甚妥也。

不得消息，又逾半年，想動定佳適。書局事已畢未，目下何所爲邪。爾二月至敬敷，攜觀雒及外甥幹，朝夕亦纔適，但皖中可與言之人，更難得於江甯也。今年會榜，惟陳石士館選最爲可喜，其餘名人殊少，而邑中左君之事，尤可慨歎矣。近諸賢赴秋闈，而觀海叔固青展，皆裹足不行，亦其見之果邪。故鄉歲豐穀賤，斯第一可喜事。孔城劉生名開十九歲，吾呼來書院讀書。故鄉讀書種子，異日或在方植之及此人也。衡兒場後留京，當仍居何季甄家，然吾亦久不得其信也。尊處舊所借五女一項，伊今嫁女須用，望以原本寄至爾處，清結可也。朝夕惟珍重千萬。

不具。

初春，惟體中安好。咫尺不見，與萬里等耳。豈必以遠隔爲恨，所望客居清適而已。龜尚如故態，衡兒已自京至，杭龜書令其旋里，然竟未回，而賢郎亦未回，似各於湖中得一小館矣。故鄉諸相好，略如故狀，獨目中所遇年少，人才日薄，良可歎息。文廟建理學，扁良爲謬誕。然龜歸事已過矣，安能遽令除卻邪？張虬御分發桂林，覬可與上官有筆墨知遇，不列之尋常佐雜之中，而吾賢與之他鄉聚晤，亦一快也。吾所選五七言，今體重復批闕之本，彼行笥攜有之，可以借臨一過。鄙見自謂此爲詩家「正法眼藏」，不知他日真有識者論之，當復何如？若近時人毀譽舉不足校耳。張樊川竟於十一月初九日葬於老牛集，此事猶當爲吾邑近年之盛舉。至其後賢之果昌與不，則亦何敢遽定哉。陳石士尙趨庭宛邱，其應試於南北尙未定。馬奮成現在家行，淮關書院馬雨畊適暨歸，昨相八角亭墓，乃大蒙其賞愛也。去秋始得四庫全書目一部，閱之，其持論大不公平。龜在京時尙未見紀曉嵐猖獗若此之甚，今觀此，則略無忌憚矣。豈不爲世道憂邪？龜老矣，望海內諸賢尙能揀其敵也。目花鑿下作書，草草不盡。已未。

獻歲惟勳定佳勝，臘月得書，具知近况，賤辰承寄多儀，謝謝。去夏及秋，龜在江甯，曾兩次寄書，然似皆未達，不知其後到不。遠書誠難致邪？聞蘇潭有推轂之意，不知其事果否。龜近狀略如故，今歲就皖中，取去家之近也。文集爲江甯諸君鏤版，云四月必成工，共十六卷，待得之，可奉寄也。接老伯大人詩刻本佳甚，雖不多，足以傳後矣。謝謝珍重不具。

與吳惠連

前得書，具悉近况清貧，尙不至全無酒資乎。時入蘭亭邸不。龜衰老長作詩，故無以寄之耳。故鄉乃不免水患，而

聞北方乃憂旱，今已解邪。桐城故事，館選於同里，例不投帖，此猶爲樸厚之風，不可使變。世元乃未達此故，宜告之郡中，近得時相對者爲佳。珍重千萬，不具。

與吳敦如七首

得書，略知近狀，邇惟侍奉益佳勝也。爾屏居草澤，豈當復論「西清舊體」前飽覺生投帖，爾更不以名帖復答之，足下益爲煩矣。故謹璧尊謙也。故鄉霖雨爲患，居屋皆困於浸瀉，薪米皆貴，殊令人憂。京師未知何狀，甚望尊大人得一差，又望臺中得一實缺，朝夕惟珍重，餘不具。

去冬郎君回，得手書，具審佳勝，奉侍萬福爲慰。爾里居亦如常。郎君美才而立志，真佳兒矣。里中少年，風氣殊不善，此獨不爲所染，傑出之士，異日必繼家聲，乃翁雖貧，亦差足樂矣。家鄉米價極貴，而未得透雨，爾欲與同人募米平糶，而樂輸者少，恐不能辦成，但有慇懃耳。聞尊大人意與頗佳，禮闈可望與分校。衡兒以盤費之艱，遂輟公車之行，亦以其去歲乏功力，不欲取債，而爲無益之舉耳。朝夕惟珍重千萬。

書至，審侍奉多福，欣忭欣忭。爾亦粗適。卜居之說，尙未能決也。得禮邸書，卽爲恭王擬作一文字，然其間有數條，須更審問者，今寄來，奉懇爲細細問清，更將元稿寄爾，改定後，乃復繕清以寄禮邸。再藩邸之傳，本應史臣裁著，非職元不當爲；若云家傳，亦覺不妥。意欲改爲神道碑文，但加一銘詞耳。望見禮邸，更一商之。至所載詳略之宜如何，抑更須增減邪。率候不宣。

盛暑，想侍奉佳勝。爾四月底作一書，并禮藩傳稿，奉商訂；村陳既亭，乃伊行至揚州，以水大畏而返，又留吾書於揚城，故今另鈔寄。爾見虞道園爲當時宗室撰碑誌，皆略述其前世功德，蓋遐遠之人，生來見國史者多矣，而宗室先世之事，必於國家關係，豈可草略。今故先擬一稿，所未明之事，祈爲查清。若吾兄於此亦未明曉，便希見

禮邸詢問，問得後，批於元稿，却轉寄鼐。竄改定本繕清，鼐乃敢爲啓，以寄復禮邸也。頃淮揚水災極重，而吾桐則早遲之禾俱豐，米升十三錢，於貧士大利，真可慶也。都中本年糧運無阻，人情安念可知，然以言久遠之策，似尙未獲耳。鼐雖尙能行步，然終是衰憊，精神大乏，今冬回家一行，或明年二月再出謝去，此席尙未能也。尊大人前請安，不另書矣。珍重千萬不具。

鼐今冬留江甯未歸，得里中轉寄來賤書，具悉康善，尊大人正萬福也。禮邸家傳至，據以竄定恭王之傳觀之，庶爲明晰矣。今併一啓，卽懇持入邸內，以呈今王，想便可刻入舊函後也。鼐今年刻試帖詩一小卷，法帖題跋三卷，併裝一冊，呈尊大人及吾兄閱之，以謂何如邪。歲行盡矣，尙可從容度去，不無由相見，深切企想。珍重不具。尊大人醇德雅才，鄉邦共仰，遠爾棄世，悲切士林。况鼐俯仰人閒，故人斯盡，痛感曷勝。大孝哀毀，亦何以慰。願賢兄弟深念擔荷之重，自慎遺體而已。此時奉靈輿登舟，不想過石頭時，可申一奠，茲先奉唁，或尙未行也。鼐去冬寄禮邸啓，並傳文，已至都未，茲略報不具。去冬聞轉官御史，欣慰欣慰。令弟至，益知近祉之詳。新年想增福也。鼐昏敝日甚，看文作書甚艱，此固其宜爾。欲歸又未得去，茲以爲恨耳。所命題史閣部書後，此爲兩姓光榮之事，附名其閒，誠所願矣。但耄病不文，雖作題無可觀耳。另紙呈閱，可附於史公書後。不衡兒得泰輿，尙未能赴任。江南春寒猶甚，恐京師未必若此也。草草略報不具。

與吳子方孫挺

承惠書千餘言，意甚深美，而辭蔚然。此天下之才，豈僅吾鄉之彥哉。顧衰敝鄙陋，無以稱後來才俊之求，茲爲媿耳。書內言鼐關漢，此差失鄙意。鄙見惡近世言漢學者多淺狹，以道聽塗說爲學，非學之正，故非之耳。而非有關

於漢也。夫言學何時代之別，「多聞擇善而從」，此孔子善法也。豈以時代定乎。「博聞彊識」而用心寬平，不自矜尚，斯爲善學。守一家之言則狹，專執己見則陋，鄙意第若此而已。子方以謂當乎不邪。心氣耗竭，目復昏眊，奉答不能詳備，惟達其大旨，諒其不逮。暑熱珍重，尊大人前道候，餘不具。

與江懷書

去歲得手書，敬審佳勝，春來必增福也。爾衰罷日甚，不任勞苦。念往者既承司成之事矣，安得不與歸結，而重與跋涉，力又不堪。是以竟以所自留之地交出，以葬司成。已於張八哥在家時，交清帳目。胡觀海擇十一月初六日安葬，昨章觀察尙以爲未盡，欲另爲擇日，擇定再寄聞。所存現銀若干，與張八哥一行，用去若干，存若干，或先取去剡詩，或存作葬費，請與張八哥叔姪定議，餘續聞不具。

與張枏軒

昨與尊者，述及「靈樞厥陰在泉」之說，以爲厥陰兼府藏而言，此視王注自爲允協。所示阮林作有橫絕四海之意，「無一語拾人牙後慧」，真俊才可愛也。俟日晴走候，不具。

與張阮林五首

爾頓首阮林世講足下，承寄見贈詩及諸舊作，俱有奇傑之氣，可謂異才矣。夫天之生才甚難，才之生於閭里，而俾吾親見之，尤其難也。今旣遇矣，欣喜豈有量哉。以足下之年富，而又精心勵志，其成就必大有可觀矣。夫惟愛之深者，則惟恐其不成。夫有才而卒不成者，志不高而功不繼也。如足下宜無慮此。然以予相愛之誠，安得不真

最乎。文章之事，能運其法者才也。而極其才者法也。古人文有一定之法，有無定之法；有定者所以爲嚴整也。無定者所以爲縱橫變化也。二者相濟而不相妨，故善用法者，非以窘吾才，乃所以達吾才也。非思之深，功之至者，必不能見古人縱橫變化中，所以爲嚴整之理，思深功至而見之矣。而操筆而使吾手與吾所見之相副，尚非一日事也。龍衰老矣，猶願及吾未死，而早見足下之有成而已。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一龍所言者，所以達最上之材，非中材以下所可聞。足下奇士也，吾以言之，諒不爲失言。嚴寒，諸惟珍重不具。乙丑

所示詩，筆力才氣，在今日里中，無與敵者。古今體俱有獨造處，中如惠鄙人律，語格是杜，而起尤橫絕。贈戴君詩，極似太白。至除夕得家書四章，斯爲真杜，能於開合操縱章法脈絡中，更大肆工力，始終不敝，必卓爲海內詩人。老夫放一頭矣，續報不具。甲子

率別脩三月，秋捷大可喜。非特鵲起以嗣家聲，且從此免繫心於考試，可以專力古學，必大有成就矣。所著作，鄙論已具前札。今奉寄三傳，補注想可取閱，以助撰述。北上諒必待明春，或過江寧不邪。冬寒，珍重不具。庚午

前得書，知佳好。近作何工夫，想增新得也。昌黎云：「能自樹立，不隨流俗。」此所望於足下矣。邑中聞年歲甚不佳，殊增旅人之愁。餘具與伯昂字中，不具。壬申

去歲得寄書，久未復，老病日昏，作字殊難故也。入新年想佳勝，用功勤勵，以張吾鄉前輩之緒，甚所屬望也。補後漢亦是佳事，然愚以謂此等學問，用功勞而實得處少，第近世人尚此耳，實不如沈潛於正經正史也。惠定宇有後漢書補注，其書正與足下同意，可取以相證佐。所言近人文集務多，此最爲可笑，其間不足錄而錄入者幾半。然久之，世自有定論，一時之好尚，何足憑。且文集多，亦自難於傳播。王元美四部稿，人家得觀者稀矣。此亦其多之爲害矣。表揚幽潛，誠吾曹所當爲之事。至其人之顯晦，亦自有數存焉，非可以口舌爭也。往時汪銳齋欲刻汪梅湖詩，吾聞之亟爲作序，然竟未刻成。要之梅湖詩，自足傳後，必有成之者耳。春寒甚厲，不知京師何似。珍重千

萬略報，餘不具。

與孔撫約

霜於前歲，得攜約所寄于宣誅後，曾兩次作書，奉寄入都。今揚州寄去歲秋閒惠書，乃知前兩書俱未達也。霜前在揚州間，攜約遭艱，還里時，霜亦正有婦喪，匆匆歸來，急切無附書處，遂闕唁問。今計時已終制矣。未審攜約已入都補官不，近狀佳不。霜數年來，情緒頗劣，小邑寡可言者，作文字頗多，又不能寫寄。昨承索儀鄭堂記，便即撰成鈔於別紙，攜約觀之，亦不異共一夕談笑也。想便可煩賢叔書成刻石耳。霜纂錄古人文字七十餘卷，曰古文辭類纂，似於文章一事有所發明，恨未有力，即與刊刻，以遺學者。數年來經營葬地，去臘始得一處，巖有形勢可觀，拘於術者日月，俟來歲正月，乃可畢葬事，然精力則已罷矣。尊府所刊國語國策，所以一本見寄，國策若未得校正，且以誤本寄來也。大抵樊川先生左六哥處，皆可寄書，當必達，尊大人前，可道請安，率寄不盡。

與何季甄三首

去歲得手書，具悉佳勝。倏春秋再更，遙想增福。惟老病成翁者，更深益齒之感耳。今秋長男持衡，倖與鄉薦，亦不得不令其束裝北來，而以其年少無知，踽踽遠道，未免繫砥礪之懷。惟吾弟古誼篤情，必能視之如親子弟，其出門時，愚固已告之當恭聽教命矣。兩郎君聲譽甚盛，家慶方隆，今秋分校，足徵聖心，方將倚用，可勝賀也。令姪輩現在里居，抑來都不當並安吉邪。愚里居近况，持衡自當詳陳，茲不備及。冬寒保重千萬。

初春惟勳定佳勝。賢子剖符九江，若就養而南，便可使衰朽更得接晤矣。但不知高興來不。霜頑鈍之態如故，今年舍江寧而就皖中，可以不涉江濤矣。衡兒不免北行應試，諸凡誨之。奉寄孟陽小畫一軸，粗筆一握，以致相憶。

而已。餘不具。

涼初近當佳勝。聞五月內，乃體中小不適；今知已愈，猶願慎護耳。竊今年移居皖中，去家近，一切粗遺。衡兒乃奉擾過久，至愛亦不言謝矣。蘭士太守已進京未，甚念甚念。邇者外吏之難爲，日甚一日矣。惟不欲作好官，乃更以爲易耳。畿輔水災之重，夙所未聞，今當各復業矣。城中相知者，未至大受惠，不相見無由，率候不具。

與孔某信夫之子

去歲秋閒，承尊大人來江寧，聚居兩日，略慰數十年相憶之情，不謂自此遂成永訣。頃來江寧，見世兄，赴告及尊大人遺書，讀之沈痛內結，老淚不禁。回思往昔相對，都如夢寐，悲哉悲哉。竊今歲二月始獲安葬先人，故至此最遲。展閱來書，才數日耳，而遣足來取復書，計欲爲尊大人撰一文字，不可倉卒便就，而此足亦不能留待，今先遣之奉復，其行略已摘鈔留本，其元本謹以寄還，俟爾所作文字得成，當覓便另寄。朝夕之閒，孝履惟節哀慎護，勿忘先志，謹此唁慰，餘不備及。

與周東屏

久未奉書，想動定佳好。竊去歲爲冶亭先生邀來江寧，遂居此兩載，衰敝之狀，亦日夕漸增，但尙能行步飲食耳。下月擬歸里度歲，明年當不免更一來也。體中近復何似，一切尙未減，昔者不爾刻詩文集，計尊處當已得之。今增試帖一卷，聊寄請正。茲有程魚門編修之子翰，已捐雙月縣丞，茲來京欲圖仕進，機會恐亦未易，想篤念年誼，感其孤立，彼在都進退事宜，或當蒙指教之益耳。因其行便，附候不具。

與周希甫有聲八首

去冬，張豫常觀察歸，得書，知近祉，所寄文字及百金併至，甚荷厚誼也。想從宦多年，始秉符竹，可以大展夙抱矣。佇聽佇聽。爾近仍主敬敷書院年七十四矣。精神日衰，惟齒未脫，視聽亦漸壞，而髮之脫最甚。膝下三子四孫，皆平安，差可喜爾。所索爲尊先觀察公作墓誌已就，今奉寄，但不知果可用不。拙集二種，并寄覽，相去道絕遠，非希甫移節於安徽，必無緣相見，豈勝懷想，略報不具。

駕往至江甯，幸一聚晤，條又遠別，後會不知何日，豈勝思邪。得書知已抵都，不知分省乎。抑在部俟選乎。抑定赴貴州也。爾在此平安，頃得桐城信，長孫復由生一子，老翁有曾孫矣。此亦差可喜也。爾今冬只在此間度歲，至明歲再籌行留之局，承寄見贈之作，佳甚，但衰朽當之，有愧報耳。諸作便以鄙見直筆評判，未必果當，然以當面談，傾吐至盡矣。率復并候不具。

前得寄書，并見贈詩，詩佳甚，讀之欣忭不勝。卽爲評閱，并一書寄入京師，而不意駕之更至江南也。其書闕持往者，送唐編修處，計唐必寄上也。現在履察河淮，誠不免勞瘁，然助捍民災，速見底績，卽不論上官之酬勳與不，而於仁人之心，不亦快乎。至於江上友生，復得瞻對，此又平生所不期而遇者也。想臘正之間，當可至省。爾近狀纒適，九月得一曾孫，旋出天花，亦已痊收，可差爲喜耳。冬寒，惟珍重千萬，不具。

前月有一書，付舍姪憲奉寄，計已達覽。使至得書，略知近祉爲佳。時事壞敝，作守者豈能爲「旋轉乾坤」之事，救其小半，卽爲賢將之功，然亦必大費精神矣。爾近狀纒遣，思一歸里，而尙未能。決爲尊大人作傳，俟少閒，寫筆成，便奉寄耳。衡兒隨制軍在淮上，當亦隨之回省，不知此月得返不。懇爲舍姪薦一小館，早晚可得邪。承輟俸見餽，祇領銘謝。茲因使還，率復并候，不具。

便至得書，具審近祉。首郡公事繁勞，固其理也。所望勤勩之餘，稍自調攝，以葆沖粹耳。爾今秋本欲歸去，意欲一歸，卽不復更出，而度其居陞，未可得安，故復展期一年。然衰耄已甚，彊留於此，亦可嘸矣。承惠餽節，拜登謝，謝衡

兇現在出差，觀雉二子，尚在書院也。爾近精神衰憊不堪，久不作文字矣。補山相國之詩，容留讀之，若精神稍佳時，或能爲之，敍而未敢自必，望爲先告知孫世兒。爾有女婿潘明，日將赴吳中，爾昨已作一書付之，其至吳與爾當在此書後耳。奉復不具。

昨日前日，連作兩書奉寄，必俱達也。茲有左君塘，字蘭城，乃丹徒詩人，爾廿年交友，今自京口徙居吳中，羈旅無偶，畏人欺之，故謁閣下，希一接見，以增其光，別無他求，故爲介紹耳。衡兒已爲潘委查災，昨制府又委催回空糧船，此差須冬底乃竣耳。辛苦亦其分矣，想差回可得一署事耳。奉報併候不宣。

別來累月，惟動靜佳勝。攝任繁郡，當可展懷抱矣。然恐時事猶多棘手處耳。元任官尙無來信，想可任至冬閒。爾近狀粗遣，衡兒雖得本班先用，而實缺急未可得，又未委署，今差赴徐州查災也。女婿潘玉字韞輝，舊爲江蘇錢穀幕，今失館來蘇，欲求一枝之棲，此間一切，令其口詳，奉候不具。

乙丑年，爾在皖得書，並承寄四十金。時爾匆匆將赴金陵，遂闕報書，甚歉甚歉。頃得去年十月十日京師見寄書，乃知近况之詳，遭屈殊爲悵悵。今屆新正，想動定佳好。爾絕不看邸鈔，不知希甫今尙留都中乎，抑更得一開復機會未邪。爾衰敝已甚，今年當重赴鹿鳴，故留住此，俟秋冬間歸去耳。兒景衡現署儀徵，家有孫四人，長孫今年可娶婦矣。爾於文章之事，何敢當作者之目，但平生所聞於長者，差異於俗學。所編古文辭類纂，陳石士處有鈔本，恐一時未便刊刻，若希甫就鈔一部，帶回湖湘，或未必無益於學者耳。珍重千萬，餘不多及。

與何硯農蘭士

前得書，具審大事辦理已畢，甚善甚善。近想闔潭各清安也。所須尊公家傳，已爲具草，雖不能佳，卻字字真實也。爾衰疲目昏，不能端正寫字，如以謂其文可存，或求一善書者書之，便如閑邪公家傳款也。今將稿本寄上，朝夕

惟一切珍重餘不具

與鮑雙五十八首

去秋在金陵寄一書當已達覽。新年來想安善，卜吉已得吉壤，未念。霜冬間歸家，次子師古得一兒，既而喪，吾弟婦今正辦與六弟合葬事，未竣也。爲令祖大人撰墓銘已成，不能佳，今以稿寄觀，亦可與殿麟先生論之，謂足存不邪。二月杪當詣江甯，不知尙得與雙五有接對之時不。衡兒去秋自太原至汾，今當自汾州入京矣。賤體如故狀，略報不盡。

前日衡兒自都中回得書，始知挾筴入都。霜前作一書，併志銘稿，寄往巖鎮，不知曾轉寄到不也。今更將志銘錄一本寄上。長夏想安好。霜近狀如常。曩者爲黟縣葉治三作西園記，治三弟兄已勒石京師，此間頗有索其拓本而霜無以應之，望爲拓二三十本見寄爲荷。在都時與來往者爲誰，何時更得一快晤，相望悵然，惟保重千萬。久別相念甚切，今年聞與館選極欣慰，正爲西清慶得人耳。遠承古道，修簡見問，謝謝見譽，拙集太過，豈所敢承。然銘鑄唐宋，則固是僕平生論詩宗旨耳。又有今體鈔詩十八卷，衡兒曾以呈覽，未今日詩家大爲榛塞，雖通人不能具正見。吾斷謂樊謝簡齋，皆詩家之惡派。此論出必大爲世怨怒，然理不可易，非大才不足發明吾說，以服天下，意在足下乎。知將請假南旋，然恐冬間過金陵時，未必相值。今寄此奉覆，并候不一。

去歲大考，聞進職甚喜。願努力建樹，以副清時。至天下文章衰敝，得登高而呼，以振興之，亦所幸也。慎勿以遠貧爲急計耳。所寄兩書俱至。欲作古文，霜何足資問。韓李以來，諸賢論文之語，具在取師之，彼必不爲欺人語也。用功之始，熟讀古人之作而已。豈復有異術哉。冬末，霜自皖歸家，持衡亦自淮上辭館而旋。小男雉乃生一子，此差可喜。賤狀固衰老，然尙平安。今年仍擬赴皖，但不知此生與足下有復相見之期不。承寄換帖，謹璧。霜野處，不欲

一。以縉紳之體自居，况翰林乎？故併不作全東奉復，勿罪勿罪。江淮間冬春皆暖，京師未知何如也。珍重千萬，不一。

周東屏南來，得手書，具悉清適，欣慰欣慰。此時分校出差，二者想必有一得邪。處今日而貧乏，殆無術可免，止有耐心而已。爾在皖亦趨遣，臨場時獲免如在江寧之煩擾，而岑寂特甚矣。頃得殿麟先生書，知其近佳，而擎齋之喪可痛至甚，郡中諒知之矣。衡兒諸望教導，秋涼珍重千萬，不具。

惠書知佳勝，欣慰欣慰。河南關墨亦清正，知必盡其菁英矣。爾固衰耗，然尙能步履，亦樂與少年談說，而院中諸生肯來就談者，乃絕少。士不說學，使人有閱子齋之歎，老翁亦深以自媿。而來書以造士相推，彌增媿矣。衡兒以道費之艱，公車之行竟輟，是亦無可奈何之事也。知京邸亦甚苦，然貧乏乃今日士大夫所同，惟甘淡泊者，則處之裕如。鄙人以此自勉，亦以奉勉而已。相對一談，恐終無時，但有惆悵。朝夕惟珍重千萬，不具。

頃得月朔手書，略悉春來近祉。學使最費心力之任，而體中覺心經煩熱，殊以爲懸念。此無容靜攝之理，似當服天王補心丹也。須用親自製，不能於外售，若僞者更有害矣。爾於去夏至江寧，便住至今，俟冬間乃歸。賤狀不甚異昔，但精神實大減也。衡兒已就此地江浦書院，每年百金，取其近吾而已。卜居江寧事，尙未決，要亦聽之機緣耳。近刻爲諸生兒輩改竄之四書文，聊以一部寄閱，似頗有益於初學耳。江寧有一秀才管同，在其同鄉一通判署商邱陳姓家做館，此生詩文俱佳，乃少年異才，若行部丞，可呼與認，或便招入幕，亦佳事也。率報不具。

前月一書，由舍弟商城令處轉呈，必已達矣。頃於商城處，又得光州使院惠書，併白金三十兩，過承遠惠，銘謝銘謝。晚春和煥，惟恨增福，公事誠不得避勞，所望稍自愛，奮而已。賤體率如故狀，惟不能復讀書。一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志局總無頭緒，縱有開局之日，不爲空言，而衰翁固不能待之矣。近惟稍理故經，於舊所撰九經說，略增數卷，其閒或微有資於學者耳。不知有日更得一接談否。遙望曷任企悵，珍重千萬，不具。

起居近想安好，使軺按部與才校士，勞勩諒不免矣。亦有佳士，大出庸衆者乎。今年屢得殿麟先生書，知其安善。讀所注易，乃不滿意，以此彌歎著述之難耳。爾連年住江寧未返，亦自羸遺。今年刻試帖一卷，又法帖題跋一卷，同裝奉寄覽之。又爾時藝有內外兩編，今亦奉寄，其外編尙可爲今時學者用也。詩古文亦間作，然爾不欲增刻，待死後論定，嘗有人爲刻一全部。若死後無人爲刻，必是其文不足傳，生前縱刻，亦何貴之有哉。今年淮揚河患甚鉅，而他郡則甚豐稔，冬不甚寒，此亦貧民之所喜也。爾居此頗恨可語者希，前言管同曾來謁閣下乎。昨始求得武進黃仲則詩集讀之，固亦有才，然不爲絕出，若管生異日成就，或當勝之耳。相隔懸遠，無由面談，惟珍重千萬，不具。

今年爾得書，具審佳好。吳令親至，談使節近况尤詳也。欲奉一書而無便，計今將還旆入都矣。爾居此平安，但彌覺衰，左車脫一矣。管異之至，承寄銀十六兩，謝謝。明年擬尙處此席，未能便謝去也。聞贊郎能讀書，此大可慶之事。想已婚得孫未邪。奉寄願寶幢畫一軸，爭坐帖一册，上皆有拙筆題識，聊以慰遠道之相念也。計此書至京，差可與軒車相值，率候不具。

去歲聞典試山西，遠爲欣忭。頃獲寄書，知用心之審細，展閱試卷，誠亦得才矣。彌可喜也。又承遠念衰朽，寄以廿金，媿荷媿荷。爾尙如故態，此半月復赴江寧。在里中，在江寧，總不得一異才崛起者，天資卓絕固難，而用功精專亦難也。意常鬱鬱，希可共言，安得更對如雙五其人者乎。茲先作書奉復，俟至江寧有便，更報消息。惟珍重不具。初寒，想動定佳勝。今正當進冊頁之時，「高文典冊」必盛有可稱矣。爾近纘遺，在江寧擬度臘，以待明秋之鹿鳴矣。今年乃開殿麟先生之隕極可悽痛，諒同此懷。歛中舊人殆盡矣。爾頃有五七言詩，今體重雕本，頗增減於昔，刻亦較佳。奉寄一部於尊意，當不妨寄聞也。餘不具。

正月有書奉寄，當已達。頃見試錄，知令弟獲雋，良深欣慰。公山正禮，二龍並轡，世之佳事，孰逾此哉。即日想增佳

適。爾於二月來江寧，今暢適，未攜家眷來，雖岑寂而轉有靜味，固所喜也。祇是精神疲敝，每日瞌睡時多，「朽木囊土」不可自克矣。書一篋奉寄，清拂出入懷襲，亦千里面目也。率候惟珍重，不具。

月初得八月內手書，兼荷佳章及白金之餽，厚誼令人媿赧而循讀鉅製，詞氣奔放，押韻韻如是之多，不覺艱苦。足見雄才，良為陋室之光華矣。敬謝敬謝。頃聞奉節督學湖北，曩在中州，已有訓士之效，今更可為楚中慶矣。此日旌旆應已屆武昌，霜寒遙度使院多豫。爾尚如故態，今冬在此度歲，偶書一篋奉寄一笑。又近作殿麟先生傳，寫一本寄閱之，若為鐫撰述，亦可便附入矣。餘不具。

九月作一書，欲奉寄而無便，置之箚中，遂至許久。即日惟與居佳勝，當尚未按部，只在武昌也。爾曩頑如故態，昨殿麟先生子寄其刻集，併爾所為傳亦刻，不知會奉寄不。然則殿麟尚可云有子也。鄙撰九經說，增添數十則，不記會奉寄不。今更寄一部，設多以贈留心經學人可也。外絹箋十張一篋，併資揮翰。冬晴過久，所欣穀賤，不知能常不奉候不具。

去秋承寄詩及銀，爾于冬間有書奉寄，付杭州葉君，此書會寄到不。今歲來想倍增多福。此時行部何郡邪。爾近平安仍在鍾山也。楚中近有異才不，不知今天下人才，何以若是衰耗。想使者取賢不限一格，或學問或文章，學問中非一門，文章亦非一門。假如其人能作詩文，亦即可取。今世時文之道，殆成絕學矣。由諸君子視之，太卑也。夫四六不害為文學之美，時文之體，豈不尊於四六乎。江南殊苦春寒，又自秋末至今無雨，甚有無麥之患。楚中想不至是邪。茲略報，餘俟後寄。

去歲聞使輅入都，旋晉閣學，已可欣快。新年惟勦定增福。爾今年尚居鍾山，一切纒遣，衰毫有加，固其理也。今春望雙五總裁會闈，文體之壞甚矣。能反之以正，乃士流之所望也。去歲友人刻錢辛楣疑年錄，余為作序，今奉寄一部，監定古人字畫，此書大有用也。江南大雪，二麥甚妙，此甚可喜，但春寒可畏耳。草草略報不具。甲戌。

漸熟，想動定佳勝，爾亦如常。四月間爲治亭制軍邀至江寧，復主鍾山書院，遂攜衡兒來此。此間舊人多相厚之情，今真擬卜居于此矣。京師諸相好，想各安好，亦想各苦貧，此則惟有耐之而已。馬舍彌甥與館選，此最快事，望時教之。爾在此更謀將所訂經說今體詩之類，重刊一本，此則居此之便，愈于上江者也。朝夕惟珍重千萬，餘不具。乙丑。

得五月內手書，具審近祉爲慰。獨聞令郎之疾，令人耿耿，今獲痊不。其症爲癡邪狂邪，此各異治法；又其發止有時乎，抑鎮常如一乎？若有明清了了時，勸之尋閱佛書，與佳僧談論，勝於服藥。此急救心火妙方也。蓋世緣空則心病必愈矣。爾近况如故，今年江南大荒，故欲歸而不得，又須留此一年。衡兒尙未補缺，補後吾或可去耳。承寄廿金，謝謝。秋涼珍重不具。

與劉明東二首

得前月書，知佳好。不欲就館，閉戶勤學，計無善於此者。專精周禮亦佳。凡書少時未讀，中年閱之，便恐難記，必須隨手鈔寫。退之記事提要，纂言鉤元，固古今爲學之定法也。但此等只爲求記之方，一人所爲，於他人無用。後人往往刊行，等於著述，乃是謬也。地理乃史學之一端，須足行多所歷，方能了了。或覓得一當今之全圖，有百里方格者，時懸於前，其間雖有小誤，大體不失，若止於史志上，終不能分明也。張阮林辨吾論大別，謂「南北通道，淮南江北甚多，豈可但云北峽關及信陽三關」，卻不思此通道雖多，而山高徑迂，不便行軍。其可通車轍，易餉運者，只吾邑及信陽耳。吾已以書告之，而彼執不回，且以所辨刊本。吾昔論秦三十六郡，無象郡等四郡，錢莘楣謂其不然，吾更不與辨。謂此等是非，于身心家國，初無關涉。嘵嘵致辨，夫亦何爲。故今于阮林，更不復論，以待讀書明地理者，自能悉其說耳。想明東在縣，已見阮林所刻于此一條，能豁然乎。時事紛紜，未知清了之早莫，吾輩

亦爲所得爲者而已。寒已深矣，珍重千萬，不具。

得書，知明東獲古愚先生及諸太守招于幕中閱試卷，甚佳。想必于江西過夏秋矣。此後行止，更望寄使聞也。承爲爾生日作壽序，甚婉厚誼。所言于微薄，殊不敢當，然命意遣辭俱善。世不可無此議論，亦不可無此文，盡力如此作去。吾鄉古文一脈，庶不至斷絕矣。豈第爾一人之幸也哉。吾近有一書與古愚，付王匯川攜去，明東至古愚處，當必見之也。居人幕中，務須韜晦靜默，勿與衆爭名，立身成遠大之業，此其要節。卽處世得安恬之福，亦此爲召致也。吾近尙平安，但不知今冬得歸里，與明東相見不臨書悵悵。

與管異之同六首

前月得寄書，併詩文，快慰不可勝。相別三年，賢乃如此進邪。古文已免俗氣，然尙未造古人妙處。若詩則竟有古人妙處，稱此爲之，當爲數十年中所見才僞之冠矣。老夫放一頭地，豈待言哉。吾向教後學學詩，只用王亭阮五七言古詩鈔，今以加于賢，卻猶未嘗。蓋阮亭詩法，五古只以謝宣城爲宗，七古只以東坡爲宗，賢今所宗，當正以李杜耳。越過阮亭一層，然王所選，亦不可不看，以廣其趣。吟峒集亦正爲子先導，紅豆老人謬說，勿聽之也。古文若更欲學，試更讀韓歐，然將來成就，終不逮詩。詩文皆已評閱，茲寄還，以「三隅反」，賢必能之矣。年誼疎而師生重，以後書札，勿以年誼稱也。吾所著未刻者難鈔寄，已刻而賢未得者，可指明以便覓寄，餘不具。

昨得寄書，併見贈詩，極知相憶之情。然今歲已暮，固無由相見矣。客中願且自遣，雖不適意，而無傷和豫之氣，乃所望也。古文尙書之僞，此已是天下定論。望谿雖學者，而其人敦厚而識滯，又似未見閩百詩之古文疏證，故執其誤而不知返。大抵在前儒不敢輕棄古文，乃慎重遺經，其理非謬。若生此時，經閩百詩及爾等考論大明之後，仍尊古文者，乃愚而謬矣。賢所見是，自然亦未見閩書，故所言猶多舛失。大抵年少讀書之時，非著書時耳。此更

須面悉不具。

得四月十六日書，知近况平安，但貧甚耳。不知頃更得館不。鮑學使處，吾已作書，屬爲吹薦；若道近便，或一往謁之。寄來文十篇，閱之極令人欣快。若以才氣論，此時殆未有出賢右者。勉力績學，成就爲國一人物也。賢今歲必是專於文大用功，故文進而詩退；有文者此，何必能詩哉！况後尙未可量邪？諸文體格已成就，足發其才，所望學充力厚，則光燄十倍矣。智過於師，乃堪傳法；須立志跨越老夫，乃爲豪傑耳。尙書序但以其出在西漢前，豈爲無可議哉？吾嘗謂劉歆云「孔子序書」，若揚子雲但云「昔之說書者序以百」，不云孔子作此，卽是揚識高於劉處。然雖非出孔子，而是真古書，自可貴，非如僞書，乃可惡也。又古人措語，自與後世不同，不可以後世人用字輕重之法，疑及古人。如「賄肅慎」，此等用字無害。吾嘗謂表記辭欲巧，巧卽易傳，所云修辭耳，不可以巧言佞色，便譏其失。荀子「化性起僞」之僞，非詐僞也，必以今人用字之法，上衡古人，則覺其不當者多矣。賢有名而無字，吾意欲爲命字曰異之。君子之道，同乎人而已。同乎人者，人之所以爲人也。非同乎流俗，合乎汚世也。故曰「君子以同而異」。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以仁以禮存心，達之於天下，是爲同而已。若以此字，頗覺有義，實見以爲然否？甚思一見，若此時急切未得館，或暫歸來，亦自佳。行止酌之。吾今年來平安，但精神彌短耳。略報經說數篇，併寄閱之。已熟，珍重千萬，不具。

東漢六朝之誌，銘唐人作贈序，乃時文也；昌黎爲之，則古文矣。明時經藝壽序，時文也；熙甫爲之，則古文矣。作文者生熙甫後，若不解經藝，便是缺陷。本朝如李安溪，所見不出時文，其評論熙甫，可謂滿口亂道也。望溪則勝之矣。然於古文時文界限，猶有未清處。大抵從時文家追追經藝，古文之理甚難；若本解古文，直取以爲經義之體，則爲功甚易，不過數月內可成也。賢旣作古文，須知經義一體，又應科訓徒，不得棄時文；然此兩處盡開，用功亦兩不相礙。今將吾內外兩稿寄閱，於此兩層，皆各有裨益處，穎悟必能解之。

前作寄書未兩月，而復函至，甚可喜。秋涼想佳適。今年既未能去此館，明年又是場期須歸，若主人留過上半年，亦無取更動矣。吾姪滄江已來，其書不必寄去，內係吾書文集，異之可拆取，亦不必寄回來矣。今人詩文不能追企古人，亦是天資遜之，亦是塗轍誤而用功不深也。若塗轍既正，用功深久，於古人最上一等文字，諒不可到，其中下之作，非不可到也。昌黎不云，「其用功深者，其收名遠乎。」近世人習聞錢受之偏論，輕譏明人之摹倣，文不經摹倣，亦安能脫化。觀古人之學前古，摹倣而渾妙者，自可法。摹倣而鈍滯者，自可棄。雖揚子雲亦當以此義裁之，豈但明賢哉。客中惟慎重不具。

去冬得田令君書，託爲奉邀時望，異之歸甚急，又不知所在，無處奉寄，待至今正，肅乃以書復之，適得異之書，乃知在德州也。所謂「人生聚散，有數存者」，其信然乎。獲依於淵如先生，亦殊佳勝。想六月必歸赴鄉試，吾在此尚可以一晤鹿鳴宴後，吾亦歸里矣。淵如先生能即以謝書付雕否，甚望甚望。八十老翁，獲一讀此，亦不枉一久活也。田公處自己延師，然其意頗厚，今將其書寄來閱之。吾癡頑之狀，尚不減，異之今年想不免稍尋舉業，希作詩矣。客中珍重，一切面悉，茲不具。

與陳約堂九首

前月獲待須臾，旌旆遽發，方切企仰。郎君至，復荷手書存注，又詢知近履萬福，無任欣忭。德門多才，家學累襲，當爲四海不多觀之族。而郎君之來此者，則又一「仙芝琪樹」之尤盛者也。雖鄙夫得見之，爲心志怡懌者累日。况撫諸膝下者哉。願以衰年陋學，無所發之，「求馬於唐肆」，真使虛此行造耳。愧報愧報。見會榜錄，知賢姪孫獲雋，英少鵠起，欣賀曷任。漸熱，伏惟慎護。茲因郎君行還，附候不宣。

久別相思甚切。九月間賜書，藉在江寧，未及接讀，頃始見鈔稿，具審垂注，又荷俾郎君校刻鄙文，感荷之餘，彌深。

愧報矣。卽吉之後，里居自爲上策。今之時事，難於肩任，識必及之矣。第恐事勢迫人，有不能不更嬰籌組者耳。秋闈犬子倖得與名，甚爲逾分。今將其硃卷上寄求教。郎君遠大之器，蹙蹙未足憂。鼂明歲固仍居鍾山，可以聚居。但無以益之耳。賤狀近悉如常，惟老態日增矣。冬寒因使率候近祉，餘不具。

三月杪，郎君抵江寧，敬審起居。萬福。接手書，見推太過，愧報愧報。又荷寄隆儀，益增愧矣。郎君在此，於鼂真成家。人雖淡泊而安恬之甚，所嫌鼂胸臆淺陋，恐無以副其千里來從之意。第傾其所有以與之而已。聞伯母大人佳。城已定，而時日不合，稍展復士之期。石士不能記其山向，有人來望寄知也。聞吾兄彈冠復出之志，尙在進退之間。竊計近日宦途，愈覺艱難，裹足杜門，未可謂非善策。但里居亦大不易，苟非痛自節省，痛改潭府積習，則其勢不能久居。有迫之而出者矣。想吾兄亦必籌計及此，然毋乃有牽係俗情，不能自克者乎。鼂賤體衰，憊然較往昔接對時，不甚相懸，不知尙有再晤之日否。朝夕慎護，率報不備。

前月得手教，具審近祉爲慰。吾兄精神猶健，出而宣績勤民，亦其宜也。但不知擬的於何時赴都門邪。郎君在此一年，愧不能大有以益之，自是日進於廣大，亦復在其自拓耳。鼂舟行歸里，必經大江，石士自以由浙回家爲便，故不可同行也。承命書伯母大人墓志，拙書不足觀，彊爲之耳。而江寧刻手甚低，故令攜至蘇杭，乃上石耳。鼂同鄉章淮樹觀察，於選擇一事，實爲精造，故煩爲伯母擇大葬之期，定於明年臘月廿二，想賢昆季便可遵之，不須更移動也。吾兄若再臨敝省，則鼂猶得藉以瞻對，不則恐將終身睽隔矣。臨書恨恨，無以爲懷。朝夕保重，餘不宣。起居伏想佳勝，企念甚切，而無由接待也。目今寶眷已全至，署抑尙有留居府第者不。豫中盜警，固不至陳，然辦理軍需，當所不免，勤治公事，暇豫當亦希矣。不知此日已得清了未耶。弟今年三月來江寧，一切粗適，惟老態日增耳。安徽江西一路，時和年豐，米價大賤，此則吾兄與弟等所共快者也。東浦方伯甫去安慶，而石君先生又內擢，敝鄉殊悵失此兩賢。而汪稼門之離貴省，亦當以爲惜也。朝夕惟保重千萬，率候不具。

使至，接讀賜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知今冬當有親見之事，荷恩褒擢，理必可期。更冀旌旆再莅江南，俾弟得因復瞻對，乃所大快耳。諭作藏書樓記，擬成一稿，呈閱未審，便堪用。不知新城辦大葬事已成，以尊府世德決之，天道其必爲佳城無疑耳。弟近狀亦尙與曩昔相似，唯精神日短，固老能也。承厚誼過重，極令人慚。率復并謝，不具。

聞去冬逃職入都，今歲始歸，今想旌麾已返陳郡矣。遙想與居，當增佳勝。冀擢任江南，庶再奉言笑耳。弟近狀亦情適，但暗添衰憊，惟自覺知。吾兄與賤齒正同，其健快或猶勝「蒲柳姿」邪。令郎世臺本將入都，途中聞停科場之信，今擬偕弟且赴江寧讀書，弟甚愧其志懼薄弱，不能爲之益耳。茲因其遣家人問省左右，附候近祉。不具。使至，接讀惠書，敬審起居萬福爲慰。又知二世兄籤掣第一，榮授甚速，尤爲可喜。至于近時任官，當新故接續之交，多有不易辦理之處，吾兄當小耐之，亟欲擺脫而去，恐未易言也。江南官場亦甚窘，趙觀察至，將署中家小，盡遣還里，以免累，亦良苦矣。賤狀尙如往昔，承賜多儀，愧謝愧謝。今因使還，附呈拙書四幅，不足云清玩，聊以見千里面目而已。漸涼，惟珍重不具。

使至，得賜書，并以犬馬賤辰，過蒙厚誼，豈勝感荷也。今歲碩士獲捷，良爲可喜，推其行運，宜聯步南宮矣。知其奉命，卽於今年進京，誠爲得計。吾兄解組之時，卽賢子升朝之日，於進退之宜，不亦兩得乎。弟賤狀尙復如故，來歲移主敬敷書院。此「小人懷土」之利耳。茲附使還敬謝，兼候新祉，不具。

與陳果堂

弟與吾兄，雖未奉顏色，然夙聞風誼，託神交者久矣。去歲令姪石士過皖，承賜書，展讀欣忭無旣。但自慚庸陋，見許乃過重耳。又承寄示諸經刻，弟生平自審，以癡妄故，迷失本心，求得一二繫驢櫛，冀以自救，而仍爲習氣所牽。

終無實得。今因嘉惠，迺更增媿悔，願與五兄相望于數百里間，共爲策勵耳。頃爲賢子作墓銘成，殊不能佳，以明區區相重之意而已。謹錄呈閱之。此地竟無附書新城之便，乃由都中石士處轉寄，可謂迂途矣。日幸珍重不宣。

復陳鍾溪

想望清光久矣。南北睽隔，不獲一見。邇者閣下持節視學江東，計按部必至江寧，固私欣可奉對矣。而閣下又先惠書來，辭意醇厚，推許過優，讀之愧悚鄙陋，昏惡足以副閣下望哉。閣下所云「文足以覘士行」者是也。夫士誦習先儒，謹守成說者，固必未盡賢也。乃至肆然棄先儒之正學，掇拾諛陋，雜取隱僻，以眩惑淺學之夫，此其心術爲何如入哉。衡文者不能鑒別，往往錄取，轉相仿效，日增其弊，此何怪士風之日壞也。閣下毅然欲率今日士習使之端，固當變今日文體使之正。且士最陋者，所謂時文而已，固不足道也。其略能讀書者，又相率不讀宋儒之書，故考索雖或廣博，而心胸嘗不免猥鄙，行事嘗不免乖謬。願閣下訓士，雖博學強識，固所貴焉；而要必以程朱之學爲歸宿之地，以此覈於士習，庶或終有裨益也乎。承徵取鄙著刻本，今呈上。九經說詩文集各一部，幸閱教之。冬寒惟珍，重多福，率復不宣。

與陳碩士一百零二首內九十六首屬下卷

再得書，知待奉清佳爲慰。驟熱，遂甚衰羸，乃殊畏之，臂痛亦未大愈，故艱作書也。震川論文深處，望溪尙未見，此論甚是。望溪所得，在本朝諸賢爲最深，而較之古人則淺。其闕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一端其而已。然文家義法，亦不可不講，如梅崖便不能細受繩墨，不及望溪矣。臺山則似於此事更遠，想其所得自在禪悅，而不能移其妙於文內。其時文大不及二林居作也。簡齋已歸而

慨亭於此月初四喪矣。此閒樸學，舍此更無人，甚可哀惜。吳殿麟赴揚州二十日矣，不知今赴鎮江不耳。孔信夫去後未有信來，此閒大僚無不被罪，使人哀歎。世閒臺山允初所事，豈非大得邪？所存窗稿閱其半，然所論已盡。今便以寄還。采之文尙未闕出，呈尊大人名帖，乞爲候安。茲因使還略報，餘當俟面悉耳。六月初七日庚戌。雨後乃大熱，想侍奉佳勝，讀書方勤厲也。文家之事，大似禪悟，觀人評論圈點，皆是借徑。一旦豁然有得，呵佛罵祖，無不可者。此中自有真實境地，必不疑於狂肆妄言，未足爲證者也。肅左臂尙未全愈，鈔辭賦尙未得，餘不具。六月廿一日。

使至得書，具悉佳勝爲快。書內筆勢增進，殊可喜。所不逮者，措詞簡當，波瀾老成耳。此固非一蹴可至，久爲之當自得也。肅臂痛已愈，但筋硬尙不能自捫其頂耳。秋後乃爾苦熱，適有鴈翎扇三柄，意嫌其華，今以奉寄，可供堂上以助清夏，則其宜也。詞賦已鈔得西漢以前，且付來足，朝夕保重。

使至得書，知還姑熟後，佳好爲慰。寄來數詩改本，大勝於前，其述夢作亦佳甚。氣流轉而語圓美，此便是心地空明處所得。由是造古人不難。惟次東坡韻詩尙蹇滯，不爲妙耳。簡齊豈世易得之才，來書所言是也。欲得筆勢痛快，一在力學古人，一在涵養胸趣。夫心靜則氣自生矣。高才用心專至如此，久當自知耳。郭茂愷樂府佳書，作詩家必不可少者，略遲并梅氏算書同寄。尊大人前幸爲請安。想當俟制軍入金陵時來見之，然制軍之來此尙無消息也。涼深，惟朝夕保重，餘不備。

寒初，遙想侍奉佳勝。肅此間如常定於廿九日發權歸去矣。爲尊大人作壽文已就，今寄閱，以謂與熙甫集中壽文之佳何如邪？辭賦續鈔得兩卷，其餘今不及，須俟之來年矣。惠氏左傳補注，亦自見讀書精密處，特嫌其所舉太碎小。近世爲漢人學者，率有斯病，愚意不喜之，覺殊不能遠顧亭林也。閱其書，見爲用力勞而受功寡。隨園昨已自揚州回，然腹疾究能未愈，今見邀作預輓詩也。令舅氏有信來否，今在何所，前歲所與書鈔來，望見寄也。冬

寒，惟保重千萬。

春間龜過太平，值尊府君已去，旋將一札，并扁聯一副，付魏江寧寄去，竟不知得達否。即日想侍奉佳好。今年居此，可與語者尤少，極令人不樂。遠念碩士，彌如芝鳳矣。入冬乃有王真吾來，博聞強識，大是讀書種子，建昌良多才邪。閱邸鈔，知山木先生已令晉中，不可挽入山林矣。其抵任後，意况何如邪。其郎君隨任未，尊祖母太夫人，係與凝齋先生合墓邪，抑不邪。大事辦理畢未，甚念甚念。龜詩稿去歲鈔成二本，爲同年蘇園仲取第二本，攜入皖中，遺失，惟底本存碩士處，當尙存，希爲鈔補。自甲午出京，新城道中賦、木介七言古詩起，凡兩卷也。鈔成遇便見寄。茲寄手書金剛經一部，發願之意，欲供十方善知識持誦，願碩士能自持誦最佳，勿作收藏字畫也。龜於數日內，卽歸桐城，明春當不免復來，衰罷并能此席謝去，乃快，恨不得耳。餘不具。

與陳碩士九十六首

龜冬初在江甯作一書付王生轉寄，當必達。頃在里得七月七日所寄書，具審侍奉佳好。承餽紅布磁器，蓮菰并至，謝謝。龜春閒從江甯，魏君處寄書，乃未達。想在七月後邪。尊祖母太夫人葬期，想在壬子秋冬。誌文擬略遲撰成，自覺確便，寄至尊公處，當在來春耳。厚奮先生墓表，當一併寄來，今尙未成也。龜近衰態彌增，去秋傷鄰，今乃發動，小不適耳。知閱注疏甚佳，然此非一年所能了。勿貪多而欲速，浸灌深則自有得耳。詩古文舉業，當以性情所近，專治一途。一時欲其兼善，安有是理邪。所寄詩五首，有風致而格迥不超，又頗覺語繁也。龜在里中，親族時以事颺之，轉不若客中之靜逸。尊公書今且未復，先爲請安。寶之書亦未復，其專力班史，自爲得要。凡人學問千岐萬派，但貴有成，不須一轍。實有自得，非從人取。斯爲豪傑矣。勿勿略報，餘續問不一。

近想嘉善，龜去歲先後共寄三書，當盡達邪。尊大人前乞爲請安，令作太夫人志銘，謹爲撰成，殊不能工。錄本呈

閱，不知便可用否。其銘內某山字，須酌改填之。爾今春不免復至江甯，老病厭看時文，又居此不能成就人才，所最望者一汪兆虹，而正月內天死矣。尤令人不樂。兒輩就此下場後，明年欲另謀託居處耳。魯君墓表亦撰成，望即轉付其世兄。其厚畚集閱一過，無甚優劣，不須選定，盡存之可也。勿勿不及另作書望爲轉述此意。今冬爾必在里，望爾士與魯世兄秋闈得雋，計借過桐城時，可快悟也。春寒，保重千萬餘不具。王子。

前月得手書，及爲爾鈔舊詩一本，俱至。未及復適，又得閏月廿五日手書，具知近日侍奉清安，爲慰。今年北方旱而南多雨，江西及徽州皆水災。其江南餘郡，則幸不爲病，似尙可爲豐年也。爾居江甯，鄰痛未發，然此所患者在冬，固不在夏也。聞山木先生治政卓然，超越流俗，欣欣快。未知其上官能知而容其若是乎。抑爲世難行之事，勢賤情詭，多方以難之。山木先生竟能以久處不變乎。果爾雖小邑，不徧及世，而亦斯民之福也。簡齋與榕門相國書固善，然吾以謂猶未盡。今世士夫膏肓之疾，必隸其疾，則經云「心誠求之」四字足矣。奚以多言爲哉。學文之法無他，多讀多爲，以待其一日之成就，非可以人力速之也。士苟非有天啓，必不能盡其神妙。然苟人輟其力，則天亦何自而啓之哉。若科舉之學，但勿爲其孤冷，必不諧於時俗者，有聲色使人可尋求，則足矣。得與不要有數焉，無所容心也。爾經說新文，所增益皆不多，然急切不能鈔寄。惟時文有副本者，今檢出封寄閱之。吾家中丞丁艱，此後往來寄書更難矣。石士前書中云：「近讀晉書，爾以謂非也。」謂史惟兩漢最要，次當便及資治通鑑，晉書當又在所緩。韓子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此語於初學要爲有益，不可反嫌其隘也。暑熱未已，惟慎自愛，不多及。

使至，得十一月十三日書，具審侍奉清豫爲慰。秋闈小屈，宜勿置胸中也。二魯之舊，自可喜耳。爾明歲自不能去金陵，石士能來聚居，豈非至樂。所患衰罷遺忘，無以相益，奈何。拙集遽承爲開雕，雅誼則誠厚矣。然從此恐益爲海內學士之所嗤笑，自反亦實歉然，敢忘愧邪。經說今更將底本寄來，以石士處本子，不若此處之全。如已刻不

妨補篇於卷末。其古文十卷，且勿刷與人。如史文靖墓志，鼎已刪去，不入集矣。文既非佳，亦恐招怨。其餘亦有類是者。大抵經說不妨先傳，詩文宜俟身後耳。冬來鄰痛未發，似愈矣。夫文章之事，望見塗轍，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由天授。鼎所自歎者，正在才薄耳。頃見玉鑑夫文，規模頗正。其才恐不免與吾輩上下，無復古人意致佳處也。然所見不多，猶未敢深定，或別有佳勝邪？尊大人出處之事，未敢遙決。里居而能自安，則閉戶可也。苟不能安，則反不如出仕，更審度之。冬寒，保重千萬。餘不一。

鼎在家，接去冬見寄一書。昨到江甯，又接二月十一日所寄書。具知近狀安好，北行已轍。惟尊大人赴補入都，此策亦自佳，但惜隔相見耳。書內云，月之初七，先有一書。此則未經接得，不知何處浮沉矣。錢辛楣先生見陳方伯極稱石士之賢，許古文之必有成，當亦是海內一知己也。前輩愛士雅懷，殊不可沒。至其必欲以秦桂林四郡置初立三十六郡之內，及不許廬江郡本在江南，窺其意似有堅執已見，不復求審事實之病。四郡之立，在三十六郡後，見於本紀甚明，何須更辨？若廬江，則招魂固云路貫廬江，又云哀江南矣。古廬江在江南，而後移於江北。趙豫章在江北，而後移於江南。今之九江、潯陽，皆從江北移而江南者也。夫何足異？鼎嘗謂辨論是非，當舉其於世甚有關係不容不辨者。若此數郡所論，不過建置前後之異耳。得亦何足道，不得亦何足道。于世事之治亂，倫理之當從違，夫豈有所涉哉？荀子云：「有爭氣者，勿與辨也。」鼎於辛楣先生處，已不更作復，聊與吾石士言之耳。考工記一本，今以奉寄。衡兒在家廢學，今令其往山西投兩通家，寬一館學，以拘束之，亦為來春會試資也。觀泉納婦後，仍隨至書院。第三兒亦隨來，又延一表弟左君來晦之。鼎精神又減於去歲相對時矣。餘不備。甲寅不得石士問，近一年矣。去秋鼎於此間，作兩次書至家後，又作一書，皆不知曾見不。遠路通問，固是難耳。竊日想侍奉萬福，今年常常居陳州邪？抑擬暫還家邪？鼎今年三月，攜觀雉兩兒來江甯，近况平安。但鼎日老，懃精神全減。若右臂痠痛，作書艱難，大字竟不復為矣。此間東浦方伯去後，彌覺蕭索，吾亦思引去耳。九經說已刻成，尚在

刑改舛誤，稍遲可以刻本奉寄矣。衛兒留居里中，有信來，知亦平安，但嫌其不勤爲學耳。隨園主人病腹泄，三四月不愈。老人若此，亦甚可憂。前輩凋謝欲盡，而世事未平，使人四顧增不快也。兩魯在家佳，不有消息至邪。胡稚君在浙江作一小書院，而爲保舉事，大致窘困矣。石士作何功課，安得更一聚談邪。五月而氣候殊寒，保重千萬。略報，餘不備及。五月朔日丁巳。

路管家至，得書甚慰相憶之懷。知侍奉清佳爲快，而發書之夕，被回祿之驚，殊助怛悒。霜後涼深，願更珍重。寄來文字，佳者極佳，劣者自劣，已爲分別論之。此後能自審決，不輕下筆，乃所望也。爾今歲致趙觀察及王禹州處兩書，乃俱未答，而去歲有寄鈔本五言今體詩選，乃亦未達，而爾今亦且忘其爲付何人矣。遠路字寄之難，乃如此可嘆也。此五言詩，方觀察世兄已決意爲刊，今不須更鈔，而古文辭類纂，現亦在方處鈔寫，伊明年必攜入都。都中如有能共刻之者，固佳矣。否則，仍要齊五六家于南京，刻亦可，須方世兄總其成耳。寄來九經說三傳補注各一部，如王禹州處寄本亦到，則分一部與習之，所屬藏書樓記已就，此文尙爲爾近日文字中稱意之作。石士觀之以爲若何。賢舅氏之集，爾留之家中，未攜來，意以謂石士所折，欲去之者皆是，而吾亦精神不足，不能爲細心。看此數巨冊，計尊府於歲杪，應有人歸新城，可過桐取去爾簡齋於揚州就醫未返，聞須九月半乃回，而其脾泄亦時愈，時作，終是衰態也。承遠惠多儀，厚甚，謝謝。舊蓄麓臺侍郎一小幘，聊寄以佐書室中清玩。外惜抱軒稿課讀文各一部，適散取盡，故無以多寄。楚氛未靖，甚以爲憂。佇望索倫，此一大捷耳。今歲若不得清了，則愈難爲兼矣。爾擬十月初十日後歸桐城，石士想今歲杪必行入京，當住令侄編修處邪。以俟秋試可矣。此後致書唯當以達之京師耳。王夢樓在京口，陳東浦在蘇州，其集皆不能得，俟後索之。霜寒珍重不備。

西漢人文傳者，大抵官文書耳，而何其雄俊高古之甚。昌黎官中文字，止用當時文體，而即得漢人雄古之意。歐曾荆公官文字，雄古者，鮮矣。然詞雅而氣暢，語簡而事盡，固不失爲文家好處矣。熙甫於此體，乃時有傷雅，不能

簡當之病。若黎非先生此數篇，又下熙甫數等矣。但以其議論設施言之，則亦足存。若爲之竄改，則大難矣。以此知文字必須身前自定之也。龍頃自定詩集十卷，文集二十卷，詩集現付刻，計明秋可以成工。文集俟再辦耳。使至得書，具審近祉。入都之計，輟止亦善。而明春過桐城，又得一番相見，則尤所快慰矣。龍於十月自江寧行歸，其月杪到家，今皆平安。老年惟耽愛釋氏之學，今悉戒肉食矣。石士聞之，毋乃笑其過邪。然其間頗有見處，俟相見詳告耳。尊大人前此名請安，行人勿勿不及作復函。今歲既以軍事留行，恐明春行，亦未能速耳。經說及補注，俱付使者。餘一切俟面悉不具。

去冬一札，想已達覽。新正諒侍奉增勝。龍如故狀。去臘之朔得一孫，而衡兒大病一場，幾死。今乃痊愈矣。擬於二月念四五赴江寧，石士能于此前至，乃佳也。署中想一切安善。聞教匪又漸入豫，此殊令人愁恐。辦軍需不能驟也。奈何奈何。龍齋先生於十一月十六日捐館，使人有風流頓盡之嘆矣。餘一切面悉不具。戊午。

頃得四月十八日杭州見寄之書，知此解纜欲發，計今抵家當旬餘矣。寶眷自一切安勝。植之當亦佳也。龍居此如故狀。詩集刻成，今以封寄行後，乃知所鈔奉贈五言詩遺未取去。有茲刻本亦無所用彼矣。江西開府處，乃托方坳堂觀察爲致書，非龍自致也。伊是兩姻家，可於往來書中達其說，亦非專函。縱雅意審思，遂不辦。彼言之亦無害耳。漸熱惟保重。餘續報不具。

前月作一字，並龍詩集一部付江西提塘處寄新城，不知得免浮沈不邪。想與寶眷久已平安抵家。今當命期應試會城矣。保舉事辦未。方觀察與張撫書，則固已達矣。此間一切如常。衡兒尙未至，伊蓋俟北試人同伴耳。詩集今更以一部寄來，以備前有失也。餘不具。六月十一日酷暑中。

石士自歸新城後，此間總未得消息。而龍於此寄兩次字，亦不知其會到不邪。見江西全錄，石士乃又被屈，使人憤慨。然卻願石士恬然，勿以櫻懷也。明歲必有恩科，固當就試北闈。想必先省覲，過桐城，可一晤邪。植之在貴宅

佳不。江南榜亦甚不稱人意。伊當亦見之矣。鼐於八月半後，攜衛兒遊吳中，遂至西湖，亦是衰年一快事。想石士聞之，亦爲余喜。作古今體詩四十餘首，擬明年以補入集中，其間頗有奇作也。九月杪回江寧，近狀平安。於此間先遣持衛入都，然後鼐還家。十一月初十頭事矣。東浦先生來此爲武主考，以督撫皆任河務不能來。其四郎君又獲雋，殊以爲大快矣。鼐在蘇州，獨值莘楣旋里，不得見。而鼐去江甯時，王蘭泉適又來此，此却是今秋可恨事耳。頃江甯已大覺寒。新城想不當爾。惟保愛，餘續不具。十月十三日。

頃爲蔣心餘之子作墓碣，願以自喜。石士試覽之，以爲何如邪。鼐今歲寄石士後一書，即付此君之子帶去者，不知會送到不。今亦不知其所在，想不出南昌。煩轉訪得，以此文付之。鼐又爲隨園作誌，此老身後，大爲杭州人所詆，至有規鼐不當與作誌者。鼐謂設余生康熙間，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其人曰：是固宜也。余謂隨園雖不免有遺行，然正是朱毛一例的。其文采風流有所取，亦何害於作誌。第不得述其惡，轉以爲美耳。其文頃未及鈔寄，石士評吾此論，非謬邪。鼐於十一月六日回里，衛兒即於此日入都。頃桐城寄來九月十七日所發書，一切俱悉，所要五七言今體鈔，今寄去。至五經莊子等，卻在桐城，正須後寄耳。

久未得消息，懸念之至，使至乃甚慰。然念石士方欲以文字自適，而當摒擋官舍諸煩瑣之事，可謂達才易務矣。然處之正須細心寧耐，此中卽是學問也。聞習之之亡，使人痛悼。近來才志之士，天使之得成就者，何其少邪。夢樓所閱詩稿及植之詩，今寄來，朱筆則鼐記也。夏間新城寄來府報一封，今並寄山木文，且將印本付來，足其板。旱路難帶，擬攜至桐城，俟遣人回江西，過桐取去可也。鼐詩補刻五卷，十卷之半，甫付之。俟刻畢再寄。謝運山陸廣西撫胡維君自不能同去，不知作何行止。夢樓大病背疽，今收口尙未盡。病中仍晝夜危坐持誦，亦殊學道之功矣。衛兒未考教習，留京無事，或將歸也。此聞。九月望日已未。

新年想侍奉增祉。差至得書，祇悉一切。荀子及蔴菇杏仁收訖，謝謝。去冬十月惠書已至，而十一月書則未得也。

所論道書河圖之旨極佳。至如荀子得用於世，未知所就何如，此非吾儕所敢臆斷。若古禮一朝必君臣皆立，無有坐者，吾論語說中已辨之矣。坐朝蓋起於戰國之佚君，而荀子乃不能辨此。與乘六馬，皆春秋至戰國中，間變易之事。其間書傳至少，無由斷爲誰始耳。至都有雍同鄉新改部之汪崇義，及歛新庶常鮑雙，五皆佳士，而於鼎素交不及一一作書，往宜晤之爲雍致意可也。雍詩有補入鐫者，今以一部奉寄古文辭類纂，且以鈔者寄去，尚有未畢之本也。山水先生文似無庸更作序，但以龜志銘刻入其集內足矣。習之有石士哀辭，其人已盡。若欲埋名，亦以石士言之爲有情，可以有佳文。自雍言之，終是疏也。胡維君乃隨謝中丞至廣西，持衡已至浙江。此時在會稽看縣考卷畢後，或在浙作館，或歸里，尚未得其信。雍二月底赴江甯，別後亦作數篇文字，然無甚佳處。又鈔不及，今以有本者奉寄。尊大人前請安，不另具啓。春雪寒甚，草草奉復，不多及。正月廿二日。

使至，得三月廿二日手書。知佳勝擬孟夏初入都，然則今已行矣。盡己之道，得失進退聽之天而已。想高明所見，亦若此也。至論重卦，謂甯人不始于文王說爲不然。則周禮於三易皆云別卦六十四，則甯人之說不爲非也。張桐岡詩文略覽，此殆是奇士。古文雖似未能入妙，然頗有規格。詩更勝於文也。留此熟復之，再報。古文辭類纂僅有兩類四本，且寄來其餘尚在人手鈔，尚未畢也。使行欲速，略復不具。

月初鮑庶常入都，過此作一書，並古文辭類纂付之時，勿勿多不及詳。秋涼想佳勝。北闈事畢，佇望一捷。假如不得，南歸邪。抑留京邪。所論廩而不征，廩是屋稅，征是貨稅，歷如今房租，非如今地丁矣。古市屋有官作，稅之豈謂無理。唐稅閒架，乃民所自爲屋，安得一例乎。夏時冠周月說，誠爲不當。此閭百詩駁之極暢。載尙書疏證，可檢視也。唐棄維舟，司馬溫公是其事，吾意以爲非。夫要功域外，以病民者，固不義矣。若棄已成之功，失控制之要，其爲國病，亦豈小乎。假令牛奇章非出于忌媚，忠於爲國謀，吾猶以其策爲失矣。願甯人謂夏商皆有重卦，此據周禮太下，其別皆六十有四句爲證，非誤也。至以左氏筮詞不見周易者爲夏商易，則無據之說。左氏所載元卜辭，吾

頗疑其自造。非當時本占，其筮詞亦豈必誠有哉。况敢定以爲夏商易乎。享禮之禮，賓以奉王也。但稱一享字，則不辭，安得因是混主禮賓之禮乎。聘享與私覲，皆同行時之，不容多閒，安得雜以主賓之事邪。寄來張桐岡詩文，皆有可取處，佳士也。其人似無師友見聞之助，故不能卓然成就耳。爾近苦脾泄，閒止閒作。老人火衰，極是不佳之候。簡齋亡前三四年，正如此。此亦聽之，其餘率如故。草寄不盡。

自七月來，爲鄉試人所矚，疲敝欲死。今始甯靜，得作此書。然來者惟蘇州較多才穎，十餘年後，儻出者終在吳人乎。

九月在江甯，見京兆題名錄，知獲雋甚爲欣快。頃使至得書，知近侍奉在陳州。一切佳勝，又增勝也。爾在江甯，曾三次有書相寄，內有鈔本古文辭類纂，及閱石士所爲文，乃竟未有一字得達，豈行者遲緩故邪。想今必在令姪寓邸也。尊大人大壽，正思作一序，尙未能定草。蓋爾昨日始到家，一切勿勿之甚。下月若有尊使過桐時，望令其來取也。衡兒見隨來家，明年當與馬舍甥父子同入都，自當相見。爾以年衰，畏涉江濤，明年故居安慶，敬敷書院矣。文集，江甯諸君合爲鐫刻，約二三月可以成功。爾亦姑聽其意。近狀大約如舊，餘俟報不具。

前月晦一書，當以達。今計已計偕入都矣。爾近狀如前，爲尊大人壽序已脫稿，亦未能佳耳。今鈔一本子寄閱。方植之一書，并寄伊七言律，乃大進，極可喜也。衡兒須正月初北行，此間一切，彼到京自詳之。前幾次所寄古文辭類纂，當悉收齋。此閒記憶不真，設有寄重複者，可寄還也。都中晤覃繇先生，吳穆人，汪存義，鮑雙五輩，可爲各道相憶。嚴寒惟保重千萬，不具。

新年想勳定增福。去冬便公車北上邪。抑遲至今春邪。爾作尊大人壽序，俟使者來取，而竟無人至。豈尊大人歸途不經此乎。爾入春來，亦尙如故狀。二月往皖，石士想不免作舉業，固當不爲一世所不好也。此間一切，衡兒來京，可以面述，故不詳具。去歲作一字擬付使者，今并寄閱。辛酉

月半得京鈔，知榮與館選，欣慰之至。茲尤足慰尊大人之心矣。夏初尊大人過此，精神與致極佳，想歸後屢有字入都矣。爾居此亦粗適，但寡可語。敝郡殊乏人才，更求一方植之，乃不可得。植之今歲在汪稼門家館，其舉業加進，殆可望中矣。彼云六月擬過此，石士今當不免，且勤作館課，他事亦當姑置矣。貴同年中，爾所知差少，中必有佳士，猶願聞也。前番寄來文四篇，今并寄「飽乎仁義」兩義，真足存矣。望見衛兒時，勸諭以靜坐寡交，想彼心如野鹿矣。寶眷今年入都，不朝夕珍重，不具。

得五月廿二日手書，具知佳勝，爲慰。爾六月初，有一書交摺差，想今已達邪。爾書正言，今石士宜留京受職，或歸省耳。皖中殊靜於江寧，寂窳則素性所能耐，賤體亦未至甚狼狽也。但恐老翁理無久壯耳。明年歸覲，必過此，當得一會。衛兒督教之苦，或有動耳，甚願甚願。古文已刻就，正在校改，未印出。周東屏回時，當可寄來矣。初寒珍重，不具。

去臘得十月九日所寄書，具知佳勝。此日想勤作館課，散館後決計南歸，良爲善策也。爾去冬大病幾死，今雖愈，而時復發熱之氣，要之此亦衰年應有之事，但恐未足當「朝聞道」三字耳。文集刻成，而殘缺數葉，至今不曾補來，故且未寄京。俟得，卽寄來也。寄來數詩，有利純雜出處，已略評之。南來相見，得更詳論之耳。衛兒無論中，今年總令回來，或便可奉陪同舟矣。江西鄉闈得樂君甚佳，此與吳蘭雪吾皆未見，然見其詩，誠一時佳士也。植之今在阜陽王令處館，明日動身矣。茲附閱新社，保重千萬，不備。壬戌。

夏間得邸鈔，知已留館，甚可喜。葉治三來得書云：「秋間南旋。」不知今已侍奉在里邪。抑尚在途邪。一切佳勝，不甚念甚。念寄來之文，尙不免牽於應酬，不能極其才力所至。此後肆力爲之，當大有進步耳。亦止是熟讀多作，固無他法也。爾近狀尙如故態。此月廿一日回桐城，十一月初赴六安州，爲修志書，臚底當歸。書云：「入都時，擬見過。」極喜。垂老更得一相見，真所願，須必得果耳。新刻文集，在京時已得未，今更以三部奉寄。鄙意殊有未協。

欲改竄者，而已爲江寧諸君所刻。凡文字大抵不欲早付雕也。衡兒尙未到家，漸寒珍重，千萬不盡。去冬在六安，得所寄書，悵悵之至。相遲早五日耳，遂不及見，甚可惜也。卽日想佳勝，侍奉萬福。昨得臘底見寄之書云：「有欲來皖之意。」果爾，可一快晤矣。但此間覓今歲之書院，則必不可得。若明歲，則石士當進京考差矣。或由是向維揚一行乎？然恐亦無大濟也。爾閱所作古文本子，自己接著寄至六安者，仍前古文耳。所益無幾，大抵近作詩進而文退也。此本且存此，俟駕奉還。爾在皖如常。衡兒乃在淮安書院，茲略報餘面，悉癸亥。今秋爾以借書院與臬臺暫歸，而石士適於此時過皖，遂不得見。行後十日，爾始至，聞之甚可悵恨。連得三書，盡知在途安勝。置家章氏宅旁，得暫安息，甚善。不知行旌以何時抵京，想仍與令姪學士同居也。爾頃又自皖回家，度歲一切平安。幼子執雉，於前月底生子。衡兒辭淮安之館還家矣。石士前所寄文，俱爲閱過，其間卓然精詣者，不能及半。而牽於應酬者多，大抵好文字，亦須待好題目，然後發積學用功，以俟一旦與會精神之至。雖古名家，亦不過如此而已。吾刻集後所作亦十餘首，然精神日減，文有退無進矣。時文除石士所刻六十篇之外，又得百廿餘篇，其中佳者，似可與荆川鹿門抗行。此事在今日，殆成絕學。以俗人但知作科舉之文，而讀書好古之君子，又以其體近而輕之不爲，不知此與作古文亦何以異哉。章觀察已喪，寶眷自當急入都，然恐不能得速，正可隨纜船之尾耳。山木先生文版，吾已忘卻存於何處。今走字與吳子見白之，承寄紙甚佳。今寄竹筆筒一枝，古尺鑲紙一枝，聊慰遠送之懷。冬暖殊甚，不知都中何似。朝夕珍重千萬，餘不具。去冬一書，自江寧寄京，已達覽未。石士行於何時抵京，寶眷又於何時行到，想一切安好，甚念甚念。爾頃已來皖，攜衡雉兩子，併一長孫居此，亦稍適。筆記長有改竄增刪，故未欲刻，正須待身後耳。六安志尙未刻出。廬州志刻出矣。然惟沿革一門出爾手，餘非所作。書多亦難寄，另俟便耳。令五叔所託作令十三兄志銘，苦未寄行，略來以意所知者爲之，想亦不過如此。而不知其字及其妻子姓名中之科分死之年月，故其文空若干字，煩石士填之。

其有須改者，便逕爲竄易。更望鈔一定本是寄。章淮樹觀察已喪，亦甚可傷。劉明東今年在懷寧縣署作館。方植之卻閒在家也。答令叔一書，希爲寄云。朝夕珍重千萬，不具。甲子

三四月間，連得京邸，見寄兩書，具審清適爲慰。爾亦以兩次書寄京，然書來時皆未達，今並至。不眷屬於何月始至京邸。甚念甚念。泰山道里記，三十年前，隨手寫付，承爲鈔來，大增舊游之感。然爾生平作文自少。如此等遺佚者，要亦希耳。近日亦無甚文字，足相寄者。經說筆記，皆有增益，終不成卷帙。盡舉付刻，正須待死之後耳。石士寄來文字，達生解最佳。庶幾東坡述典，亦可然未出近人疆域。大抵頌辭，每以嘯嚙爲病。能如孟堅典引，已是大難。况西京乎。與明東書，祭靜山文，益不佳。陳戶部文一篇，不能見佳處，然不至俗陋，便是可學。大抵學古文者，必

要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若但能默看，即終身作外行也。寄來文章體則，此是一鄙陋時文家所爲，其論之謬處，便大謬。如數胡潛不謬處，亦膚淺不著痛癢。如云以理爲主，便是必須超出此等見解者，便入內行。須知如此參禪，不能說破，安能以體則言哉。寄紙印書甚佳。今以詩集三傳補注各五部寄來。文集版尚在江寧，率寄不具。

自入春來，惟動定佳勝。孫庶常家足力來，得書略如近狀。爾亦尙如舊態。今年尙在皖，此時尙在家未往耳。衡兒竟以盤費不給，不能赴公車矣。石定去年考差，文佳甚。今年會闈，或當與分校邪。甚望甚望。鐵夫不遠梅崖，誠然。墓表自與神道碑同類，與埋銘異類。神道碑有銘，似墓表用銘亦可通，然非體之正也。吾謂文章體制，當準理決之，不得以前賢有此便執爲是。如贈序中，用不具某頓首與書，同此類。魯公蔡明遠序體也。直當斷以爲不是耳。安可法之邪。今年吾鄉有作衆珍版者，擬將經說及五七言近體詩鈔，另皆印出。常於秋冬間可奉寄。劉明東縣試得前卷，必入泮矣。伊今在郡珍重，不多及。乙丑

正月奉寄一書，必已達。入春想清佳也。爾今年已至皖矣。而四月爲治亭制軍遣人固邀來金陵，今既至矣。卻便因此，思買宅爲金陵人耳。衡兒亦隨來，此欲爲謀一小館，卻未易得也。劉明東已入泮。方植之今在六安教徒，俱

平安。爾現在刊刻未刻之時文。其餘所訂之書，亦便思因居此，一切更刻一定本，當陸續辦之。今年榜眼徐頌者，佳士也。石士曾與之談乎。馬彌甥與館選，想必時見。諸事教之。京師豈能免酬應之繁，當自不廢。閉門誦讀之趣，然安得更接對，一快晤邪。漸熱，珍重千萬，餘不具。

連得數書，具悉近况爲慰。竟欲出京南來，吾固欣與石士相見，以解思憶之情矣。然爲石士計之，亦有難者。若只是一身，攜兩僕至此，則便於吾處住可矣，何必買屋。若攜家而來，計家口不少，豈三百金之宅所能容邪。又不知石士此時，已將分授產業，已費去無一存邪。抑尙留少許，差足爲生計乎。此間住家，約須有二千金買一田一宅，乃可稍爲常居之策。然度石士有二千金，亦當且留京，以待丁卯，或得一差，不須急爲出京之謀。以此思之，須更熟議，不可造次，令進退難也。吾則定居於此，今已買一田供食米。明年衡兒攜其婦來，且住書院，緩緩置屋。大抵買屋亦得千金乃穀耳。近狀大抵平安，略報不具。

所寄來詩文，皆有可觀。文韻致好，但說到中間，忽有滯鈍處，此乃是讀古人文不熟。急讀以求其體勢，緩讀以求其神味。得彼之長，悟吾之短，自有進也。詩以五言爲佳，見寄三首，及爲陶意雲啓圖之作，皆極善。此是與會到故也。七言嫌落俗套，無新警處。蓋石士天才，與此體不近，不必彊之。大抵其才馳驟而炫耀者，宜七言深婉而淡遠者，宜五言。雖不可盡以此論拘，而大概似之矣。吳蘭雪前歲曾有一文字，爾爲閱過，併有一書與之。其書係衡兒付曾運使，看來蘭雪似不曾接著也。此番所寄來之文，吾因石士與之至好，便同學徒文一例抹閱，亦孟子所云「有人之患者矣」一笑。大抵作詩古文，皆急須先辨雅俗。俗氣不除盡，則無由入門，况求妙絕之境乎。此間作古文有荆溪吳仲倫，作詩有江寧管同，又梅總憲有一會孫，忘其名，才廿一歲，似異日皆當有成就者，亦視其後來功力何如耳。吾時文尙未刻完，殆須至歲暮乃成名。惜抱軒外稿，爾又拜。前聞石士有出京南來之意，爾以爲其計非是，故作書奉止。今亦竟不見南來，是其止決矣。然究不知在京如何。

住下也。甚念甚念。龜在此平安。至修志之說，恐不免爲空言耳。此日有司窘乏，欲如顏原矣，何暇及此。而省志非各郡縣志悉成之後，不能爲也。陳君其松，良爲異才。其文筆殊不易見，深以數年之功，可以成一家數。以爲知縣「賊夫人之子」矣。龜近來作文字甚少，終是有衰態。時文十一月當刻成，又刻試帖詩一小卷，年內併可奉寄耳。衡兒已回家，雉兒當來此伴度歲，尙未至。今正撤如僧房矣。既無人共語，亦不復能讀書，默坐終日。朝食則飯，哺食則粥，其脾衰亦似簡齋之暮年。正以無厚味之傷，故不似其常泄瀉耳。已寒，惟珍重。

前月作一書，付陶世兄將以奉寄，未發，而得九月廿六日寄書，乃知前奉寄之書，及閱過石士所爲文，及蘭雪之文，俱未接著。然今當必接著矣。頃寄與小峴書，及山木誌文書後，皆佳。然有未調適處，故爲竄改。昌黎云：「詞不足，不可以成文。」理是而詞未諧，故是病也。至進冊頁之文，以爲翰林文字自可，但不能高古耳。須知真翰林之文，如典引、貞符、滄州過闕上殿疏，皆不易到也。決意南來固佳，然閒居何以治生乎？必須求一書院。吾見今頃日求書院者之多，反不如在官之不爭也。修志必不能開局，但空言耳。衡兒已抵家，雉兒已來。雉兒今年又生一子矣。吾此數日內，盡取所藏法書名畫賣之，欲得千金，於此購一宅也。今年南中寒甚，京或更冷邪？朝夕珍重，不具。新歲想動定佳好，龜亦略如故狀。但相別又增一年矣。可勝思邪？去冬兩書，由陶三哥處奉寄者，諒已至。臘底吾兩兒皆有事回家，書院中乃僅一孫，與一堂姪相依度歲。固是岑寂而清靜，亦可喜也。偶作經說兩篇，寄來閱之。南中冬春間異寒，北方恐更重，希加珍重，餘不具。丙寅。

得立春日書，具審近狀。入今歲來，體中大健邪？甚念甚念。正月初，龜有一書，付廬江胡君稷奉寄。今聞彼乃逗留淮上，不知此書爲寄到否。石士近所作文字，駿邁勝往時，誠是進也。更盡力爲之，自更有勝處。詩不必廢，但所重在此耳。龜時文刻成，且寄兩部，諒繁者必多，須後便可也。臧君所索文，俟少遲作得，併復其書。至修志事，茫然無期，恐不可冀矣。龜居此平安。卜居之謀，亦尙未可也。餘不一。

漸入夏，想安好。前所寄時文兩部，當已至邪。爾近平安。衡兒已就江浦一小書院，歲修百金。至此間買屋事，尙未定也。與宣城張惺齋及吳舍親兩書，乞分致珍重，餘不具。

連得兩書，具知安好，爲慰。爾在此亦平安也。送集正序甚佳。風味疏淡，自是好處。從此做深，或更入古人奇妙之境。然不可彊爲，反成虛矯。大抵石士之才，與學古錄爲類者，茲亦足以名於後世矣。保送道長之事成否，其得失實無甚關繫耳。所寄令叔行狀已至。爾老懃倦於筆墨，賢從兄弟未嘗來求，亦可不作矣。經說今增成十六卷，今寄存石士處，或死後爲刻之。已夏，珍重不具。

前月寄書至，具審安好，爲慰。爾此間亦平安也。所寄之文，乃不爲佳。有一篇以鄙見略竄改之，或差勝耳。近江寧有管同秀才，其古文殊有筆力。其人貧甚，在河南作館。寄數文來，今時中所希見。其年廿六，異日成就，未可量耳。微覺腹中書卷，不足濟以學問，不可當矣。有李生取吾試帖刻之，今以一卷奉寄。往有刻試帖者，列吾名數首，乃非爾所作也。今年江西數省禾麥並豐，極可慶慰。但淮揚又苦淮溢昏墊，爲甚可哀感耳。吾所收藏翰墨，已半歸曾贛谷。今但有其半矣，行亦所去。世間蓄聚，能及四五世者，渺矣。近隨園夢樓插架之軸，皆不知歸於何處，令人悲慨。轉不若身在散之之爲佳也。前所寄經說，已達未。竊謂說經，古今自有，真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爾所媿者，功不沈密，不能專治一經。然每於一經內，有一二條的論，自當爲後之專治一經者所採用。姑存此書，以待其人耳。在都見秦小峴汪銳齋諸君，希爲致候，不及一一作書也。朝夕珍重，不具。

入夏，頻得書，具知安好。頃令妻舅魯君來，近狀得聞益詳。所苦政在清貧耳。然實無術，節嗇而已。安能量出而爲入邪。諸文時有佳處，時患語繁拖沓。大抵簡峻之氣，昌黎爲最，更當於此著力。爾老病時有，然不至甚。寂寞無可與語者，殊使人悶悶耳。秋熱猶可畏，珍重珍重。

八月內，有一書付康茂園方伯帶入都奉寄，已達覽未。今年寒至倍早，體中佳不。吾因畏此寒，遂輟歸計，俟明年七月乃回家耳。頃見吳中王鐵夫集中，有跋惜抱集一篇。此君乃未識面之人，而承其推許，使人有知己之感。其論鄙作所最許者，序事之文。甚愛朱竹君傳，而不甚喜攷證之作。愚意謂以攷證累其文，則是弊耳。以攷證助文之境，正有佳處。夫何病哉？鐵夫必欲去之，亦偏見耳。其文章不媿雅馴，亦今之奇士矣。吾前作禮親王傳，有數事託吾鄉吳禮部爲考詢的確，而未至見時，望爲一問之也。有信只寄江寧，不必寄桐城也。餘不具。

十一月有一書奉寄，當已達。歲行盡，念石士近况佳不。歲事未至，甚窘迫乎。殊念龜近作禮親王傳，錄一本與石士閱之，似尙可。道園學古錄中文，以較韓歐，便覺遠在况子長乎。然只可如此做去。若勉强作漢人，則反成明人之僞體矣。又近刻試帖題跋，龜自謂所論書理，有勝前賢處。都中近日書家有誰，今寄四本，以聽石士之轉送也。龜此間平安，買宅未可得。前月老妾來，便住書院耳。珍重，餘不具。

春來，連得兩書，具知佳勝。去冬長郎納婦禮成，欣賀欣賀。一二年間，可抱孫矣。龜在此略如故狀。惟精神乏竭，至不宜看書，又無人與言，殊覺日寡味耳。衡兒已赴江浦館，觀兒在此行還家去，換雉兒來也。石士所寄來文字，亦自可存，但非妙耳。此等題文字，本難以得妙也。祝先生禮記注，妥當。但取古本移其次，總不是。魏文貞公之書不傳者，以其移古次，而人不遵之也。况後學乎。郊特性中之昏議，乃儀禮後記，真是禮記矣。若昏議冠燕義諸篇，龜疑是后氏曲臺記耳，非周人所記。今以此爲主，而反以周人之禮記附其後，豈爲當乎。陳集賢之注，誠未爲佳。然今恩恩爲一書，便欲勝彼，恐尙未易言耳。又注書之體，欲簡嚴，勿於人爭辯，爭辯是疏，非注矣。世有注禮記，義明了於陳，而文少於陳者，斯乃不刊之書。而陳注乃可廢矣。覃谿先生勸人讀宋，儒者真有識之言。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曉曉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讀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

爲其玩物不彌甚邪。黃石齋注經，龜所未見，其學乃陽明之學也。恐其注亦只是此義耳。吾今年邀方植之來，課孫學文，書院中略可談者，惟此耳。劉明東館於望江師，令處不知其學有得成否也。徐直卿兄弟，知已入都，碩士見未。吾寄法帖題跋於吳與之，彼當未接著也。餘寒惟珍重。丁卯

接正月書，具知近狀清佳，爲慰。吾去冬及今春，兩次有奉寄書，內皆有鄙撰文字，及與吾鄉吳禮部書，石士發書時，故未達，今已達邪。遠路書每苦滯，但又恐失脫耳。資之不愧苦心力學，但不能大超越耳。久之功深，自有真得，今不可彊也。其文已略爲評閱，今寄繳。吾今晝食夜眠，似無異去歲，而精神則大減矣。甚思對石士一談，不知天假之緣，石士便得江南一差否乎。今年方植之在此教吾長孫，此兒十六歲，亦開筆作文矣。植之頗苦善病，不能極力於學問，此天限之也。楊蓉裳駢麗之才，亦自可貴。住此稍近，時與晤言，但所尙故不同耳。小峴侍郎已居要職，知其好學，志必不頹，第恐無暇晷矣。都中更有新出英俊者乎。惜抱軒稿兩部奉寄，已熟矣，惟珍重不具。

作一書，求未得能爲寄至石士者，而得石士三月朔見寄之書，具知狀平安，欣抃欣抃。所寄文闕之，果勝於舊。氣加開爽，詞簡而達矣。名位一篇，乃未見佳。漢人之文，如論衡，乃不足道，謂蔡伯嗜祕其書，乃越中僞造之辭。伯嗜何至貴是書。其言平者，則陋，奇者，乃悖，奈何欲擬之乎。名位俱聖人所輕，「不患無位」，「莫己知」，是也。於二者稍存優劣，理皆不足。茅鹿門嘗言作文，須占地步，如石士此論，所占地步不高矣。天四傑誠不足貴，然亦其不幸耳。吾見世有器質輕躁，然致位卿相，且壽考者矣。天道詎必可知邪。吾此月脫一左車，餘如故。惜抱軒稿，因以紙厚，寄書者不能將，復寄不具。

久未得消息，甚念甚念。秋涼來，想佳勝邪。所寄來文字，無甚劣，亦非甚妙。蓋作文亦須題好，今石士所作之題，內本無甚可說，文安得而不平也。歸震川能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韻疏深，此乃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此境又非石士所易到耳。文家有意佳處，可以著力，無意佳處，不可著力。功深聽其自至可也。藉秋間因酬

對應試者之勞，遂病數日，今已愈。然歎老翁不復堪事也。今年河道艱阻，京師百物必愈貴，居者愈難，石士不至甚。德邪。若便南歸，亦未易謀。一安居之策。人生如浮舟江海，聽其所至，非智力所能與矣。已涼，惟珍重。餘不具。前月得一書，陶意雲至，又得一書，具審秋來近狀，佳好爲慰。此番寄來文字，勝於已前所寄，足見功力精進也。字句微繁處，已爲節刪。大抵作文，須見古人簡質，惜墨如金處也。近時文運極敝，天乃不使知文者常文衡。石士諸差不與，亦何怪乎。竊八月小有脾胃之病，今已愈矣。今年只在此過年，明年小留，至下半年擬辭去。買宅此間，計未易遂，不若歸沒仍在故鄉矣。想石士春闈後，必謀歸策，或便至此一晤邪。京居苦難於爲資，然歸後又何以爲計，此不可不思一長策。南京作居，殊不易言耳。承寄鹿筋、蔘、菰俱至，謝謝。所寄程長史集序，是雅作，非僞也。但不爲妙耳。老年精神已憊，作文潔淨而已。力量殊遜壯時，固有理也。墨二匣，硃二匣，共一包。寄充文案之用，已寒珍重不具。

前月有一書，附綴標上奉寄，當已達也。南中冬乃甚暖，未知京中何如。想動定佳耳。竊適作一同年墓誌，頗自喜。今以稿寄老弟閱之。大抵作金石文字，本有正體，以其無可說，乃爲體變。始爲昌黎作殿中少監馬君誌，因變而生奇趣。文家之境，以是廣矣。聞明年開科之事已決，果爾，安知石士不南來奉差，與吾得一見乎。楊蓉裳已奉其太夫人，樞歸無錫，云明年尙來此。鄙狀平安，日惟珍重不具。

前書所稱都中數賢，皆生平所未見。船山、蘭雪、伯申，雖不識，而嘗見所著作。吳願、二陳，均未觀其所作。衰病欲盡之年，固樂聞海內之有賢俊耳。大抵所貴在有真踰人處，而不必其同途。詩佳則取詩，文佳則取文。經學、史學、天文、數學、地理、小學，卽四六時文，皆可愛。但欲其精，不必其多。能兼者自佳，不能兼亦何害。如伯申之小學，實可貴。其餘藝，或是弩末，亦可勿論矣。李安谿雖未是真道學，而所論義理，自可取。而侈言文章，乃殊可笑。戴東原言考證，豈不佳。而欲言義理，以奪洛閩之席，可謂慮妄不自量之甚矣。執此理以論前人，卽以是裁斷今時名士，當亦

不甚遠耳。吾無由盡見後來君子，聊爲石士一囑言之，想亦取於鄙言耳。

新年惟增福慶，陶三哥入京，寄一書，必已達。得十月石士寄書，知近貧甚。又當嫁女，無以爲策，痛損節而已。邢楚材書已寄去，未有回信。彼以田爲生，江南去秋大不收，恐不能相濟耳。龜患脾疾，久不得愈，餘粗如故。一切近狀，衡兒至當詳言之。所寄來文二篇，不及去歲所寄者。一是胸趣不暢時所爲，一是題本無文字可發揮也。作文尋題目，亦是要事。龜衰老學無進處，近頗收拾筆記。其成書之多寡，則以死之日爲斷耳。吾書略以經史子集爲分。又先伯父蓋鴻先生生平不爲論著。止是記所得於簡端，不能成書，欲併以入龜筆記之內，觀可因以流傳也。衡兒此來，但欲其挑教職而歸，餘無所冀。若姪孫瑩，則尙能有志讀書，差可望其振厲耳。想必俱來見也。略報餘不具。庚辰。

得去臘書，知平安。又知龜從陶意，雲奉寄之書，尙未達也。龜近亦平安。欲歸里便不出，但須賣去江浦所置之田，以爲歸資，而今乃未得也。京師貧况，誠亦難處，然南來安能遂掾貧哉。且淹留以待機會，今歲或得一差遣，以少解困憊也。所寄來文字，大旨得之，而時有鈍筆，不快人意處。大抵文字須熟乃妙，熟則利病自明，手之所至，隨意生態，常語滯意不遺而自去矣。數文龜筆，尙未竟，後寄來。今寄惜抱，外稿兩部，可查收。惟珍重，不具。四月朔。文二首已閱過，今寄。但加芟削爾，然似意足而味長矣。陳無己以曾子固刪其文，得古文法，不知龜差可以比子固乎。花木之英，雜於蕪草穢葉中，則其光不耀，夫文亦猶是耳。四月五日。

陶意雲家，送來二月十三日書，具悉近社文一首，亦只是尋常文境。文之出奇怪，惟功深以待其自至。卻又須常將太史公韓公懸置胸中，則筆端自與尋常境界漸遠也。九江之說，疑以荆揚分域，似是。然安知江分爲九，禹時不在荊州界乎。此事尙於經學不甚要，且姑兩存其說可耳。安谿於考證之學疏矣，其說誠不分明，亦不足與辨也。龜次子已來，小子未返，亦正同在此耳。四月六日。

前一書付陶三哥處奉寄，想已達覽。頃勳定佳否。鼐此閒平安。衡兒乃挑得知縣，殊非鼐所喜。令伊以改近，須守候都中查本省回，乃掣籤。今有一書寄之，望即確付與之。設伊出京向河南去，不過月餘必回京，俟其至與之。設石士出差，便託交陶三哥亦可也。內係要信，須的當也。偶寫一對聯奉寄，張之壁間，以當長見可耳。惟珍重不具。前寄一書并對聯，當已達。暑候又苦多雨，北方或不爾。勳定佳好邪。鼐自羸弊，脾胃不甯，減食，尤不宜讀書。不知得涼後當愈不。今年本欲歸，因出門後，所住兩間之屋，又與一堂姪婦作房，須爲另覓一屋與住，乃讓出與鼐。又此地置數畝之田，須賣出作歸資。今皆不得急切，恐尙未能回家也。石士子已成家，固爲可喜，而用度增大，不知窘况近稍愈不。前有一家書存石士處，今衡兒擬不入都，遣一長隨李順來，前書望付之，珍重，餘不多及。

昨聞石士得河南試差，欣慰之至。今歲典試者較佳，文風其將一正乎。鼐近平安，八月擬歸家。雪香侍郎來，必攜有寄札，然鼐恐不能待其出關矣。茲因楊蓉裳之行，草寄餘不具。

前月楊蓉裳去，作一書，想石士出關時，必見之矣。河南人士不易得，然亦必有異才，想精力求之，當有得人之快也。計九月底使車可返，雖云勞心，而所樂爲，精神宜加健耳。鼐於九月二日登舟回家，縱有再至之事，亦是明年。石士如有書見寄，付工部舍彌甥馬獻生，可達桐城也。譚蘭楣所求碑文，已作與之。石士書中說有蘭楣自爲詩，文卻未至也。石士誌文可用微繁耳。必欲簡峻，莫若更讀荆公所爲，則筆間自有裁制矣。敘事之文，爲繁冗所累，則氣不能流行自在，此不可不知也。雪香侍郎當於九月底入都，鼐留此書，付楊藩臺交與之，諒必達。鼐近惟日較昏，晚食必粥，乃消，餘尙如故，略報不具。

昨江甯楊方伯將石士六月二十七日託鍾鏗侍郎攜來書，寄至桐城，併所作文，石士意不滿所作文，是也。然文亦要好題發之，今只是壽序等題耳，固亦難得好文字矣。鍾鏗竟不能相值，似亦是緣不應會邪。鼐於九月二日在江甯上船，十二日到家，今粗平安，可慰相念。惟目多昏沉，不宜看書，凡人不能靜坐，須以讀書寫字自遣者，亦

是心不寧帖，無胸中真樂故也。爾近深覺平生愛作文章，於自己本分事，全乏工夫。今雖欲自勉，薄收桑榆之效。其可得乎？石士近喜三國志，此等史學，固不可少。然須知文章考證外，更有事耳。爾於漢書後漢，舊略有筆記。今年爲蘇州王涇匯川取去，今尚未見還。還後，便寄石士矣。要之此無甚關係；近時學者，乃以此等爲絕大事，是不識輕重者耳。石士果便能歸否？爾明歲或尙往鍾山，歸帆當相過晤邪。

新正想動定多福。去年十一月作書，欲奉寄，竟無便人。今故更作書也。爾二月當復赴鍾山，計石士縱能決南歸之策，亦必在會試後矣。去秋衡兒將入京，有書與譚世兄及石士。復衡兒未行，而此書轉寄，已到不。其譚世兄行述，今尋得矣。寄來煩轉付之，而爾所作中丞碑文，反失底稿，望鈔一本見寄也。欲刻爾經說者，婺源洪鈞，鈞去秋獲雋，此事且輟。想會試旋爲畢此功，可奉寄耳。近亦作數文字，然無甚佳者，蓋筆力至老益衰也。不能寄寫，須南來閱之耳。南河所得，有佳士可稱者不。盼望禮闈分校，更得賢矣。率寄不具。

新歲惟增福慶。得去歲九月書，及文四篇。又前寄文二篇，似皆無卓絕處，亦是無好題目也。所論漢書處甚是大抵漢書，惟宣帝以前之傳，可以肩隨子長。元成以後，則彌劣矣。爾尙如故態，但內觀此心，終無了當處，真是枉活八十年也。願石士勉力修心，文章猶是餘事耳。南中一冬苦寒，今日少和，略報，餘不具。

前一句已作書奉寄，尙未發，而接得立春日手書，具悉一切。近想增多社也。復法時帆書，轉達爲禱。其闌墨等件尙未至，接得再復。餘已詳前兩函，茲不具。

前日作一書，未及發。齊庶常至，得書，併文四首。此番文較前兩次所寄者爲佳矣。願爲竄改，願士閱之，以爲何如邪。江甯志須新制軍到後，乃定脩，不。爾欲於今秋鹿鳴宴後回里，恐彼雖欲修，而吾不能任其事矣。近來目時出淚，精神固是衰敗，若以成一部書，終是難也。聞石士次子亦已畢姻，今有幾孫乎。新城必常有家報，尊大人必增福慶，朝夕惟珍重。

今春以作兩書，一併付敝鄉徐孝廉奉寄，當已見也。馬獻生處，又寄到十一月八日見寄之書，併銀三十兩。料石士身事，尚未得清了，何遠念衰朽也。媿盛意之過矣。所寄兩古文，命意極好。闡墨體裁正當，亦可略正風氣。若言大出類之才，自不可遇也。竊於此月半前動身赴江寧，至江寧後，當再有書奉寄，頃劉明東自望江來，伊畢姻後甚妥帖，卽於婦翁家作館，可二百金，足以奉甘旨矣。方植之或同至鍾山也。率報不具。

承三月二日見寄書及詩，詩大有風韻，可誦味，因勉次韻今寄。竊正月尚有一書從敝同鄉徐孝廉處攜至，復言收試墨銀事，想達在寫書來後邪。譚公墓志，謀收而忘其處，竟乃不得。近年時有此患，尋著便奉寄也。舍姪長煦云，雪香侍郎去秋曾惠書，然竊未接著，欲奉答而不知所以爲詞，煩爲一問，其書付何處，欲從求取也。所須時文，正在刷印，略後寄來。弓生佳士，成進士，甚可喜。吾鄉雋者有光生，殊有經學，其人曾來謁不。竊近粗適，略報不具。

來惜抱軒筆記四卷，奉寄閱之。竊本欲以經史子集分爲四部，而說史者較多，餘經部多已入九經說，子集兩部卻少，今故鈔史部四卷來也。近時史學，無過錢辛楣，然吾有所辨論，殆足儷之。恨吾書彼不得見耳。四部要待身後合併刊刻，今不須多示人也。

四月底有一書，併詩扇史部筆記奉寄，必已至矣。動定安，不何似。聞翰林將大考，想得進官，則不能得歸也。竊近平安，乃有修府志之議，若事成，今冬亦不能去也。誤讀文三部，惜抱軒稿三部，外稿一部，併奉寄，查收。其漢書筆內，未一條說袴事，自覺其誤。今改定一條寄來，依此去舊一條可也。意謂凡說一事，欲使聞吾說者，觸處更無窒礙，乃佳。故求之不厭詳耳。暑極珍重，不具。

五六月俱有書奉寄，想必已達。近動定佳不。竊時患肚腹不寧，亦時作止，不至臥耳。文二首寄遠。謝君文大體非是，不及細論矣。茲有一書寄舍親翼寧道張會獻，有便則直寄，無便以付吾同鄉庶常光君，今其轉寄可也。茲

略報，不多及。

昨於史方伯處，連得七月內石士所寄兩書。具悉清祉。爾於五月至七月，頻有書寄，評閱文字，及史漢筆記惜抱軒稿之類，皆在其內。而石士一未接得，不知八九月間迺得邪。抑竟爲人遺失邪。遠路寄書，固是難此，無可如何也。王于一古文，爾不甚喜，未可與侯魏並，不待言矣。而宋編修時文，乃佳甚。今文體極壞時，豈易有此邪。五七言今體詩鈔，新刻本頗佳。今以一部奉寄，吾意以俗體詩之陋，鈔此爲學者正路耳。使學者誦之，縱不能盡上口，然必能及其半，乃可言學。故惟恐其多，不嫌其少，以謂此外絕無佳詩可增，此必無之理，亦不必求如此。欲使人知吾意所向耳。至若自宋後續添，雖至國朝可也，豈獨金元哉。爾等所執，與吾稍有異同，此何害乎。吾家眷已至此，逗留過冬，以待雁鳴。若石士得聞浙江南試差，皆可一會。若得廣東差，則歸軒過桐城，正吾在里時矣。近狀亦粗適，書此略報，餘不具。

奉別之後，石士於何日到家，途間自一切平安，甚念甚念。大事固當悉定，已卜得佳城，不一切費用，尚可支撐，不至大窘邪。所欲爲墓志，今已撰得，似於所當敘者，略無遺漏矣。今鈔寄來，并一輓章，閱之以謂何如。爾今歲重赴鹿鳴後，只可於此度歲，未能便謀歸去。明歲石士不能家居，大約亦只於江浙一帶，作一書院，或更當一見耳。爾此間一切如常，志局事尙無消息。九經說補刻本，奉寄一部，珍重，餘不具。

八月作書，無便奉寄。今付晴香先生家人，當必達蘇州書院，已爲吳方伯俊所得矣。不知浙中尙有可謀邪。令郎所乞寫冊葉聯幅，今併寄可查收，餘不具。

昨使至，得正月廿六日手書，爲慰去歲程觀察處寄書已至，而汪均之處，則未至也。聞尊大人佳城已定，甚善甚善。固須得令兄歸，舉大葬耳。諒在秋冬，邪。爾此間平安，頃已承辦江寧府志，其奉五百耳。近來世事之難，有不可，以昔日之理論者矣。江南省志，亦有重修之議，聞京中修一統志，則省志誠應修，所需人甚多，若石士欲與此局，

或託戴五先生與威勤勒公一書言之也。籍經說與前寄鈔本少異者亦有，籍意欲刪去者亦有，就原刻者使易接合故其陶定中卽意雲子也。章使在揚州所覓方姓，乃避不見，其銀殆不還矣。然石士今所處境乃甚窘，而籍亦尙可自給，不須以銀相寄。若尊公大事，亦但於禮無失可矣，不可徇俗人觀瞻爲繁費也。姚春木之考，一如方伯卒于蜀，去秋春木過此，留一卦帖託寄石士，今覓未得，然不須寄，遇松江便石士以一書唁之可也。方寄之今亦在志局分纂，俸百五十石士若到湖廣，更通信來，珍重，餘不具。辛未。

後月章价行後，汪均之始將石士去冬在湖廣所交銀信寄至，謝。茲石士四月初五日書到，知再赴漢口，聊以自息，稍理舊學，固亦佳也。籍於學儒學佛，皆無所得，正坐工夫怠惰耳。卻非謂所讀之書有易入有難解也。安般守意經，吾所未見，然佛經大抵相仿，能用功者皆可入也。惟教義則須略問人，世說所謂「殷深源未解事，數遇一道人，問以所籤，便豁然者也。」此與禪悟事不同，而理亦通，但恐漢上求一義學沙門，亦不易得耳。所作南池文集序，非不佳，亦非佳，其論學太涉門面氣，凡言理不能改舊，而出語，必要翻新，佛氏之教，六朝人所說，皆陳陳耳。達摩一出，翻盡窠臼，然理豈有二哉。但更搬陳語，便了無意味，移此意以作文，便亦是妙文矣。通志事已定於不辦，吾近但辦江寧府志，其脩金五百而已。此時財力消耗，不可奢望於世矣。石士於內外用度，須痛自節省。凡富家子初貧，以謂必不可省之費者，不知皆其未嘗不可省者也。相墓之事，非跋涉不可，徒看書無益。張宗道書易得，不必准樹本也。選擇事吾所未解，今姑置之。所言舊卜之地，其佳不固不可遙決，然觀易象「其壻勿克，攻吉」之詞，則似不當用矣。詩鈔詩集各二部，文集時文稿各一部，奉寄，餘不具。前得書，具知居楚中近狀，入秋想安善。所要籍諸刻書，已付一馬君寄去，必已得。刻老莊果得成，不使成亦自佳。此間呂太尊將告歸，志書草草成之，僅五六個月之功，不能甚佳，亦無可如何矣。籍秋初病癘瘧，近雖愈，然身益弱，甚欲歸里，不欲終於客死也。苦無由再見，甚悵甚悵，茲因使回略報不及多語。珍重珍重。

得七月廿九日書，具審近祉。云於八月杪當歸，然則今返新城矣。卜葬大是要事，然不須多看近人書。言巒頭，則疑龍，據龍入式，歌已盡之矣。言理氣，則如葉蔣范之書，皆不必看，徒煩人意。龜故作四格說，欲人舍繁而取簡耳。奈何更取糾纏乎？禮經事，融貫先儒之說，最不易言，但用功久，自有見處耳。莊子章義，如鈔來本，卻不妥帖。蓋龜本是隨意記於書上，未爲著書計，不欲草略矣。而石士文以已意所取者，雜入龜記之間，則不成體例。如內有取先伯之說，載先伯名，此豈龜書所當爾，或另作一書，名其書首，勿書龜名。而於每條取龜說者，卻提出名，與諸賢一例，則妥矣。其圈點必不可入，刻刻是時文陋體也。但自於前序內，云分章依龜，此則爲說無病耳。吾今冬必在此間，欲明年回去，秋間一小病，近佳矣。而精神終是短也。與饒晴齋一書，乞轉付之。安般守意經，此是釋氏入中未久之書。其言質，其後言轉侈，安得謂非華人增益之詞哉。漸寒，惟珍重，不具。

得九月十二日爲漢口見寄書，具悉平安。計今底家久矣。龜冬初奉寄一書，諒亦達矣。卜兆大事已定，未甚念甚。念明年乃他謀乎，抑仍往漢上也。龜居此如常，衡兒尙不得署事，旅居蕭然，雉兒下血之證，交冬必大發，以是愁心耳。寄文一本，愚意頗不甚喜之。石士力所能至，當不止此，須大事畢後，更進功耳。夫文章一事，而其所以爲美之道，非一端，命意立格，行氣遣辭，理充於中，聲振於外，數者一有不足，則文病矣。作者每意專於所求，而遺於所忽，故雖有志於學，而卒無以大過乎。凡衆故必用功勤而用心精密，兼收古人之美具，融合於胸中，無所凝滯，則下筆時自無得此遺彼之病也。江甯此數日內雪甚，大寒如燕中，老翁殊以爲苦。不知江西亦若此不。然明年麥秋，則大可望矣。率寄珍重，不具。

令叔至江甯，接兩手書，具審近祉。度石士於里中事，摒擋一定，固當北行。便過江寧，想相對必在三月矣。企望企望。所商起文，注明慈母，比似可不必。適子於撫養之庶母，奉之若母，然此是私情。若服制則有正禮，禮以義起，加厚亦不過功總耳。功總服之親，豈起文時所必敘明者乎。又聞大葬事，因起塋舊瘞藏之物，變壞故不用，固是然。

又恐其山地非劣，而結壑處所定穴誤，則尙未可棄。此更須明眼決之耳。龜近尙平安，但精神極短，不復能讀書矣。積雨數十旬，春寒猶厲，殊使人悶悶。江西或不似此邪。前數日，韋管家過此，已寄一書。茲因令叔意歸足之便，更寄一信，相晤日近，不復多及。

入冬兩得書，知石士綠路平安，及入都定居，欣慰欣慰。兩郎婚事，今已畢邪。吉慶之事，而有經營摒擋之煩，人事如斯，亦何術能免哉。龜粗平安，而體日疲敗，不及上年。今且住此度歲，來年再定行止。文章之事，欲其言之多寡，當然不可增減。意如駢枝辭如贅疣，則失爲文之義。前所云有所忽者在此，非言骨脈及聲色。然有此，則骨脈聲色必皆病矣。大塘打緯移入議論，此豈易言。必如此言，則如「報任少卿書」足以當之耳。韓理堂誠爲好手，其論宋太宗事，與常州惲敬旨同，而文勝惲。惲亦今一作手也。吾冬來衰憊，不及上年。今五叔欲令其子及孫至此讀書，既遠且吾老，安能爲之益哉。甚辭之，而令叔意堅，吾甚恐負其意。翁覃谿先生如索龜所著石士或且以所攜與之，吾後更寄補可也。聞其健甚可喜，聞其貧甚，又可念也。冬寒珍重，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巡司韓居至，又得寄書。欣知近况。書來云：兩次寄韓理堂文，而僅至一次也。高文良所評地理，言皆的當不謬。然此事非可以言決，登山乃可言優劣耳。舊君將刻本莊子送來，其款式及書內去取，俱不洽人意。然已成不可改矣。大抵刻古書必不可有圈點，又其雜取人說，要歸一路乃佳。糅雜則無謂矣。九經說與龜集各一部奉寄，嚴寒珍重不具。

春寒想佳好。今日乃得去歲仲冬朔所寄書，併兩文。其論廣仁莊事，理足而辭遠，不求佳而自佳。朱子論昌黎疏，駁議謂「是世間真文章」，吾於石士此文亦謂然矣。其所議誠無閒然，想賢兄弟便從言乎。抑猶未邪。哀辭則平，大約此等處，不必爲文也。公羊通義，略閱一過，未及竟，真可謂好學深思者矣。其書足傳何疑，然是刊搗，自爲學之意，非吾義也。吾以爲諸家傳經，誠無不出於七十子。然聖門傳者，其說簡甚。及傳一師，則稍增其說。師多

則說愈多。左傳之出最晚，歷師彌衆，故文愈繁。今世學者不悟，以謂皆聖人弟子口授之言。己如是而堅信之，安得不謂之過哉。且漢人各守師法，不肯相通，固已拘滯矣。然彼受業于先師，不敢背，猶有說也。吾生於後世，兼讀各家之書，本非受一先生之言，而不欲兼以從是，而執一家之言爲斷，是辟之甚也。據約此書，守公羊家之說太過，正吾昔所論，如所謂「吾家臣不敢知國者」，此通人之蔽也。然博洽可取之論多矣，豈可不謂之豪俊哉。吾前已有兩書奉寄從令兄方伯處，已達未。高文良所說地理不謬，然於學者不能大有開發。張宗道所言淺易，而開發較易，要之此事亦自有天焉，不可疆求耳。吾天暖後，疴痔皆稍瘥，似一二年得與石士相過，尙可待也。凡書俟閱畢後，與高書並寄。珍重不具。癸酉

昨得三月望日寄書，具悉近佳爲慰。所論「關雎之亂」大當。頃見劉端臨說，亦主合樂，而以「哀而不傷」爲卷耳言之，與石士見同也。易學自當以程朱爲主。若言兼采人長，則豈獨荀虞。凡說易有一言之當，皆不可棄。若執漢學爲主，則大非矣。漢魏晉人言取象之理，寧無是處。然推之而不可通處極多。故朱子言聖人取象，必非無故而後，儒所可知。故闕之不言，此理固無可易也。夫漢儒所言易學，推衍取象之故，非精心窮之，不能得其解也。班固所云「少窮一經，白首始所言也」，及所言而卻於聖人之旨未當，不若讀程朱之書，用功之勞同，而所得者大且多也。近世爲漢學者，初以人所聽聞而吾知之，以該博自喜。及久入其中，自喜之甚而堅據之。以至迂世紛紜，不能自解。卽如孔攜約豈可謂非通人，而所說公羊有甚無理者。祭仲衛輒，皆以謬說爲正論。至滕侯侯稱一條，乃絕可笑。無論魯侯未甚足言，卽使文王復生，一子爵者朝之，亦未必當驟與進爵二等，且追贈及其父也。此豈若杜元凱以滕本侯爵，桓公時，時王降之之說爲通明哉。凡爲經學者，所責此心，閱通明澈，不受障礙。近時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如覃谿先生不可謂非好學，然謂其中之闕通明澈，則未能許耳。岐陽乃渭北，陳倉乃渭南，安得以岐陽爲石鼓證乎。令五叔及令弟姪俱未來，今已及夏，不能來矣。然吾今年亦昏

憤倦意，不能爲人講授，直不須來也。詩文及覃谿先生評，及孔公羊解，高文良撼龍經，俱寄還。外寄法帖題跋兩部，近日昏甚，作字艱難，草草不具。

昨寄一書，付方葆巖摺差奉寄，當已達。頃接四月廿九日寄書，具悉佳好。題舊園詩，似後作乃不逮前作也。詩人與會，隨所至耳，豈有一定之主意章法哉。沈孝廉置閩說，固明辨矣。然分節氣者，以授民時也。似用定氣於民時爲宜。卽如今病者，損益輒應今節氣，置節以此，則置閩亦以此矣。豈必用古法乃爲是乎。吾未通歷法，姑妄言之。俟見沈君再問之。令兄昨自家來，住藩署大佳。秋乃入京，令叔有書來，述其小郎應試於南昌，但寄數篇文來也。試差似多未嘗差之人也，未知石士能得否。兒輩今俱在此，各如常。吾住去俟長孫試後定之。茲略報不具。得六月朔書，具悉佳好。見試差覃谿都未得，恐須分房矣。京兆士所聚，得才或勝出差也。多作詩大佳。聽覃谿之論，須善擇之。吾以謂學詩，不經明李何王李，路入終不深入。而近人爲紅豆老人所誤，隨聲詆明賢，乃是惹且妄耳。覃谿先生正有此病，不可信之也。令郎文略爲闊過，苟能取慮說，老將更有進步。詩古文各要從聲音證入，不知聲音總爲門外漢耳。頃見王述菴集論子瞻諸銘，在昌黎上。此何其謬邪。以此歎解人難得。時之爲詩文者，多亂道耳。今日王鐵夫來，得晤之。然未得細談，其天分當在覃谿上。但學不如，此不可以名位爲優劣也。常州有惲子居文，亦有可觀。聞淞江姚春木選國朝文，然此不過如唐粹宋鑑之類，備一朝之人才典章，不可以爲論文之極致。如鐵夫謂宋元人文各有可學，此只是門面話。如云體例有可采處，則凡有遇皆可采，不獨宋元也。如直求可當古文家數者，則南宋雖朱子不爲是，况元及明初諸賢乎。如宋金華直是外道，而朱竹君以爲妙絕，遂終身爲所誤。此等非所見親切，安得無妄說也。與石士相見難，恐老死無解人，遂痛言之。勿與人見可耳。不具。昨日兩主考出闈，始得石士六月末所寄之書，具審一切。猶近亦平安。但岑寂無與語耳。凡學詩文之事，觀覽不可以不淵博。若其熟讀精思效法者，則欲其少，不欲其多。如漁洋五言詩選，吾猶覺其多耳。其選不及杜公，此是

其自度才力，不堪以爲大家。而天下士之堪學杜詩者，亦罕見。故不以杜詩教人，此正其不敢自欺處耳。今若病其缺此大對，只當另選一杜詩，或益以昌黎，以待天下士才力雄健之者，自取法可也。若此外別家，只有汎覽之詩，實無當熟讀效法之詩也。吾嘗謂袁簡齋嘗云：「一人只可以名家自待，後世人或置吾於大家之中，切不可。大家自待，俾後世人併不數吾於名家之內。」此言最善。單谿先生恐正犯簡齋所學之弊，以之自誤，轉以誤人。其一生用功辛苦，實自過人。而於此理不明，轉爲可惜耳。此論極切，然願石士慎秘之，勿告人也。聞石士保送御史，想明年可得邪。吾近鈔取所作古文未入集者，寄淞江姚春木。春木欲爲吾刻爲續集，其得成與否不可知。大抵入入集之文，亦欲其少，不欲其多也。石士異日或爲吾任編集之事，當知此意耳。江甯榜發，吾族人無備者，不知江西榜中，石士家何如邪。吾長子衡兒，今在河上差催糧艘。觀兒回里，惟小子雉兒在側。方植之在胡果泉中丞處作館，劉明東決意閉戶一年，用功讀書，此其意可謂善矣。彼已刻詩一部，然吾嫌其早，此後或更當有進境耳。今年榜中，總不得名士，文運直復衰邪。鐵夫送其子，未應試，累得多日聚晤，便去。病日就晴，窗草此書。便終紙略當一談，餘續寄不具。

秋冬連得數書，最後則九月晦日所寄書也。知近狀頗詳，悉貧特甚。當今時事艱難，士大夫惟有痛自刻苦而已。經學用功，誠爲要務。竊謂學者以潛心玩索，令胸中有浸潤深厚之味，不須急急於著述，斯爲最善學也。至於作文作詩，亦以此意通求之爲佳耳。葉芸潭誠詩家美才也，恨吾昏憤日甚，執一卷書，略涉獵而已。未嘗自首至尾，祇讀一遍，尙恐未能盡見其佳處也。吾今年只在此過臘，此間希得可與語之人，以靜坐爲適而已。蓮舫常與相見，其經義殊佳，無近時邪惡之派，尙存前輩矩矱也。嘗嘆近時闡墨風氣之壞，殆與邪教相表裏乎。吾近聞家中一會孫次孫譜子也，名之曰懋，此爲差可喜之事。衡兒署江都，軍興日辦兵差，將來必有大累，亦無可如何，聽所至而已。此時石士已得御史未。方今人乏財匱，上下以文相承，無實心故無實政。慷慨建言，真有裨於國，此豈

易言哉。如有所陳，大小深淺，自憑素所蘊蓄發之，非他人所能助也。爾近都不復讀書，但有默坐，乘化待盡，而無求焉，固吾今日事也。所爲古文未刻者，可二百首。姚春木取去，意欲爲刻續集，未知得成與不能。合舊集編一全集最佳。但其費較大，只刻續集差易。但春木家近亦稍窘矣。固恐未必得就耳。冬寒，惟珍重不具。

書至，知石士改官御史，甚可喜。讀所陳奏，意甚佳。而閱邸鈔，知聖人采取所言，箸之詔命，此尤爲儒生之幸，爲喜尤無喻也。其一不見鈔者，必詔示之軍前，此殆專閫者所不樂聞。然臣子陳言爲國而已，餘亦曷足計哉。鄙狀尙如曩昔。承寄箋紙，佳甚。紙已作書已，復尙未服也。雪香侍郎昨有書來，明春必可見之。劉明東決意在家讀書，不肯就幕，此其志亦甚善矣。江南尙未得雪，想北方必嚴寒。惟珍重千萬，餘不具。

方宮保北方水利事，詢之保巖，亦不能盡其詳。至永定河，乃無定河也。只可因時疏塞，不能爲一法爲永久之制。故余不詳其歲治之法，其奏疏皆因時之法，載之則不可勝載矣。爾又拜。

新年惟動定多祉。去臘連得兩書，略知近狀，所作經藝及與英照齋書，皆佳甚。前日令姪赴都，吾小兒雉正病甚，不及作書。今其病雖未痊，而稍減矣。其餘事則皆平安。令姪目見自詳說也。今歲有一小孫，讀經於此，吾自課之，亦聊以自娛也。春闈或當分校，文風衰極，此士習人心之徵也，豈不可憂。能使反，正良爲佳耳。然恐闈中同心者未易得也。江南大雪甚宜，二麥未知北方何如。軍旅之後，所冀豐年而已。今日晴霽，就窗日裁此書，略報珍重不具。

一一甲戌

前月一書，付緞標奉寄，當已達也。近想佳好。爾居此平安。雉兒得下血證，頗危矣。爾偶閱一女科書，有云：「山茱萸能固經。」乃用當歸、白芍、入地黃湯內，重用萸肉服之，得效。今漸健矣。此殊可幸也。疑年錄三部寄來，石士自留一部，其餘分寄鮑覺生及吾家伯昂，乞爲轉致，各有書也。江南大雪後，春寒甚厲，未知北方何如也。率候不具。前月一書，併疑年錄奉寄，當已達。去歲十一月承寄書，并賈農部書，今乃至。遠路沈閣如此，今復其書，煩轉付爾。

賓之來會試，不復其書，亦煩轉寄新城也。耄老荒忽，閱人文字，草略舛謬，望兩君之見諒耳。起居近想佳勝。陳言切至，如獲用，不亦善乎。此地孫淵如摹刻宋版古文苑，今以一部奉寄。春寒珍重不一。

屢得書，具審佳勝。知分校禮闈，想必得佳士也。天下非無可爲之善策，而得爲之者難。讀所寄道園文，使人歎息。石士亦姑存此嘉猷，以俟爲之者可耳。雪香侍郎內任，吾遂不能與一見，似相遇有數存，茲可悵也。今託璧其謙，乘稍遲作書候之也。近人才衰耗，吾鄉張阮林好學之士，而不壽，真可惜也。夫爲學不可執漢宋疆域之見，但須擇善而從。此心激空，自得恬適。兼時以此語學者，亦頗有信向吾說者。但其人，才力不能宏大，又多以境遇艱窘，不能專肆力於學，故人才不見振起，茲爲可悵耳。所寄古文時文皆足存，而與會皆不能極妙。漸熱珍重不備。作前書待便未發，得閏三月十一日手書，具審安好。送楊童兩序皆佳。與集正書亦切於事。言自貴有益於事耳，豈徒得文章之美哉。近世所重，祇考証詞章之事，無有精求義理者。言尙遠之，而况行乎。吾爲此勸諸生看朱子或問語，類而坊間書賈至無此書，意欲俟少寇按臨時，勸其鑄版頒學。惜其內任去此，此後殆未可語此事。若石士在京中，遇相知出爲學政者，曷以此事，或尙可也。虞伯生文去震川甚遠，其才識皆不逮歸，但詩字雜藝勝之。又是元前所明人故翰墨家重之耳。宋搨廟堂碑，夢想欲見之物也。未見而爲跋，固不可也。不知此生尙與此帖有一見之緣乎。南中缺雨，田禾可慮，而蠹艘不可行，此亦今時之憂也。率報不具。

日昏甚，戛作字，故久不奉書也。石士近想佳好，聞京師此夏疾疫，宅中俱安嘉邪。春闈得有佳士，可稱者不。雪香入都，得免迴避乎。兼交秋瘡痢併作，幸旋愈，精神殊不健。江南自三月至今，不得雨，早遲禾俱無收，極可憂慮。吾本欲今年還家，值此旱荒，將無以爲策，故且逗遛耳。兼今年已艱於作文，偶有筆記於他書，所論不足言。獨於尙書似實有發明處，今將尙書一卷奉寄，皆補九經說所未及者。石士存覽之，相知中亦有留心經學，可共論者乎。今日微涼，病後略草寄，餘不具。

連日得兩手書一爲石士出闈時所寄併伯昂畫扇後題詩二首風格佳甚。此一事遂爲藝林佳話老翁得之可謂至寶矣。一爲七月初十日寄書所言徐君湘潭尙未至。邇近况平安。中秋夜三子得一孫此差可喜。今歲江南奇荒故欲歸而不得。至此間主人但非至契耳而禮貌尙不失吾自思歸本非因彼之故此傳之者失實也。今年江蘇安徽被災甚重而辦殊無策蓋藩庫既不充不能官振必求之於富家而世之甘一毀家紓難者能有幾人。其間官吏及民各有情弊千端萬緒又其甚者乃有絕不報災不請放免徵稅則其爲害於生民有不知所底者已。此其最可悲歎者也。昨日此間始得一雨或可種麥此差可喜草此略報餘不具。

作前書未發徐東松至乃得七月初十日手書東松又述近况甚詳欣慰欣慰東松居此一宵略閱其文誠有才氣亦佳士也。其年三十二甚可用功將來成就未可限量和不突過吾輩乎。石士於應務紛冗中嘗使此心激空甚佳甚佳。久久純熟古質何不可到也。前所寄古文今閱畢寄還大抵正有餘而奇不足此不非勉爲奇只求益其醇厚卽自貴耳。古人不云善用其短乎。南中旱荒當此財匱之時尤難展布吏之才能而實心憂民者亦希見其人羣黎之瘁彌可傷耳。餘續報不一。

得去歲十月兩書具悉佳勝新年當增福也。御史改翰林於舊制不可謂降官而石士得此但以自訟毫無怨尤真君子之用心也。吾何聞然是冬之寒最甚老年殊不能堪。今日加昏矣。餘尙如舊去冬十月得一曾孫此差可喜。衡兒題補奏與今尙未赴任亦不知其堪勝不耳。去歲寄筆記尙書一卷想收到。今將詩一卷寄來可同裝一册所言未必盡當但使石士知吾毫不敢廢學耳。江南饑饉之後民生殊不佳不知今年天心轉移何如也。令祖外集刻成誠所願讀至於仁人用意之至後得永繼而無失此固亦未易言耳。略報惟珍重不具乙亥。

五月二日所寄至併得所作之詩及韓理堂文讀之甚可喜知處近况極善自遣此最佳。人生悠悠了不容以私意擬度也。詩作寄伯昂者爲最善。五言詩每欲押彊韻輒不能妙。此處唯涪翁爲獨勝。此天賦不可彊學也。理堂

果深於理境。文筆則皆有區隔，無縱橫超妙處；此亦是天限之，第賢於他人之狠陋耳。胡侍御真讀書人，其言謹實，知必君子。南北如此人，未易見也。夫經說有數條之善，足補前賢所未逮，則易專講一經，首尾無可憾，則甚難。胡侍御今所爲者，古今所難也。竊謂生朱子後，朱子已注之經，但當爲之疏，而朱子誤處，不妨正之。用范寧注穀梁之法，如此，則體謹小，而意闊大，賢於自注一書也。其餘如陳澹蔡九峯之書，有大力者，直可另注廢之耳。蓋彼之足以存者實少也。暑熱，略報餘不具。七月。

與霞紆姪

前月得書，略知近祉。「歲云暮矣」，想朝夕自清泰也。吳中人來，盛稱述老姪作監院之德。吾在此中十餘年矣，安得一實心爲諸生之監院官。其甚者，則非徒無益也，然則吳士之愛戴嘉誼，不亦宜乎。吾居此尚平安，久不歸，明秋當決去矣。數年來，吾族科第尚不甚落寞，但盡累於貧耳。然今天下無不貧之士大夫，吾家安得獨不爾也。伯昂想常有信來，其貧不待言，但平安便佳耳。草草奉復，餘所屬已悉，不具。

與伯昂從姪孫十一首

書至，具悉近祉。承以對聯見寄，八分殊妙。吾見未能楷書學八分者，終不佳。伯昂惟本善楷書，故進爲八分，極有筆力也。所作詩則不能佳，蓋緣初入手，卽染邪氣，不能洗脫。雖天分好處，偶亦發露，然亦希矣。必欲學此事，非取古大家正矩潛心一番，不能有所成就。近體只用吾選本，其間各家門迥不同。隨其天資所近，先取一家之詩，熟讀精思，必有所見。然後又及一家，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同者必歸於雅正，不著纖豪俗氣，起復轉摺，必有法度，不可苟且牽率，致不成章。至其神妙之境，又須於無意中忽然遇之，非可力探。然非功力之深，終身必不遇。

此境也。古體伯昂尤有麗氣，就其才所近，可先讀阮亭所選古詩內，昌黎詩讀之。然後上泝子美，下及子瞻，庶不至如游騎之無歸耳。所跋跋亭詩刻，山尊已寄來一本。然吾書實不佳，伯昂譽之過矣。寄來九經說五部，望分送鮑雙五一部，其餘酌留，併待取者。朝夕珍重，不具。

來書云：欲於古人詩中尋究有得，然後作詩。此意極是。近人每云：作詩不可摹擬，此似高而實欺人之言也。學詩文不摹擬，何由得入？須專摹擬一家，已得，似後再易一家。如是數番之後，自能鎔鑄古人，自成一體。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

新年想佳，好得十一月二十日書，知奉使諸事妥適，甚慰懷。聞今年大考在近，觀從此優擢，庶光門左矣。寄來西平碑甚佳，謝謝族中事向來辦理，頗不當人意。頃已歸之五，其羣心洽矣。但愚爲此任怨耳。英山尊所刻拙書，尙未見，自嫌筆力軟弱特甚，那可上石。雅意又欲繼山尊所爲，是重暴其短矣。自朱石君先生閱文，不辨佳惡，只要人用書，成一種鈔撮之陋習，而夾帶之病彌深。今須救其弊，必限以盡不用書，固亦不可。但當以筆意識趣爲主。若用書籍，則以貫穿五經史漢者爲上。專用一書者，雖佳亦必斥此，所以防夾帶也。衡文當又在卽，故以斯告。想高識亦同此邪。此數日間，當又赴江寧。先作此書奉寄，後或再於鍾山作寄書耳。

秋冬連得書，具審佳好。惟貧窘，則只可耐之而已。學差不得，前書所云：固吳興所未有。天乃不使伯昂一爲破天荒人邪，茲無可如何也。吾今年未得歸去，近事紛紛擾擾，愈有欲定住江寧之意。而買宅之資，不可得也。承寄杏仁，佳甚。謝謝所查純皇帝駐蹕江寧日月，併御製詩，詳悉之至。若志局事成，乃大有裨益之處。然今無暇議及此矣。吾家今秋南榜雖無人，而北榜得寧遠之孫獲雋，猶可喜也。第又恐會試迴避耳。術家言吾家大回口，乃下元山向。故入下元科第差勝。其說殆可信邪。今年十月，吾得曾孫八十，而有曾孫兩人，佳惡誠不可知。聊於目前慰意而已。館上事想總未定，卽如前者芸臺先生所定，豈必遽允公論乎。冬寒惟珍重，餘不具。

新歲惟動定佳好，昨得令尊吳中信，甚佳勝也。雖固衰老，然粗平安。衡兒暫署江都，未謝事而已，有身累矣。雉兒得血證，幾危而安，茲可喜耳。事寧兵息，天下大慶。江南雨雪應時，可喜。但河決復爲可憂耳。疑年錄一部，頗足資考古之用，今奉寄。會闈近矣，若得分校佳事也，而不免迴避，不能兩全，其若之何。奉候不具。

書至，具悉佳勝。又知前有一書，付三山本家，乃爲其浮沉，竟未得見也。知於散館前，得先授職，今科當得一差矣。若得闈浙兩省，可遂省觀之私，則尤善耳。禮闈不知能與上科繼迹不。雖在此平安，作寄一聯一橫幅，聊慰相憶之情，豈論佳惡也。南中春寒殊厲，都中不知然不。惟珍重千萬。

累月無書，具想安勝。暫輟內侍，諒當於來歲大考一騰蹕耳。又聞雅意取鄙書刻石，遂不爲魏公藏拙，可謂過矣。然望更以搨本見寄。世綸聖得何省，今當出京矣。雖今年居此過冬，以待鹿鳴。近亦粗適。新刻出所選今體詩鈔，雕手頗佳，今奉寄一部。寒初惟珍重不一。

得二月手書，具審近祉。以衰朽生日，遠致祝儀，謝謝。若書中云，去夏有一札見寄，則未達。不知何處浮沉矣。修彙儒林文苑傳，此真史官職分，良宜盡心。吾舊作海峯傳一首，今寄閱。若蓋塢先生生平著書未成，但細書於所讀書上。吾欲以經史子集爲編輯，未就，但於九經說內，載其四論。然足見其學矣。詩集五卷，名援鶉齋集，亦未刻行。或附傳於海峯後可乎。與館中商之。

儒林文苑傳，館中想係分辦。吾鄉如錢田間，於二者何列。其易學詩學兩書，似四庫書目中，已有田間集，不知入否。方氏則無可自入文苑。此句有南堂息翁，但有詩集，比例亦可入也。汪梅湖詩頗佳，而其集未刻，吾爲之序，曾見不。今更鈔一本奉寄。蓋塢先生書，皆苦未成。近瑩欲刻之於廣州，然亦少。大抵館中必欲已刻行之書爲據也。此著書者，所以貴早刻耳。想昔在四庫館人陸耳山，程魚門任幼植之倫，皆可入文苑矣。魚門詩文集外，有左傳補疏幼植事，則具吾爲墓志中。肅又拜。

前寄承書及贈詩，謝謝。續見郎鈔，賢從以大考一等擢侍講。大慰老懷，實爲門慶。自此事業崇偉，文章彪炳，吾雖桑榆之年，猶庶幾拭目見之矣。吾今年尚如故態，擬便住金陵，而未辦買宅，固亦無可如何。且姑俟之。賢從寄來之詩，七律大有進境，便以鄙見評其利病。此後但就愚今體詩鈔更追求古人佳處，時以己作與相比較，自日見增長。大抵作詩平易，則苦無味，求奇則患不穩。去此兩病，乃可言佳。至古體詩，須先讀昌黎，然後上涉杜公。下采東坡。於此三家得門，逕尋入於中，貫通變化，又係各人天分。一時如古今體不能并進，只專心今體可耳。所查南巡月日事實，詳審之。至而此番脩志，主人全不解著書事體，只要速成。於去秋催遣畢事，於鄙意不安處多如此等事，須待增入者猶不少。更得一番重修，約有半年之功。成書則甚足觀矣。奉寄朝珠一篋，視一方聊以爲賀。外與英照齋先生書，煩轉致之。珍重，餘不備。

去歲有兩書，併一函奉寄，想已達。入春來，想佳勝。今年聖賢從得一闕浙之差，就便省侍。想未免稍稍溫理經義也。吾衰病日甚，目昏體重，書中注文小字，都不能看。此生未知與賢從復有相見日。不柏菊谿尚書，大有修江南志之意。然籌款未定，故未奏陳，設奏，則辦成矣。往承查南巡日月寄來，而郡志已刻不及入。若省志修，則必入矣。所託補查一條，務寄來也。族中今年應試者十三人，不知內有得雋者不。衰敝尤望英少之繼起耳。餘不具。

與石甫姪孫瑩九首

昨得汝秋間書，知汝父子在廣平安。明歲館，想仍舊邪。吾近平安。然精神終是乏竭。八十老翁，辛苦執筆，以養一家之人，常苦不給，豈不可傷邪。汝所論吾文字，大體得之。汝所自爲詩文，但是寫得出耳。精實則未。然此不可急求，深讀久爲，自有悟入。若只是如此，卻只在尋常境界。夫道德之精微，而觀聖人者，不出動容周旋中禮之事。文章之精妙，不出字句聲色之間。舍此便無可窺尋矣。聞汝欲刻編修公詩，廣州刻價稍昂，得成最佳。其餘所著散

碎，非大爲編輯，未易敘次；此非旦夕事矣。吾今日連作數書，覺氣耗略報，餘汝兄字詳之。

汝在香山，近想平安。吾在鍾山書院度歲，今與觀兒雉兒居，此俱平安也。去歲三芝菴山爲守僧盜樹，經訟換僧結案，今安定矣。家中曾寄汝知不？子孫遠出，家中人少，此可念也。衡兒一署儀徵，已受交代之累，質補無期，彼就知縣，甚違吾意，極可恨也。彥容東家張道臺，已改爲員外，閏三月當入京，與家眷同去。彥容又須另謀館矣。吾今年眼覺昏眊，精神較減，衰憊固理宜耳，但恨諸兒不能控門戶也。汝可努力自勉，雖作山長，亦須認真，毋苟且，毋作失人品事也。現今有辦江寧志之議，然總不定局。吾思冬初回去，不知得不外與汝父一字，可附寄去。汝去歲過海東不。

知汝父與汝，俱於廣州得館，甚可喜。路遠，年底想俱不能歸家也。客中想皆安好。吾在南京平安，已與鹿鳴宴，然仍留此過年，以衡兒未得缺，吾不能便間居耳。里中中式七人，而吾家無雋者，此亦莫可如何矣。吾九經說補刻成，今寄汝二部。嶺南或遇一真讀書人，可與之東坡云：「要使此意留遐荒也。」吾近起疝氣，頗以爲苦，醫亦不效。吾今亦不醫，委化歸盡，固當無所置念也。餘不悉。

得汝秋間字，知平安。今冬想不能歸也。吾在此亦平安，今年不回去矣。觀兒在儀徵回來，今又薦往江浦去，或可長也。汝刻援鵝堂集，甚好。應改錯字，別紙詳之。吾本意自著一筆記，以援鵝堂筆記合之。今吾書不成本，分經史子集四部。經部已大抵入九經說內矣。史部尙成得八九卷可觀，而子集不能成書。八十之年，倦於筆墨，姑置之矣。所鈔援鵝堂詩集，略有款識，今以寄汝。蓋從書頭鈔所記，若但鈔而已，不能成一條說者頗多。其間必須自考論，略有增添，使其說周密乃佳。不可草草。所取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如吾九經說內所載三條，則義精而詞備矣。汝可以日久緩緩成之。後序妥，前序非子姪所爲，吾已作長嶺阡表，異日或併刻之亦可也。汝詩文流暢能達，是其佳處。而盤鬱沈厚之力，澹遠高妙之韻，瓌麗奇偉之觀，則皆所不能。故長篇尙可，短章則無味矣。更久爲之，

當有進步耳。海內日下，人才極乏。後來或有起者，人自勉之。光武云：「安知非僕邪。」
今年來，想汝平安。吾在此亦平安。念汝何時得歸，吾擬今秋一返。然恐未能不出也。此間府志事畢，省志事有欲脩之說，然未可定。八十老翁，豈宜常任此筆墨之勞。然家累未能自脫，其奈之何。彥容閑居幾一載，汝兄至此亦半年矣。圖館甚難，殊使人悶悶。今年大考，伯昂超升，誠家門之慶。而子弟貧苦者，不勝其多。何處安頓邪。汝刻援鶉齋詩，得成不。廣州刻價差賤，此尚不爲難。惟援鶉堂筆記，吾欲爲敘次成一書而不能。蓋書頭所寫不能成一次序，必須更加增刪錄序，如吾九經說所載乃佳。此非數年之功不能。吾頃於吾筆記中，亦敘人數條。然不能成一卷軸，姑引其端，俟汝等異日成之耳。顧亭林因人問近日知錄，更增幾條，便嗤其謬。蓋筆記亦便是著書，不可謂是易事也。安得與汝見面，一細論之。昨聞人說，吏部乙丑尚未開選，計汝選期亦尚遲。無事當更須讀書耳。客中謹慎千萬。

前寄一書，併援鶉詩集，應改正字，想已達矣。近想汝平安，今年想未得回家也。吾始意衡兒得一印署，便回家去。今伊獨得有本班先用之奏，而未得署事，吾只得更留一年。身子衰憊，目昏腰亦軟，但尚能行耳。八十三四之人，豈當久作客乎。彥容尚在此閒居無館，汝兄吾作字，令投浙江楊桌臺處，求薦一小館。今去尚無回信，不知已得館未。計其親家在彼，或亦可依耳。今年家中在江寧同試者十一人，不知內有傷者不。試後人散，書院中亦自岑寂。吾近亦難於看書，常默坐而已。鈔輯援鶉堂筆記，此非一時所能成就。細心爲之，欲精不欲速，不欲多也。近時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茲略寄不多及也。

作前書未發，得汝六月念日從化寄來書，具悉迎狀。所言迎時諸公於學問邪正之辨不明，其所品論，殊非公當。誠然。吾昨得凌仲子集閱之，其所論多謬，漫無可取。而當局者以私交入之儒林，此寧足以信後世哉。大家自當力爲其所當爲者，書成以待天下後世之公論，何必競之於此一時哉。吾孤立於世，與今日所云漢學諸賢異趣。

然近亦頗有知吾說之爲是者矣。渾潦旣盡，正流必顯，此事理之必然者耳。至於文章之事，諸君亦未了解。凌仲子至以文選爲文家之正派，其可笑如此。汝所寄較舊稍有進步，然不能大愈。大抵文章之妙，在馳驟中有頓挫，頓挫處有馳驟。若但有馳驟，卽成剽滑，非真馳驟也。更精心於古人求之，當有悟處耳。今科桐城中四舉，而姚氏無一人未知此榜何如耳。趙笛樓觀察所求墓表，俟稍遲爲之。吾衰敝，作文頗難。精神佳時，或復執筆耳。彥容寬館不得，今只好爲薦一徵比館，然亦尙未得也。五兒已與復兒等同船回家去，此行真是孟浪。吾力勸其努力學字，然彼天分旣鈍，又懶用苦功，何由大進耶。

近想汝平安，吾前月作一書，付師古往廣東寄汝，不知與此書到孰先後也。趙觀察封公墓表，吾已撰寄之。秋闈吾家中寧遠之孫，猶不爲寂寞。彥容頃得江浦徵比之館，歲僅六十金，無可如何，只得就之矣。吾精神殊不佳，留此度歲，亦不得已耳。汝詩文今寄還，所評略如別紙。凡詩文事與禪家相似，須由悟入，非語言所能傳。然旣悟後，則返觀昔人所論文章之事，極是明了也。欲悟亦無他法，熟讀精思而已。吾此間僅雉兒一人隨朝夕，吾令復兒到家後卽來，此想亦將至矣。中原紛紜多事，令人憂但茲略報不盡。

新年想汝平安。得去年十月寄書，略知消息。吾在此粗適。彥容得江浦教讀館，歲脩百四十金，今暫回家省親。景衡署江都兩月餘，已謝事，而反有數千金之身累，蓋此邑兌漕例須賠累，而彼署事，又值兵差也。近日州縣，豈易爲之官哉。笛樓太翁墓表去冬已寄去，併有書復之。想從兼士處送去，當已達矣。汝所論近時人爲學之弊，極是然。反其弊而實有所得，此未易言也。人各任其力量，功候成就，大小純駁，不可早定。得失之故，有人事，亦有天道焉。惟孜孜勉焉，以俟其至可耳。所選吾詩，大抵取正而不取變。然觀人之才，須正變兼論之，得其真境乃善。夫文章之事，欲能開新境，專於正者，其境易窮，而佳處易爲古人所掩。近人不知詩有正體，但讀後人集，體格卑卑，務求新而入纖俗，斯固可憎厭。而守正不知變者，則亦不免於隘也。登科記文，著筆嫌其太重。凡作古文，須知古

人用意冲澹處，忌濃重。譬如舉萬鈞之鼎，如一鴻毛，乃文之佳境。有竭力之狀，則入俗矣。大抵古文深入難于詩，故古今作者少於詩人。然又有能文而不能詩者，此亦自由天分耳。劉明東自幼讀書，今年決不出作館，可謂有志。此間亦有一二欲讀書之人，才皆不遠明東，然亦視其後來究竟何如。今不能定也。餘須面見，乃得盡其詳。茲略報不具。

與馬魯成甥四首

我頃自徽州回家，見吾甥家信，知在京中平安。汝家中近亦皆佳好也。我離家才五月，其中乃聞南寧之喪，加以馮姪之戚，運氣衰否，哀感疊臻。此豈人生所堪值邪。衡兒入泮生女，皆不足喜之事，而可悲者，則極深矣。衡兒學問，殊不長進，今秋亦未令其入場。從我在徽，今復隨歸。我必欲於今冬葬墳，至于得地，與不此自屬天數，非人力所能爲也。汝辭館閉關，此亦佳事。但不知力能自給不。寄任幼植，王懷祖，孫淵如，何季甄，字共三封，可分致之。南中非常大水，淹沒田廬甚衆，尤可異者，今已秋深，而漲未減。南京場屋水浸，今秋入試者甚苦矣。我在徽州，夏間曾病瘴癘，今亦無甚病，而精神自覺不支，真成老翁。生死且置之度外，但欲數椿心事得了畢耳。汝母誦經念佛，頗得微效。能向人念經，而止其瘡，精神所至，理固有之，亦非怪事也。汝臨場每日讀書之外，須靜坐一時，使神凝氣定，最爲有益，切忌多與人談白也。我明年雖與徽州定再往之說，然苟能在家閉戶，用度粗給，卽更當辭之，不得已乃往，此事須年底定也。餘不一一。

吾今年有兩次寄甥書，皆在與衡兒字內。衡兒出京，寄書者率爲將回，致汝不見耳。挑三等是吾心中最喜之事。假令得第後，以知縣用，卻反不可就也。甥近在京，所爲何事。暇時宜略寫字，不可任其太拙也。吾此間始得王夢樓先生住此五日，頃始去耳。而書院中，旋覺蕭索不可耐矣。吾經說近略增可十餘則。詩集鈔成凡八卷。今年現

在刻家譜，譜成。欲明年同刻所著，不知有此項費用不耳。見王懷祖邵二雲兩先生，爲我致意。頃爲任子田作墓志，頗自喜。惜乏人爲寫寄之。吾於十月內當歸家，其時陳碩士來訪吾也。餘不多及。
豫長到家，所寄各君書，及對聯俱收到。知甥在京平安。家中兩尊及甥婦子，亦平安也。我家去臘，已將喪用各項還清。今所難者，買地而已。現有一處，形勢旣佳，去鐵門四里，又出路可售矣。而索價七百元，遂得之束手。我去歲已堅辭安慶書院矣。而撫藩爲商，不欲其閒居。薦主紫陽書院。將來或就之，少助買山資耳。甥在外須節縮，必歲有所寄乃佳。雖家中不乏，而父母之心，猶以用子之財爲樂。用異人之財，爲不樂情也。况時不免缺乏邪。來書八封，可分致之。

魯成大甥覽，汝近想平安。家中堂上佳安也。聞在王瑤峯處看考卷，甚得所。今想已爲辦畢。專心入闈，覬一獲售，以慰親心而已。我去年買得老牛集王氏竹林莊地，去鐵門四里。昨竟取得蟹黃佳土，明春決於此地安葬。以今年犯三煞不可用也。汝家黑凹嶺山，我看來甚可用。但無錢辦此事。吳四爺雖許借給葬費，而未可信。將來仍須汝寄用耳。吾已將十一弟及馮兒夫婦葬於鐵門，便爲伊終身大了。結痛何可言。吾亦衰憊之甚，未知於世當有幾歲月。而此身應辦之事，未得了當者尚多也。今年就鍾山書院館，三月初當去。見都中諸相知各爲道念。前日王孝廉有字來，欲至京謀場後館地。我復以知交漸少，惟孫編修有好士之心，當爲作書。今思孫興王亦同年，不須我書也。而王所長，乃今體詩。京師諸君所尚者，考證耳。識其佳者，殊少。汝可於孫編修及任禮曹處道整余意。此外寥寥，聽其自遇而已。餘此間備細，公車諸君，自能詳說之。茲不多及。

寄晚容閣四姑太太四首

四妹覽，大康兒此刻到，接來信，具知近狀平安。我近亦平安也。恩兒豈能在人家做幕之人，來此閒居，何益於彼。

絲毫。而彼在此，常常不在書院過夜，徒令吾爭悶氣耳。吾知伊有欠戒滿銀事，吾豈不願彼能在外尋錢，清了此事，吾可不問邪。但此乃日從西出之事也，彼所用銀，吾只好爲之清還。已作字託兩姊叔姪爲之辦理，吾妹見雨，亦可說及，想此外亦別無巧法。自家子姪下作，豈可爲轉怪他人之理。此皆吾與吾妹平日太好爭氣之過，故天令見此等事耳。譜兒喜事，叫九娘不要打會，我科一百金儘此辦事可也。修志事亦不甚費心，但吾欲令今年成功歸去，不知果能如此不耳。獻生近有信來，不尙能常寄日用接濟，不甚念茲念萬事休道休念，努力念佛可耳。儀顯統此道候，不另。

四妹鑒，我在此平安家中，想亦皆平安也。吾妹所要半截裙料紗綢，吾已爲買就寄來，可查收。今遣觀兒回家，吾須八月回家也。家中事爲衡兒敗壞，我務便一歸不出，恐媳婦供我亦將不能，與其再覓書院，不若仍留此處。我九月底，乃來南京也。我家廳若是更做我依舊於屋內無住處，又要典屋，今不如不做廳，卻將做廳典屋之費，合爲五百金。此間賣去江浦田，不過六百金而已。計我回家，自供食用，至少亦要千金。欲於此兩年內，省減積聚四百金，湊田價帶回，自是更不出門，以待疾終而已。望與儀顯秦田共商之，惜翁字。

四妹覽，天氣已寒，想儀顯及吾妹各平安。吾此間亦平安也。小兒姻事，昨日王家已遣人來此議定。王慕韓欲今臘明正爲吉期，吾以今臘必不能及，明正月亦恐不及，擬以二月初六姑爺須三月入京鄉試，可以滿月後便行矣。伊家謂諸事俱可減省，雖盆桶女家亦可不辦，此未免太過，但辦盆桶被褥換洗衣而已。不過我爲辦姑爺拜堂尺頭紙墨筆硯之類，外石青宮綢一件作被面，洋布一件作褥面，外與銀四十兩，八娘須儘此辦理。萬一兼土銀不到，亦支撈過去。兼土銀後到，留爲家用，不亦佳乎。今先此告知，銀物續寄。其喜事如何行禮，另寫清單，兩家各付一單，以便照辦，亦隨後帶來。吾妹可諭告八娘也。餘不多及。

四妹覽，施二至，具審五哥與吾妹安好爲慰。獻生陞員外，極不喜。其遣長子回家極善，聞今年可以畢姻，尤可喜。

也。吾病甚而不死，此爲天幸。其詳細吾妹自己知之。現今兩骸軟弱，雖在房中行走，亦須扶杖乃穩，亦不能多行。飲食每頓飯盈滿一盤，尙未吃新鮮肉，鷄鴨所食，不過六七片。夜間睡每不沈，或醒兩個更鼓，此最爲病後苦處。怕吃藥，今已停止。惟燕窩，每日一盤，卻甚佳也。江寧相好欲打會，留吾住此，其情甚可感。吾因其間有不安妥處，業已辭之。但吾尙有經手未了之事，須待衡兒寄銀來。吾現在尙不耐道路之勞，須待十月。若十月尙不能行，則待明春暖矣。

惜翁遺囑

人生必死，况吾年八十五，死何憾哉。先君殯斂多薄，吾棺價不得過七十，絲不得過十七斤，諸事稱此。喪事勿用鼓樂。相好來助事者，勿治酒食，便飯而已。上船只用應用職事，繁文無取。汝兄弟不可以財物之事，而生芥蒂。無忘孝友。此八月初八日大病時所書

寄衡兒

吾大病後，今已全愈。但身軟弱，每日吃飯只能一盤，略加豬肉，鮮者尙不能吃。此時人瘦，遼東者固皆假矣，而高麗亦復不真。人情僞薄如此，吾故不敢服藥，而專服燕窩。燕窩易認，而人參難認也。今雉兒母及九奶奶皆病瘥，皆服馬亦軒之藥有效，不可不謂今時之高手。其人不受人銀幣之謝，汝但作書謝之，寄以食物可也。吾尙不能出門，恐十月不能歸去，更待明春暖矣。汝前後寄銀皆至，但稱多不足。甘家一項，十月不可不還之也。汝努力做官，不可懈怠耽酒。吾此後萬事不問，逍遙自適而已。九月初六日。